



Chinese Diaspora & Glocal Evangelism: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 流動的神國使命

## 華人散聚與全球福音契機

首屆華人散聚網絡策進會議論文集  
思溫格 & Warren H. Choi 編



加拿大華福 主辦

Chinese Diaspora & Glocal Evangelism: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 流動的神國使命

## 華人散聚與全球福音契機

首屆華人散聚網絡策進會議論文集  
思溫格 & Warren H. Choi 編



加拿大華福 主辦

# 流動的神國使命

## 華人散聚與全球福音契機

作者：溫以諾 馮浩鑾 董家驊 譚文鈞 林日峰 賴木森 鄭路加  
饒以德 黃成培 龔文輝 王欽慈 王健安 李晏戎 李以諾  
T. V. Thomas Sam George Jeanne Wu Sean Cheng Jessie Yang

策劃：譚文鈞 安平

主編：思溫格 Warren Choi

編輯：董盈智 非比

設計：非比

普世佳音新媒體傳播機構

版權由加拿大華福和作者共同擁有

2026年2月繁體中文版第1次印刷

所有聖經引文如無特別說明，均出自和合本聖經

### *Chinese Diaspora & Glocal Evangelism: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uthor:** Enoch Wan T. V. Thomas Sam George Patrick Fung David Doong  
Francis Tam Jason Lim James Lai Luke Zheng Jeanne Wu  
Sean Cheng Yi-Deh Yao James Hwang Wenhui Gong John Wang  
Enoch Wong Andrea Lee Jessie Yang Enoch Lee

**Planner:** Francis Tam, Jerry An

**Editor:** Jeanne Wu, Warren Choi, Izzy, Phoebe

**Cover:** Phoebe

**Administration:** Heather Haveman, Jackson Tong

© 2026 by CCCOWE Canada and the authors.

CCCOWE Canada

25 - 145 Royal Crest Court, Markham, ON L3R 9Z4, Canada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ReFrame Ministries

300 E Beltline Ave NE, Grand Rapids, MI 49506

G. P. O. Box 12058, Hong Kong

Email: chinese@reframeministries.org

ISBN: 978-1-956268-81-2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本書簡介

2025年4月，來自全球的一百多位牧者、學者與事工領袖齊聚加拿大多倫多，參加首屆「華人散居網絡研討會」。會議主題為「華人散聚與全球福音契機」，涵蓋神學基礎、策略實踐與個人見證，鼓勵散居華人教會重新思考在當代宣教運動所扮演的角色。會議呼籲散居華人信徒付諸行動，實現「宣教導向」的教會異象，從社區關懷、語言學習，到多族裔宣教，讓使命從在地開始，並向非華人教會學習。

本論文集分成三大部分：大堂信息、論文發表、迴響與反思。作為第一本華人散聚網絡策進會議論文集，這是一個起步也是個嘗試，我們盼望這本著作能夠讓散聚宣教的觀念更加普及於華人教會，並且能夠拋磚引玉。散居華人教會的故事已不再是單線敘事，而是一場多聲部、跨文化、跨世代的合奏。願我們為主而分散，也因主的名而聚集；彼此聆聽、建造，一同奔赴亟待工人的禾場。



## 編者簡介

### 思溫格

跨文化研究博士，時任國際機構中東區裝備培訓負責人、全球散聚網絡執委，和夫婿長期於中東服事，並客座教導宣教課程。著有中英文宣教文章和書籍。

### Warren H. Choi

Warren (BS, MPH, DIS.) and his family served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18. He completed his Doctor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at Western Seminary in 2024 and is currently serving with One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as a global diaspora ministry catalyst.



# 目 錄

序 散聚華人的馬其頓呼聲 .....	1
Foreword .....	6
前言 .....	10
作者簡介 .....	14
<b>第一部：大堂信息</b>	
第一章 Diaspora Missiology: Basic Understanding & Missional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Churches 散聚宣教學的基本認識及宣教意義 .....	23
第二章 An Overview of the Global Diaspora Initiative .....	50
第三章 Chinese Diaspora: Mission on the Move .....	62
第四章 分散與聚集——使命的群體 .....	72
第五章 從離散到重塑的使命旅程 .....	90
第六章 洛桑運動對華人散聚宣教的影響 .....	100
<b>第二部：論文發表</b>	
第七章 從聖經之散居神學看近代散居華人教會的普世宣教事工 .....	111
第八章 針對不同類型的華人散聚群體之動態宣教策略 .....	126
第九章 簡介歐洲華人教會發展現狀與挑戰 .....	137
第十章 超越華人散聚宣教：中東難民危機之下的短宣浪潮 .....	145
第十一章 散居華人宣教中的文字與網路事工 .....	159



第十二章	散居華人神學院：全球化時代的門訓策略.....	171
第十三章	華人散聚宣教差會的建立與運作.....	179
第十四章	Diaspora Mission: A Challenge to the Immigrant Churches 散聚宣教：移民教會的挑戰.....	195
第十五章	An Obstacle or An Enabler: Parental Role in the Fulfilment of the Calling of North American–Born Chinese Missionaries.....	207

### 第三部：迴響與反思

第十六章	What the Chinese Diaspora Is Talking About? Key Reflections from the 2025 Toronto Consultation.....	223
第十七章	一個海外華人青年工人的視角： 參與「華人散聚策進會議」的觀察與思考.....	229
第十八章	從散聚身份到跨文化使命： 2025 華人散聚網絡策進會議的反思與回應.....	233

### 附錄：大堂信息中文摘要

散聚宣教學的基本認識及對華人教會的宣教意義.....	239
全球散聚策動概覽.....	243
散居華人：流動的宣教使命.....	247



## 序

# 散聚華人的馬其頓呼聲

### 引言：廿一世紀的全球大遷徙

我們正處在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遷徙時代。因著求學、工作、商貿、避難，或是對更美好生活的嚮往，人們離開故土，湧向世界的各個角落。根據國際移民組織（IOM）的報告，全球國際移民的數量已逼近三億，這數字背後，是三億個離散與重聚的故事。在這股弘大的浪潮中，華人散居群體（Chinese Diaspora）無疑是重要的移民群體。從東南亞的傳統僑社，到北美、歐洲、澳洲的技術與投資移民，再到遍佈非洲與拉丁美洲的「新淘金客」，華人的足跡幾乎覆蓋了地球上每一個國家。他們不再是鐵板一塊的「海外華人」，而是背景多元、動機各異、身份認同複雜的流動群體。

對於基督徒而言，這一全球移民現象並非偶然，而是神宏偉的救贖計劃中的一部分。散居的華人群體不僅是經濟和文化的橋樑，更是神宣教使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環。2025年4月22至25日在多倫多舉行的「華人散聚網路策進會議」正是為此而生，旨在探索散居華人在神國度中的角色與呼召。本文將從《聖經》視角的看見、宣教角度的反思以及散聚華人的呼聲等三個方面，探討散居華人在宣教中的獨特意義，並回應那

從各地發出的「馬其頓呼聲」。

## 一、《聖經》中的散聚之民

「散聚」（Diaspora）並非一個新名詞，它深深根植於聖經的救贖敘事之中。神的子民，從一開始就與「散」和「聚」的張力緊密相連。神對亞伯拉罕的呼召，本身就是一次「離開本地、本族、父家」的宣教性「散離」（《創世記》12:1），其目的卻是為了讓他成為萬族的祝福，最終使萬民因他而「聚集」在神的恩典之下。

約瑟被賣到埃及，是一次痛苦的、非自願的「散」，但神卻藉此使他成為饑荒中多國的拯救者，保全了整個雅各家族。以色列民被擄巴比倫，是其民族史上最慘痛的「大散離」（The Great Diaspora）。這既是神對其子民背約的審判，卻也出人意料地成為祂預備普世宣教的「序曲」。正是在被擄之地，猶太會堂應運而生，成為日後保羅旅行佈道的福音基地。正是在異邦的宮廷，但以理、以斯帖等人活出了分別為聖的見證，彰顯了耶和華是掌管萬國的神。

新約時代，這一模式愈發清晰。五旬節聖靈降臨，本身就是一次神聖的「散聚」事件。來自「天下各國」的虔誠猶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在聽見鄉談的福音後，又「分散」回到各自的僑居地，將基督的種子播撒到整個羅馬帝國。耶路撒冷教會遭遇逼迫（《使徒行傳》8:1），門徒們「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看似是教會的危機，實則成為福音突破地域限制、向外邦擴展的催化劑。神使用的宣教士，正是這群被迫流動的「散居之民」。《彼得前書》的受書人，正是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寄居的」信徒（《彼得前書》1:1）。他們是被「揀選」的寄居者，他們的「散」，是為了在萬民中見證上帝



的「聚」——將萬民召聚成「有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彼得前書》2:9）。

## 二、散居之民與散聚宣教

既然「散聚」是神的作為，那麼教會的宣教也必須隨之進行範式轉換，從傳統的「地域宣教」模式，轉向更具流動性、網路化和關係性的「散聚宣教」。

「散聚宣教」承認，宣教士也不再僅僅是「從西到東」的單向差遣，而是「從各地到各方」的多元互動。「散聚宣教」的策略，是「網路化」而非「堡壘化」。傳統的、固化的教會建築和組織架構，有時難以適應散居群體的流動特質。我們需要發展更靈活、更具滲透力的宣教模式。這意味著要重視家庭教會、校園團契、職場小組、線上社群等多元形態的信仰共同體。宣教不應局限於教堂的四牆之內，而應像一張巨大的網路，深入到散居群體生活的各個層面，捕捉每一個散落的靈魂，並將他們編織進基督的身體。

「散聚宣教」的目標，不僅是「來」（Come and See），更是「去」（Go and Tell）。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將散居的華人帶入教會，更要裝備他們，讓他們從一個「宣教工場」轉變為一支強大的「宣教隊伍」。他們擁有跨語言、跨文化的獨特優勢，是向自己族群傳福音最有效的橋樑，更是參與普世宣教、向其他散居族群見證基督的寶貴資源。神將他們「散」在全球，正是要透過他們，將福音的燈臺「聚」在萬邦之中。

## 三、散聚華人的馬其頓呼聲

當我們以「散聚宣教」的視角來審視全球近六千萬的散居華人時，

保羅在特羅亞所見的異象便顯得無比真切和迫切。今天，那來自馬其頓的呼聲，正以各種形式從散居華人中間發出。這呼聲，既是深沉的吶喊，也是神聖的邀請。

在疫情期間，「百年禱告百年宣教」特會組織了系列的「散居華人的馬其頓呼聲」的講座，例如「東南亞散居華人的馬其頓呼聲」（陳世欽，2021年7月31日）、「非洲散居華人的馬其頓呼聲」（宣道，2021年8月28日）、「歐洲散居華人的馬其頓呼聲」（林日峰，2021年9月25日）、「大洋洲散居華人的馬其頓呼聲」（周斌，2021年10月30日）、「北美洲散居華人的馬其頓呼聲」（蘇文峰，2021年11月27日），向中國教會的牧者傳遞散居華人宣教的需要。數以百萬計的華人曾經在福音受限的地區，可能一生都沒有機會聽到完整的福音。如今，神以奇妙的方式，將他們「移植」到信仰自由的土地上。他們成了觸手可及的鄰舍、同學、同事。這是神親自打開的普世華人新的福音之門。中國大陸的教會與海外華人教會需要看見這一浪潮中的福音機遇。

在過去七年的時間里，近 5000 位宣教士以自願或非自願的方式離開了中國大陸。經歷短暫的熬鍊、迷失和彷徨之後，他們看見了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這片廣大禾場。根據華語韓國宣教士團契出版的《散聚華人宣教事工指南》（2025）中的數據，除少數國家和地區外，絕大部分國家的華人福音普及率不足 1%。在亞洲，除了台灣、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人福音普及率均不到 1%。在歐洲，所有國家的華人福音普及率都不及 1%。大洋洲除了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其他所有國家的華人福音普及率不到 1%。北美洲和中南美洲，除了美國和加拿大之外，其他所有國家的華人福音普及率都不到 1%。離開中國大陸的眾多宣教士們，聽到來自散居華人的馬其頓呼聲，紛紛做出



回應，進入神開啟的另一扇寬大而有功效的門，投身在神新階段的戰略性重新部署計劃中。

## 結語：參與三一神的散聚宣教

回首《聖經》與教會歷史，我們看見三一神的心意始終未變——要叫萬民因祂的名得福、得救、得著屬靈的家。今日，散居華人既是神主權中的「漂流者」，更是歷史進程中的「召命者」。散居華人被神放置在不同文化、語言、族群的交匯點上，「散」是身份，更是呼召。我們需用宣教的眼光審視華人的散居現象：這不僅是社會學、地緣政治的「側寫」，更是神國戰略佈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散聚宣教的核心在於參與三一神的使命。三一神——父、子、聖靈——是宣教的源頭和目標。父神差遣祂的獨生子來到世上，為要拯救失喪的人（《約翰福音》3:16）；耶穌基督在升天前吩咐門徒「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馬太福音》28:19）；聖靈則在五旬節降臨，賜下能力，使信徒成為基督的見證（《使徒行傳》1:8）。中國大陸教會及散居華人教會是被三一神邀請，加入祂宏偉的救贖計劃。期望您能通過本書聽見新時代的「馬其頓呼聲」，以裝備、陪伴、差遣來回應神賜給當代華人教會的託付。願散居華人成為神手中的器皿，將基督的愛與盼望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直到祂的國降臨。

金但理博士

「宣教中國 2030」海外代表

「百年禱告百年宣教」倡議人



## FOREWORD

In this age of migration, there continues to be a growing area of interest for diaspora mission research around the world. As part of the largest dispersed people group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Christian diaspora plays a vital and leading role in promoting such reflection. I am so thankful that the CCCOWE Canada decided to compile the presentations of their Chinese Diaspora Network Consultation into a book on the theme of “Chinese Diaspora and Glocal Evangelism—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Drawing on their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of Chinese diaspora from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ettings, the various authors share the vital work of reflecting on their unique realities with us. My own journey of serving in various diaspora ministries in Europe, South Africa, Asia and Australia have taught me that perspectives from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locations can bring new insights for our own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mission, wherever we are located. This book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gain such insights from experienced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Another aspect I appreciate about this book is how the chapters collectively address challenge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our families, our churches and our societies. When our world is changing, this impacts diaspora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way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be very easy for diaspora communities to remain disengaged from these changes. Amid these change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constantly ask whether we can be more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as we



bear witness to Christ and participate in God's mission. Are there areas we need to humbly recognize that we need to change? Are there new opportunities that we need to embrace? In this book the authors collectively lead us in thinking through some key issues and helpfully offer recommendations to us as we look to the future.

I would recommend that Chinese diaspora churches use this book as a resource to help their leaders and small groups think through the diaspora issues presented in this book but also to identify other challeng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our own specific contexts. As conversations begin and continue, it is my hope that these conversations would provide fresh impetus to address important issues, lead to new initiatives in serving the diaspora and see growing partnerships develop as we serve God's mission together.

Dr. David H. F. Ng  
Lausanne Global Diaspora Network  
Australian University of Theology



在這個移民時代，散聚在世界各地的宣教研究繼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散居群體，華人散居基督徒在促進這種反思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主導作用。我非常感恩 CCCOWE Canada 決定將其華人散聚網路策進會議（Chinese Diaspora Network Consultation）的信息和論文彙編成一本以「華人散聚與全球福音契機」為主題的書籍。

各作者根據他們對不同地區華人散聚的研究和經驗出發，與我們分享了反思他們獨特處境的重要工作。我自己在歐洲、南非、亞洲和澳大利亞的各種散聚事工中服事的歷程告訴我，無論我們身處何地，來自不同社會和文化背景的視點都能為我們自己對宣教的理解和實踐帶來新的啟示。本書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從經驗豐富的實踐者和學者獲得這些新的見解。

我欣賞這本書的另一個方面是，各章節如何共同應對不同層面的挑戰：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教會和我們的社會。當我們的世界正在發生變化時，這會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到散居群體。與此同時，散聚教會也很容易脫離這些變化。在這些變化中，重要的是我們要不斷追問，當我們為基督作見證並參與上帝的大使命時，我們是否能與聖靈更同步。我們是否能謙卑認識到我們需要改變的地方？我們是否需要擁抱新契機？在本書中，作者們引導我們思考一些關鍵問題，並在我們展望未來時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建議。



我鼓勵散居各地的華人教會將本書作為一種資源，幫助教會領袖和小組思考本書中提出的散聚問題，同時也找出在我們本身特定處境中需要解決的挑戰。隨著對話的開始和繼續，我希望這些對話能為解決重要問題提供新的動力，為華人散聚事工帶來新氣象，並在我們為上帝的大使命效力時，見證同工合作的精神持續增長。

吳海禪博士

洛桑運動與全球散聚網絡

澳洲神學大學



## 前言

2023年夏天，「全球散聚網絡策進會議」（Global Diaspora Network Consultation）在韓國濟州島召開，主題是亞洲散聚宣教。由於以亞洲為主題、在亞洲主辦，與會的事工領袖、學者專家也是以亞洲基督徒為主體，會中亦有不少華人同工。當時與會的華人弟兄姐妹有感於其他亞洲基督徒（諸如韓國、菲律賓等）都有自己的散聚網絡，散居華人作為全球最大的散居群體，卻沒有自己的網絡。因此在譚文鈞牧師的召集之下，「華人散聚網絡」在濟州島正式成立，當時在場參加全球散聚網絡會議的華人同工們志願加入，成為網絡的籌備委員。事實上，全球華人過去近五十年來已有一個相當活躍的網絡，即「世界華福」（CCCOWE），譚文鈞牧師本身也是加拿大華福總幹事，因此華人散聚網絡在華福的框架內成立，可說是相輔相成。

經一年半的籌劃，今年（2025年）華人散聚網絡在多倫多舉辦了首屆策進會議，主題為「華人散聚與全球福音契機」，由加拿大華福主辦。來自世界各地一百四十多位同工領袖共襄盛舉，其中亦包括對華人有負擔的非華人主內肢體。會議內容相當豐富，包含六堂大堂信息、八場論文發表、六個事工見證分享，以及最後的座談討論，涵蓋神學基礎、策略實踐與個人見證，鼓勵散居華人教會重新思考在當代宣教運動所扮演的角色。大會結束後，由韓國宣教士 Dr. Warren Choi 整理編輯會議的英文信息和論文，筆者則負責中文部分。關於語言，我們考慮再三，考慮



散居華人的語言多樣性，以及本次大會講員代表地區的多元性，語言雖以中文為主，但也有部分英文信息。因此本論文集也忠實呈現個別講員使用的原本語言，不加以翻譯。這種語言的多樣性也呈現在講員簡介和名字的選擇上。例如，有些講員只願意使用英文名或中文名，我們都尊重並依照其選擇刊登。

這本論文集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大堂信息、論文發表、迴響與反思，內容具一定深度，但並非學術性論文。本書雖力求忠實還原會議內容，但也添加了不同的元素。例如，兩位受邀講員林日峰院長、黃成培院長皆因不可抗拒之因素無法親臨，但他們為會議撰寫的論文仍被收錄於此。報告「英國散居華人事工」的呂子峰牧師因事工繁忙婉拒論文邀稿，成為本書的遺珠。特別感謝華源協作（ChinaSource）的參與並在會後紀錄本次會議，本書也收錄了華源協作刊登的兩篇迴響。此外，筆者欣聞年輕一代的同工李以諾弟兄主動為大堂講員錄音紀錄、彭書睿長老則使用AI翻譯其錄音檔案後整理總結，由於 Drs. T. V. Thomas、Sam George 以及溫以諾博士的講章皆為英文，故本論文集特意收錄這三場大堂信息的中文摘要在附錄給中文讀者參考，並邀請李以諾弟兄撰寫心得感想。

大堂信息部分，馮浩鑾醫師和董家驊牧師著重於散居民的神學根基與《聖經》經文，Drs. T. V. Thomas、Sam Georger 以及譚文鈞牧師簡介散居民的歷史脈絡和宣教趨勢，溫以諾博士則講解散聚宣教學的理論概念。九篇論文涵蓋了散居民聖經神學（林日峰院長）、散聚宣教策略（賴木森博士）、歐洲散居華人（鄭路加博士）、中東散聚宣教（思溫格博士）、散居華人文字事工（基甸、饒以德）、散居華人神學教育（黃成培院長）、散居華人宣教機構（龔文輝博士）、散居華人教會宣教的挑戰（王欽慈博士）、散居華人第二代宣教的挑戰（王健安博士）。迴響與反思的部分，

編者特意收錄與會年輕人和姐妹的聲音，因為有與會者反應講員當中姐妹和年輕一代很少，希望在迴響反思的部分能彌補這兩個群體在會議中能見度的不足。

作為第一本華人散聚網絡策進會議論文集，這是一個起步，也是一個嘗試，筆者相信仍有許多可以改進之處。感謝普世佳音新媒體事工協助製作出版這本著作，我們盼望這本著作能夠讓散聚宣教的概念更加普及，並且拋磚引玉，鼓勵更多的華人散聚宣教領域的同工、學者繼續參與、實踐並且研究與寫作散聚宣教相關議題。

編者思溫格博士

主後 2025 年 7 月



## 作者簡介

(按章節順序)

### 溫以諾 Enoch Wan

Rev. Dr. Wan is Research Professor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Director of PhD, EdD, DIS Programs, Western Seminary, Portland, Oregon, USA. Past President of EMS (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two terms). Advisor/ Founder – GlobalMissiology.org. Board Member – Worldwide Bible Society (USA) & Tien Dao Christian Media Association.

### T. V. Thomas

Rev. Dr. Thomas is originally from Malaysia and has studied in Malaysia, India,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 is licensed with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He has travelled widely as an international evangelist, seminary professor, conference speaker and mission mobilizer His passion and skills for good governance have been evident in his leadership of several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Christian boards. He has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Lausanne Global Diaspora Network (GDN) since 2015. He loves mentoring younger leaders, reading biographies and following geopolitics internationally. Dr. Thomas makes Regina, Canada as his base with his wife, Mary. They have three adult children.

### Sam George

Sam George, PhD, lives with his family in the northern suburbs of Chi-

cago and serves as the director of the Global Diaspora Institute at Wheaton College Billy Graham Centre near Chicago, USA. He is involved in researching and teaching about diaspora communities and World Christianity, besides serving as a catalyst of the Lausanne Movement. He is the author or editor of 18 books and travels widely to witness God's work in the world.

### 馮浩鏗 Patrick Fung

馮醫生曾任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國際總主任（2005—2023），現任海外基督使團國際事工特使。馮醫生畢業於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與美國富勒神學院，並在香港大學獲取教會歷史系哲學博士。馮醫生現任世界華福運動國際董事會主席，亦在第四屆全球洛桑福音會議擔任釋經講員。馮醫生的著作，包括《長江杏林——來華八醫師》《寧願隱藏的領袖》等。

### 董家驊 David Doong

董牧師出生在台灣，大學畢業後赴美讀神學，在富勒神學院取得道學碩士（2008）和神學博士（2015），過去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和台灣的石碑信友堂服事，現為世界華福中心（CCCOWE）總幹事，主持《使命門徒》Podcast，著有《21世紀門徒現場》《21世紀使命門徒》等著作，並主編《使命門徒的職場生活》等書。



### 譚文鈞 Francis Tam

Rev. Tam serves a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CCOWE Canada, the interim principal of the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Calgary, and as Emeritus Worker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in Canada. He previously served as a church planter, senior pastor, executive director for the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general secretary for the Association of Canadian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coordinator for the Chinese 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 He earned a D.Min from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TEDS) and taught as an instructor at Tyndale Seminary, Ambrose University, and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He and his wife reside in Ontario and are blessed with two children and six grandchildren.

### 林日峰 Jason Lim

現為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馬聖）院長，曾在 2003—2009 年在歐洲作宣教士。1997 年至今全職從事神學教育事工，並在世界各地佈道、培訓、擔任營會講員。著有亞洲神學協會系列之《彼得前書註釋書》（英文），《絲綢之路》（第一和第二集），《廿一世紀普世福音使命、宣教事工與差傳策略》等書。

### 賴木森 James Lai

畢業於新加坡神學院道學碩士，並獲得美國西方神學院宣教學（Intercultural Studies）博士學位。現任福音自傳會（新加坡）主任。福音自傳會是一間有著八十年歷史的差會，在十二個國家賦能當地人推動宣教事工。擁有超過四十年的佈道、門訓、植堂、牧養及推動宣教事工的經驗。宣教足跡遍滿世界各地。

### 鄭路加 Luke Zheng

自幼成長在信徒世家。2014 年在三一神學院（TEDS）獲得歷史神學博士後，就來到坐落在巴塞羅那的國際歐華神學院擔任專任老師，並在 21 年開始擔任教務主任。過去 10 多年來，除了周間在校教課之外，週末更頻繁在歐洲各國服事眾教會。著有 *Law and Gospel in Martin Luther's Pastoral Teachings As Seen in His Lecture Notes* 一書。

### 思溫格 Jeanne Wu

Jeanne (PhD, TEDS) currently serves as Theological Catalyst for the Middle East with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on the executive team of Global Diaspora Network. Jeanne and her husband have served among Arab refugees, diaspora, and war victims in the Middle East. Besides frontline ministry, she is also active in researching, writing, consulting,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Her most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 *Asians in Diaspora and Diasporas in Asia* (Langham).

### Sean Cheng

中文筆名「基甸」，現為散居海歸宣教士，曾為網路和媒體宣教士。2011 至今全職從事網路、文字、媒體福音事工，2020 年後專注於散聚宣教與海歸事工，並在世界各地佈道、培訓、擔任營會講員。著有《萬有之上》等書。

## 饒以德

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研究領域為宣教士與中國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曾任 OMF《萬族萬民》雜誌主編（2018–2024），現為 OMF 華文媒體統籌。著有《鷹架任務：內地會在台灣》、《何斯德：寧願隱藏的領袖》（與馮浩鑾合著），亦曾參與多本書籍之編輯。

## 黃成培 James Hwang

「從『美國夢』到『神國夢』是我們人生最大的驚喜！」黃成培牧師，密西西比州立大學電腦碩士及企管博士。留美期間，蒙恩信主、蒙召傳道。正道福音神學院教牧學博士，Biola 大學跨文化教育學博士。曾在北美牧會四年，全家在非洲跨文化宣教十年；自 90 年代，參與中國學人事工。黃牧師現任教於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於 2021 至 2025 年擔任院長。。

## 龔文輝

龔牧師為華人散聚事工（CDM）創辦人，資深宣教士與散聚宣教學者。早年從事工業自控與企業管理，1999 年赴美創業期間信主，生命翻轉，隨即投身職場宣教、家庭教會植堂及北美校園牧養與門訓事工。2014 年起全職在非洲拓展散聚宣教事工。曾獲中歐國際 EMBA、慕迪 M.Div、正道 D.Min 及拜歐拉大學跨文化研究 PhD。與師母汪潔生養兩男兩女，均已成年。

### 王欽慈 John Wang

Rev. Dr. Wang was born in Taiwan and grew up in Argentina. John has been a pastor of Chinese and Spanish ministry of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Flushing in New York and is currently serving as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or for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 華傳 ) . He holds an M. Div from Bethel Seminary of the East and a PhD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from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He has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and coedited *Churches on Mission: God's Grace Abounding to the Nations* (2017) and 《宣教新世代 (2020)》.

### 王健安 Enoch Wong

Dr. Wong (PhD, Gonzaga) is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Leadership Studies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ractical Theology at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Calgary, and a licensed minister with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in Canada. He is also an Adjunct Professor of Diaspora Studies, Tyndale Seminary, at the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Vancouver, and at the Italian Chinese Theological Seminary.

### 李晏戎 Andrea Lee

Born and raised in Taiwan, Andrea studied Chinese Literature at Tunghai University and earned her MA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Her work draws on years of experience in Chinese Christian ministries and publishing, and her writing seeks to bridge cultures, generations, and traditions through thoughtful storytelling. She writ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faith, culture, and Chinese Christianity. As Content Manager at ChinaSource, she curates stories, nurtures a community of writers, and guides the editorial direction to reflect the depth and diversity of the Chinese church experience.



## Jessie Yang

全職在加拿大基督使者協會（AFC in Canada）服事，主要對象是多倫多的華人青少年與第二代移民。大學畢業工作一年後，她回應了上帝對學生事工的呼召。過去兩年多來，Jessie 一直在約克大學、多倫多都會大學以及其他城市校園門訓學生，幫助他們將信仰融入生活，參與宣教，並在後現代的世界中活出基督的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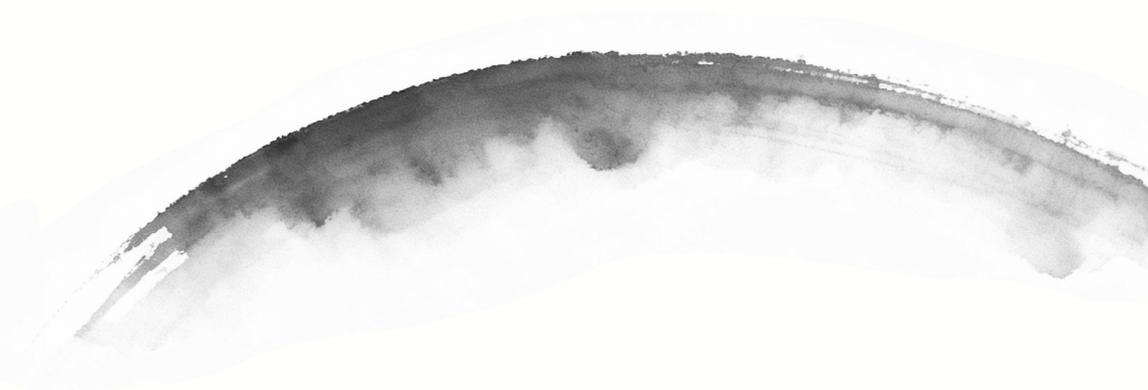
## 李以諾

馬來西亞東海岸關丹人，現居加拿大多倫多，牧養著近文化華人教會。2023 年加入《宣教日引》團隊，在加拿大推廣與傳遞異象兼英文版編輯。經常在近文化與跨文化的張力中反復橫跳。出於散居者天性，與台籍韓國華僑結婚，東北亞的伶俐與東南亞的悠閑成爲居家日常碰撞。



# 第一部：大堂信息

## PART I. KEYNOTES







## 第一章

# **Diaspora Missiology: Basic Understanding & Missional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Churches**

## 散聚宣教學的基本認識及宣教意義<sup>1</sup>

Enoch Wan 溫以諾

### **Introduction**

In this paper, “diaspora” is a reference to “people living outside their place of origin” and “diaspora missiology” is “a missiolog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God’s redemptive mission among people living outside their place of origin.”<sup>2</sup>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diaspora missiology and identify missional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churches. For the sake of clarity, definitions of key terms are listed below:

- “Diaspora ministry/missions” is the practice (emerging from the paradigm of “diaspora missiology”) which includes:
  - (a) ministering/missions *to* diasporic groups (in evangelism and ser-

---

1 Paper presented by Enoch Wan, CDN Consultation 華人散聚網絡策進會議,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April 22-25, 2025.

2 See “The Seoul Declaration on Diaspora Missiology,” Lausanne Movement, November 11-14, 2009, <https://lausanne.org/statement/the-seoul-declaration-on-diaspora-missiology>, retrieved March 25, 2010.



vice),

(b) ministering/missions **through** (through the diaspora group's natural network of friendship, kinship abroad and in their homeland beyond them),

(c) ministering/missions **by-and-beyond** (motivating the Church and mobilizing Christians)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and

(d) ministering/missions **with** diasporic groups (Kingdom partnership).

- “Mission”— “Christian (individual) and the Church (institutional) continuing on and carrying out the *missio Dei* of the Triune God (‘mission of God’) at both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spiritually (saving soul) and socially (ushering in shalom), for redemption, reconcil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issions’).”<sup>3</sup>
- Relational interactionism — An interdisciplinary narrative framework that develops from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f dynamic interaction of personal Beings/beings, forming realistic relational networks in multiple contexts (i.e. theo-culture, angel-culture, and human culture) and with various consequences.<sup>4</sup>

##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aper

This paper will begin with introducing diaspora missiology and compare it with traditional missiology. Then derive implications for the Chinese church.

---

3 Enoch Wan, “‘Mission’ and ‘*Missio Dei*’: Response to Charles Van Engen’s ‘Mission Defined and Described’,” in *MissionShift: Global Mission Issues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David J. Hesselgrave and Ed Stetzer ed. (B & H Publishing Group, 2010), chapter 4.

4 Enoch Wan, “Rethinking Urban Mission in Terms of Spiritu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in Missiological Society of Ghana/WAMS Bien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Virtual, 2021).



## Basic Understanding of Diaspora Missiology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mission” as listed above is a major departure from the popular way of equating “mission” to “Great Commission” that is to be fulfilled by “making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doing for God**). Instead of the programmatic orientation of “**doing for God**,” it traces “mission” to the “intra-relational interaction” within the Trinity, firstly, then extra-trinitarian interaction with humanity and angelic beings within the created order. Theologically the emphasis is on send and being sent to be witness for God (**being for God** primarily, then secondarily “**doing for God**” (such as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Great Commission.”<sup>5</sup> It is a **both-and** framework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lational interactionism” which was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in two previous publications.<sup>6</sup>

“Diaspora missiology” is a relatively new missiolog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God’s redemptive mission in the new demographic trends of diaspora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size and significance of diaspora have increased in the 21st Century — approximately “3%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live in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were not born.”<sup>7</sup>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people displaced by

---

5 For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al definition of “mission” in terms of “*missio Dei*” in contrast distinction to popular programmatic “Great Commission” approach, see “Diaspora Miss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nistry,” in *Diaspora Missions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noch Wan ed. (Western Seminary Press, 2019), chapter 2.

6 Enoch Wan & Jon Raibley,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in Christian Ministry* (Second Edition) (Western Academic Publishers, 2022). Enoch Wan, Mark Hedinger & Jon Raibley. *Transformational Growth: Intercultural Leadership/Discipleship/Mentorship* (Western Academic Publishers, 2023).

7 David Lundy, *Borderless Church: Shaping the Church for the 21st Century* (UK: Authentic. 2005), xiv.

war and famine are contributing factors.<sup>8</sup>

There is the global trend that migrant populations are moving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from east to west” towards seven of the world’s wealthiest countries — with less than 16% of the total world population world; yet 33% of the world’s migrant population are found.<sup>9</sup>

“Diaspora missiology” i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o supplement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missiology.” as shown in the figure below:

---

8 Enoch Wan & Sidiri Joy Tira, “Diaspora Missiology and Miss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Missiology*, Vol. 1 No. 8 (2010), <http://ojs.globalmissiology.org/index.php/english/article/view/383>.

9 For more discussion, see Daniele Joly (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Global Movement and Settlement* (London: Ashgate, 2004); SOPEMI,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ontinuous Reporting System on Migration; OECD; Myron Weiner and Michael S. Teitelbaum, *Political Demography, Demographic Engineering* (New York: Berghahn, 2001).



**Figure 1 - “Traditional Missiology”<sup>10</sup> vis-à-vis “Diaspora Missiology” – 4 Elements<sup>11</sup>**

#	ASPECTS	<u>TRADITIONAL MISSIOLOGY ↔ DISPORA MISSIOLOGY</u>	
1	<b>FOCUS</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Polarized/dichotomized</li> <li>- “Great Commission” ↔ “Great Commandment”</li> <li>- saving soul ↔ social Gospel</li> <li>- church planting ↔ Christian charity</li> <li>- paternalism ↔ indigenization</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Holistic Christianity with strong integration of evangelism with Christian charity</li> <li>- contextualization</li> </ul>
2	<b>CONCEPTUALIZATION</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territorial: here ↔ there</li> <li>- “local” ↔ “global”</li> <li>- lineal: “sending” ↔ “receiving”</li> <li>- “assimilation” ↔ “amalgamation”</li> <li>- “specialization”</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deterritorialization”<sup>12</sup></li> <li>- “glocal”<sup>13</sup></li> <li>- “mutuality” &amp; “reciprocity”</li> <li>- “hybridity”</li> <li>- “inter-disciplinary”</li> </ul>
3	<b>PERSPECTIVE</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geographically divided: foreign mission ↔ local, urban ↔ rural</li> <li>- geo-political boundary: state/nation ↔ state / nation</li> <li>- disciplinary compartmentalization: e.g. theology of missions / strategy of missions</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non-spatial,</li> <li>- “borderless,” no boundary to worry, transnational &amp; global</li> <li>- new approach: integrated &amp; Inter-disciplinary</li> </ul>
4	<b>ORIENTATION</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OT: missions = gentile-proselyte – coming</li> <li>- NT: missions = the Great Commission – going</li> <li>- Modern missions: E-1, E-2, E-3 or M-1, M-2. M-3, etc.</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New rea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 viewing &amp; following God’s way of providentially moving people spatially &amp; spiritually.</li> <li>- moving targets &amp; move with the Targets</li> </ul>

10 “Traditional missiology” is represented by organizations such as “American Society of Missiology” (“ASM” with the journal *Missiology*) and “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EMS” with the publication *Occasional Bulletin* and monograph published annually)

11 Adapted from Enoch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Occasional Bulletin*, Spring 2007:6.

12 “Deterritorialization” is the “los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13 See Sadiri Joy B. Tira, “Filipino International Network: A Strategic Model for Filipino Diaspora Glocal® Missions,” *Global Missiology*, October 2004, <http://ojs.globalmissiology.org/index.php/english/article/view/123/356>.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emergence of “Diaspora Missiology” began in 2004 in Pattaya, Thailand with the publication - *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 55: The People Next Door*. Followed by the meeting in 2006 at Taylor Seminary in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which hosted the “Global Diaspora Missiology Consultation” that led to a collaborative diaspora missions within the network of Lausanne Movement.<sup>14</sup> In 2007 The Institute of Diaspora Studies (IDS) in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 launched respectively at Alliance Graduate School in Manilla, Philippines, and at Western Seminary in Portland, Oregon.<sup>15</sup> At Lausanne Cape Town in 2010, Enoch Wan, Sidiri Joy Tira and T. V. Thomas gave a presentation titled *Multiplex: Ministering to Scattered Peoples* which proposed a paradigm-shift to “Diaspora Missions” due to two key factors: the demographic reality of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phenomena of diaspora and the shifting of Christendom’s center of gravity from “West to the rest, and from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to the southern hemisphere.”<sup>16</sup>

---

14 Sadiri Joy Tira, and Tetsunao Yamamori, eds., *Scattered and Gathered: A Global Compendium of Diaspora Missiology* (Eugene, Oregon: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2016), xvi-xvii.

15 Jeom O. Luther Kim, “Doing Diaspora Missiology toward ‘Diaspora Mission Church’,” *The Rediscovery of Diaspora for the Renewal of Church and Mission in a Secular Era* (Eugene, Oregon: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6), 45.

16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13.



**Figure 2 - Diaspora Ministry and Missions (including Ministries to Refuge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sup>17</sup>**

<b>DIASPORA MINISTRY</b> (serving refuge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ISM)				
<b>DIASPORA MISSIOLOGY (serving refugee &amp; ISM)</b>	Type	ministering to the diaspora		ministering along the diaspora
	Means	the Great Commandment as pre-evangelistic and holistic		the Great Commission — imperative and inclusive
	Recipient	focusing <b>on</b> diaspora: serving the diaspora by ministering — soci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focusing <b>beyond</b> diaspora: mobilizing diaspora Christians to serve other diaspora people or non-diaspora
<b>DIASPORA MISSIONS(ISM)</b>				
Type	missions <b>to</b> the diaspora	missions <b>through</b> the diaspora	missions <b>by &amp; beyond</b> the diaspora	missions <b>with</b> the diaspora
Means	motivate & mobilize diaspora individuals & congregations to partner with others: the Great Commission, i.e. evangelistic outreach, discipleship, church planting and global missions			
Recipient	focusing <b>on</b> diaspora		focusing <b>beyond</b> diaspora	
	members of diaspora community	kinsmen in homeland & elsewhere; not cross-culturally	cross-culturally to other ethnic groups in host society & beyond	partnership between diaspora and others in Kingdom ministry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missiology have separated missions spatially into local missions versus foreign missions overseas. In “Diaspora Missiology”, there is an integration of both in “glocal” mission (i.e., practicing mission glob-

<sup>17</sup> Wan 2014:8.

ally by engaging in mission activities locally).<sup>18</sup>

According to this author, the Church in the West has adopted secular practices in its mission strategies, which Wan calls the “Managerial Missiology”. He calls this way of thinking the Managerial Missiology Paradigm and critiques these traditional views as functionalistic. Instead, he proposes the Diaspora Missiology paradigm, which he says is characterized as “non-spatial,” “de-territorialized,” not homogenous, but “multi-cultural”, “multi-ethnic”, “multi-directional” and “relational.”<sup>19</sup> Recently, these aspects of Christian mission is generalized to be named “poly-centric”.<sup>20</sup>

The early ground-breaking efforts by many lai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Diaspora Missiology. This collective effort led to conferences and publications that raised awareness of diaspora missions. Many agencies and churches have started to see that diaspora peoples are indeed becoming a legitimate focus of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oday ministering to diaspora peoples is now on the “front burner” for Christian missions.<sup>21</sup>

---

18 “Glocalization” was proposed by R. Robertson in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Global Modernities, 1995 and later adapted by missiologists as selectively listed below:

- Ivan Satyavrata, “‘Glocalization’ 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for transforming mission in India,” *Transformation*, Volume 21, Issue 4 (2004), <https://doi.org/10.1177/026537880402100402>.
- A. Tizon, “The Glocalization of Mission as Transformation: How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have shaped a Movement,” *Transformation*, Volume 26, Issue 4 (2009), <https://doi.org/10.1177/02653788093423>.
- Juno Wang, “Engage Global Diasporas for Glocal Missions” © 2022, <https://radiusglobal.org/wp-content/uploads/2022/09/Wang-Engage-Global-Diasporas-for-Glocal-Missions.pdf>.

19 Enoch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Portland, OR: Institute of Diaspora Studies, 2011), 128, 91.

20 Allen Yeh, *Polycentric Missiology*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16. Allen Yeh, “What is Polycentric Mission?” *EMQ*, Volume 60 Issue 1 (2024), <https://missionexus.org/what-is-polycentric-mission/>.

21 Michael Pocock, and Enoch Wan, eds., *Diaspora Missiology: Reflections on Reaching the Scattered Peoples of the World*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15), xvii.



The Diaspora Missiology paradigm is gaining momentum and beginning to awaken the Church to God’s sovereign plan behind the dispersion of people. Wan and Tira explain:

Diaspora missions are also “glocal”, a mission strategy that is simultaneously local and global. In this mission strategy, what we do out “there,” we also do “here”. Additionally, in contrast to the “lineal” concept of traditional missions, the diaspora perspective is “multi-directional”, and non-spatial, borderless, and not geographically divided. It is transnational and global.<sup>22</sup>

The momentum is clearly shown in gatherings on diaspora mission/missiology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s selectively listed below:

- Filipino Diaspora Missions Consultation: Seoul, South Korea, April 12-15, 2004.
- National Diaspora Symposium 2015, Kuala Lumpur, Malaysia.
- Global Diaspora Forum, March 2015 in Manila, Philippines.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Migration: Rethinking Skills, Knowledge and Culture, November 26-27, 2016,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Annex, New Delhi, India.
- South Korea Lausanne Diaspora Consultation: A Consultation on Diaspora Missions in and beyond Asia, Jeju Island, Korea, August 1-5, 2023.
- Chinese Diaspora Network (CDN) Consultation ( 華人散聚網絡策進會議 ) at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 April 22-25, 2025.

As the church seek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new opportunity of diaspora

---

22 Enoch Wan, and Sadiri Joy Tira, “Diaspora Missiology and Miss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21st Century,” 13, no. 1 (2010).

missions,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ive approaches are necessary to train clergy and laypeople. This author proposes that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ive missiological research helps inform the practice of diaspora missions. According to Wan, to be evangelical is to be doctrinally sound, and theologically grounded (“STARS” approach – Scripturally Sound, Theologically Supported, Analytically Coherent, Relevantly Contextual, and Strategically Practical).<sup>23</sup> According to him, solid missiological research is done by considering on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mation of models and paradigms), theology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foundations), the history of outreach among the people, using Anthropology to understand worldviews, and strategy formation for effective stewardship of God’s resources.<sup>24</sup>

Joy Tira at Lausanne Manilla in 2019 said that two crucial questions face the Global Church’s today in whether they would participate in diaspora missions: One, as Christians are, we ready to embrace the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missions’ paradigm. Two, are we committed to motivate, equip, and mobilize the migrants in every sphere of society to be kingdom workers to help fulfill diaspora missions?<sup>25</sup>

The term “diaspora” is historically associated initially with the dispersion of the Jews from their homelands. This move is either forced or voluntary. Dispersion with the intention to expand economic or political gain is a voluntary diaspora. Forced migration refers to persecution or exile. Sam George, an expert on global migration and diaspora mission, defines “diaspora” as “sowing,

---

23 Enoch W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ive Missiological Research: The What, Why, and How,” *Global Missiology*, July 2017, <http://ojs.globalmissiology.org/index.php/english/article/view/2019/4515>.

24 *ibid.*

25 T. V. Thomas, Sadiri Joy Tira, and Sam George, *The Mission Field Moving into Your Neighborhood, Lausanne Global Workplace Forum* (Manila, Philippines: Lausanne, 2019).



scattering, or dispersion.”<sup>26</sup> Although some scholars argue for the exclusive use of diaspora to Jewish dispersion, George and the contributors of *Diaspora Christianities: Global Scattering and Gathering of South Asian Christians* dedicated this book to the Christian faith of the dispersed people from Southern Asia. Afe Adogame, a leading scholar on African diasporas, refers to it as “people of faith on the move.”<sup>27</sup> His book, *Migrat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World Christianity*, focuses on people of faith on the move, displaced people who carry their faith wherever they go. In return, it contributes to their resilience as they manage the tension to live in a foreign land without breaking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ir homeland.

The series on “diaspora missions” by Wan is based on his own personal/familial experience in global Chinese diaspora,<sup>28</sup> personal research for his dissertation and subsequent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a of diaspora globally. Wan’s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dispersion or scattering in the OT and NT is contained in seven root words,<sup>29</sup> and two Greek words are most significant: scattered (*diaspora*) and to scatter (*diaspeiro*).<sup>30</sup> He summarizes his points that dispersions or scattering are realities found in the Bible. God as the sovereign Ruler of human history (Acts 17), both in the movements of dispersion and re-gathering. Based on Jenkins’ projections on the shift of Christianity, as a missiologist, Wan believes that diaspora missiology is the appropriate missiological response to the 21st Century demographic reality. “This new paradigm is grow-

---

26 Sam George, *Diaspora Christianities: Global Scattering And Gathering Of South Asian Christians* (Fortress Press, 2019), 4.

27 Afe Adogame, et al. ed., *Migrat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World Christianity* (Fortress Press, 2019), 2.

28 Appendix of *Diaspora Missiology: EMS series*.

29 The seven root words of how diaspora is used in the Old Testament are 1) *gola* (exiles)/*gala* (remove)/*galut* (captivity), 2) *zara* (spread, winnow), 3) *nadah* (banish), 4) *napas* (scatter), 5) *pus* (disperse), 6) *pazar* (scatter abroad), and 7) *parad* (separate). See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36-44 for details of these biblical terms.

30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44-52.

ing in response to new realities we face in a world of globalization.”<sup>31</sup>

In terms of demographics, globally migration reached an all-time high of 272 million international migrants worldwide, comprising 26 million refugees, 3.5 million asylum seekers, and over 41 million displaced internationally.<sup>32</sup> Regionally, Europe hosts the most massive immigrants worldwide. At the country level, the United States hosts 51 million migrants out of the 272 million international migrants worldwide, as claim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INED” (Institut National d’etudes Demographiques), and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Among diaspora, the practice of “reverse mission” is quite common as a providential way, as<sup>33</sup> Filipino churches have been participating in diaspora missions, whether in Dubai or Canada. Philippine Missions Association (PMA), for instance,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mobilizing, coordinating and supporting cross-cultural workers as well as training and enabling more Filipino evangelicals employed overseas to see themselves as Kingdom ambassadors. Tira’s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Filipino Kingdom Workers* provides testimonials of Filipino diasporas, the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OFWs), taking the gospel to other nations, such as Europe and Hong Kong. He claimed that this strategy is the most cost-effective mission strategy, which, for decades, only the wealthy nations have resources to send.

These research studies and statistics are pieces of evidence that Filipino diasporas thrive in other nations, professionally and missionally. Christian fait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time of the Spanish colonization. Their exposure

---

31 “Diaspora Missiology: Part 1”, Missiologically Thinking, April 19, 2010, <https://www.jdpayne.org/2010/04/diaspora-missiology-part-1/>, accessed September 23, 2020.

32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reaches 272 million, continuing an upward trend in all world regions, says UN,” United Nations, September 17, 2019,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en/news/population/international-migrant-stock-2019.html>, accessed February 26, 2020.

33 Matthew Ojo, “Reverse Mission,” in Bonk, Jonathan J. (ed.) *Encyclopedia of Mission and Missiona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7), 380-382.



to hardships and natural disasters developed their adaptability, resilience, and creativity when faced with opposition and challenges, making them successful as ministers of the gospel, especially in creative access nations.

Anthropologists have noted that “Filipino culture and language can be described as a fusion of basic Malay traits with foreign influences”. Consequently, people in the Philippines are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heterogeneous. The Filipinos in foreign places are “natural witnesses of Jesus Christ with great potential for impact wherever they are due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religiously being Catholic, linguistically being English-speaking, socially being friendly, pleasant, and adaptable.”<sup>34</sup>

There are four ways to practice “diaspora missions” :

1. Missions to the Diaspora – reaching diaspora groups in the form of evangelism or pre-evangelistic social services, then discipling them to become worshipping communities and congregations.
2. Missions through the Diaspora – diaspora Christians reaching out to their kinsmen through networks of friendship and kinship in host countries, their homelands, and abroad.
3. 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 – motivating and mobilizing diaspora Christians for cross-cultural missions to other ethnic groups in their host countries, homelands, and abroad.
4. Missions with the Diaspora – mobilizing non-diasporic Christians individu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to partner with diasporic groups and congregations.<sup>35</sup>

---

34 Enoch Wan and Sadiri Joy Tira, “The Filipino Experience in Diaspora Missions: A Case Study of Mission Initiatives from the Majority World Churches,” June 12-13, 2009, [https://edinburgh2010.oikoumene.org/fileadmin/files/edinburgh2010/files/Study\\_Process/EDINBURGH%20COMMISSION%20VII%20tira%20diaspora.pdf](https://edinburgh2010.oikoumene.org/fileadmin/files/edinburgh2010/files/Study_Process/EDINBURGH%20COMMISSION%20VII%20tira%20diaspora.pdf), 32.

35 Enoch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6.

##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Churches

Based on Wan's dissertation of 1978,<sup>36</sup>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of 2002, Wan presented a paper entitled "Mission among the Chinese Diaspora: A Case Study of Migration and Mission", which was published in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XXXI, No.1, January 2003. Subsequently, there were consultations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discussing the theoretical issue of diaspora missiology paradigm and address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practice of diaspora missions.

### 1. Historical and demographic elements

Historically Long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the formation of CCCOWE and NACOWE, we ought to give leadership in the practice of "diaspora missions".

CCCOWE and NACOWE are Chinese diaspora organizations, the first global network since LCWE-1 in 1974, before Filipino and Indian.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 churches have no excuse to give global leadership to the research of diaspora missiology paradigm and the practice of diaspora missions because of the longest history and accumulated experience of diaspora experience, and the subsequent formation of CCCOWE and NACOWE.

As an anthropologist, Enoch Wan benefited from the long history and scholarly heritage of "the study of overseas-Chinese" (海外華僑研究). Wan's missionary service in the Philippines in the 1980s had prepared him to work among the Filipino diaspora, including a

---

36 Enoch Wan, "The Dynamics of Ethnicity: A Case Study on the Migrant Community of New York Chinatown"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1978).



close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Joy Tira in three seminary contexts (MA-Canad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Doctor of Ministry-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Doctor of Missiology-Western Seminary). Enoch Wan and Joy Tira have partnered together for decades-long, motivating and mobilizing Filipino diaspora for Kingdom ministries<sup>37</sup> that lai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ir joint presentation at Lausanne in Cape Town and the formation of FIN and Lausanne Global Diaspora Network, benefited from insights of the formation and ministries of CCCOWE and NACOWE.

Demographically Chinese diaspora population is impressive. The term “overseas Chinese” (华人, Huaren) is a reference to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residing outsi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Chinese people began emigrating from China prior to the 14th Century, and the outflow accelerate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push (population explosion, famines, political instability, etc.) and pull factors (better life and more opportunities abroad).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growth of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diaspora”) has been steady in the past 50 years, e.g. the statistics provid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 of Taiwan: 1948 – 8.7 million, 1968 – 18+ million, beginning of 1988 – 30 million, at the end of 1998 – 34 million (not including Hong Kong). The dispersion of Chinese worldwide provided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to reach many fledged from ‘limited access’ contexts.

---

37 Pantoja, Luis, Sadiri Joy Tira, and Enoch Wan published *Scattered: The Filipino Global Presence* to document this massive migration.



## 2. Practical application

### 2.1 The practice of “glocal mission”<sup>38</sup>

“Glocal mission” is “full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by engaging in cross-cultural mission locally”. Today, the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is not taking place in a foreign land. The world is coming to our doorsteps as people are on the move, especially in the G-7 countries where more than 1/3 of global diaspora are being received. Therefore, they can easily practice “missions at your doorsteps” which is defined as “fulfill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by practicing diaspora missions locally with global significance” including the four approaches of “to”, “through”, “by and beyond”, and “with” the diaspora.

**Figure 3 - Practical Ways Serving in Your Neighborhood - “Missions at Your Doorsteps”**

NO	YES
No visa required	Yes, door opened
No closed door	Yes, people accessible
No international travel required	Yes, missions at our doorstep
No political/legal restrictions	Yes, ample opportunities
No dichotomized approach	Yes, holistic ministries
No sense of self-sufficiency & unhealthy competition	Yes, powerful partnership

In *Glocalization: How Followers of Jesus Engage a Flat World*, Bob Roberts, Jr. argues that local congregations can easily engage in cross-cultural

38 葉大鈞：《宣教陣 24：全球化與宣教（二）》，《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 57 期，2019 年 7 月。



mission locally.<sup>39</sup> A case in point relevant to our discussion of Chinese diaspora congregations in the practice of diaspora mission is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by Stephen Tat-Kit Lin.<sup>40</sup> Another example is the work of 連達傑 on mobilizing Hong Kong Chinese congregations in serving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sup>41</sup> Below are selected publications by my formal students:

- 黃桂蓮：《型「南」駕到》，香港：天道書樓，2011年。Kwai-lin Wong, *An Encounter with a Cool South Asian*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2011).
- 黃桂蓮：《女皇的教室：跨族裔服事實錄》，香港：天道書樓，2018年。Kwai-lin Wong, *Queen's Classroom: Stories of Cross-ethnic Ministries*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2018).
- 龔文輝：《超越的使命：華人散聚宣教》，美国：基督使者協會，2022年。W. Gung, *Missions Beyond: Chinese Diaspora Missions* (Ambassadors for Christ, Inc., 2022).

## 2.2 “Relational paradigm” as a contextual approach for Chinese and beyond

The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of Chinese is the focus on “relationship” as featured in the saying: 「有關係，甚麼都沒有關係；沒有關係，甚麼都有關係。」The paradigm of “relational missiology” and the practice of “relational missions” are in contrast to the “programmatically mission” and “programmatically orientation of the West.” This author believes that relationship is foundational in Christian faith and practice, and a prerequisite to systematic/practical the-

---

39 Bob Roberts, Jr., *Glocalization: How Followers of Jesus Engage a Flat Worl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7).

40 Stephen Tat-Kit Lin, “Mobilizing Chinese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to Engage in Local Diaspora Missions to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From Informing, Inspiring, to Equipping”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Western Seminary, 2016)

41 連達傑：《呎尺宣教：動員香港華人教會服侍在港印尼家傭》，香港：亞洲歸主協會，2017年。

ology and missiology.<sup>42</sup> Detailed discussion on “relationship” can be found in another publication by Enoch Wan, *Sino-theology*.<sup>43</sup> He critiques the traditional missiology of the West as managerial, programmatic, pragmatic, and outcome-based. He proposes a ‘relational missiological paradigm’ that seeks to return to God (*Missio Dei*) as the “Source of the dynamism” in the practice of “Christian mission” with an emphasis on our primary dependent (vert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iune God, then a secondary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sup>44</sup>

Below is his proposed relational definition of “mission”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popular equ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to “the Great Commission”.

“Mission” is the Christian (individual) and the church (institutional) continuing and carrying out the *Missio Dei* of the triune God at both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spiritually (saving souls) and socially (ushering in shalom), for redemption, reconcil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sup>45</sup>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mission” is found in *Diaspora Missions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y Enoch Wan, 2019: Chapter 2.

This relational approach in Christian mission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the articles, “Paradigm of ‘Relational Realism’” (2006) and “Relational Theology and Relational Missiology” (2007), where this author laid out his theoretical positions. Ontologically, Wan defines “relational realism” as “the systematic

---

42 Wan, “Relational Theology and Relational Missiology”.

43 溫以諾 (Enoch Wan): 《中色神學綱要》(*Sino-theology*), 加拿大恩福協會, 1999年。

44 Enoch Wan, “Relational Theology and Relational Missiology”, 4.

45 Enoch Wan, “‘Mission’ and *Missio Dei*: Response to Charles Van Engen’s ‘Mission’ Defined and Described” in David J. Hesselgrave ed. *Paradigms in Conflict: 10 Key Questions in Christian Missions Today* (Grand Rapids, MI: Kregel Publications), chapter 4.



understanding that ‘reality’ is primarily based on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the created order and secondarily the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created order.”<sup>46</sup>

The relational paradigm provides a theological foundation by placing more emphasis on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primary) and the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secondary) instead of the West’s fixation on doctrine alone. The Western way elevates ‘knowing’ or human understanding (diagnostic) instead of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knowledge that this author calls ‘relational reality.’ It is defined as “th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that God is the absolute Truth and the Perfect Knowledge, and only in relationship to Him is there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ruth and reality.”<sup>47</sup> This paradigm takes into account the created order and the limitations that humanity has when attaining knowledge and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he Triune God in His mission.

## **Holistic mission with a relational approa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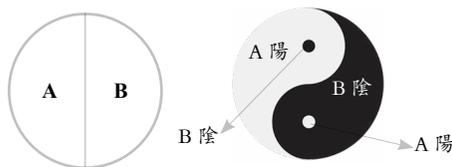
Christians in the Chinese church are to practice holistic mission with a relational approach. A simple explanation will suffice for this paper, while serious researchers are recommended to consult chapters 2 and 3 in *Sino-theology* (Wan 1999).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ristotelian dualistic logic, the Western mindset is characteristically of the “either-or” orientation. In comparison, a fe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is “holistic” and “integrative,” as shown in the diagrams below:

---

46 Wan, “The Paradigm of ‘Relational Realism,’” *Occasional Bulletin* Vol. 19, No. 2 (Wheaton: 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Spring 2006b), 1-4.

47 Wan, “Relational Theology and Relational Missiology,” *Occasional Bulletin* Vol. 21, No. 1 (Wheaton: 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Fall 2007), 4-7.

Figure 4 – “either-or” and “both-and” mindsets (Wan 1999:94)



The popular western definition of “mission” as “the Great Commission” (doing for God) is task-oriented and performance-driven. In contrast, relational definition of “mission” places priority on witnessing (being) + making disciples (doing). The figure below shows the “both-and” orientation.

Figure 5 – Relational Paradigm & Popular Missiological Paradigm<sup>48</sup>

	(A) Relational Paradigm Commandment + Great Commission	(B) Popular Missiological Paradigm (Great Commission)
1	BEING: vertically God works <b>in us</b>	DOING: horizontally God works <b>through us</b>
2	PERSONHOOD: Christians being <b>in Christ</b>	PERFORMANCE: Christians doing <b>for Christ</b>
3	MESSENGER: saved/shepherd/sent <b>by Him</b>	METHOD: making disciples <b>for Him</b>
4	WITNESSING: by life & living ( <b>to serve</b> )	WINNING: strategize to win the lost ( <b>to save</b> )
5	VERTICAL: Triune God & His own	HORIZONTAL: enterprising & managerial
6	RELATIONAL: vertical + horizontal	FUNCTIONAL/PROGRAMMATIC: (vertical) horizontal
7	PROCESS: open-ended and unpredictable, convergence of tri-systems (i.e. theo-/angelic/human) without “excluded middle”	PROGRAM: structured plan & procedure, lip service to vertical, secularized with “excluded middle”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are holistic: the Great Commandment + the Great Commission.

48 Enoch Wan, *Diaspora Missions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DRR Western Seminary Press, 2019),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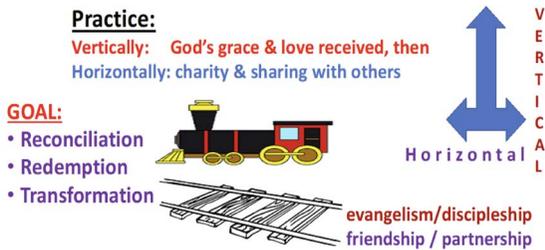
From the figure above, it is clear that the practice of Christian “mission” is to integrate both columns and to be holistic, as shown in the figure below. It is not a choice of either saving souls spiritually or serving people in multiple ways: socially, financially, and spiritually.

The dual track (of the Great Commandment and the Great Commission) is required for the engine (holistic ministry/missions) to operate. Sharing God’s grace and mercies in charity and sharing the Gospel of salvation for spiritual conversion are not to be compartmentalized. (Wan 2019)

Chinese churches worldwide can be relationally helpful to diaspora Chinese in need (i.e.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fugees, etc.) in outreach, discipleship, and church planting as shown in the figure below, from the “relational interactionist” paradigm:

**Figure 6 – Integrated Holistic Christian Missions: Practice (Wan 2019:20)**

**Integrated Holistic Christian Missions: Practice**



Displaced people are most receptive to the Gospel when in transition, and diaspora Chinese is no exception. From personal ministry experience, the author was involved in a holistic short-term mission for three summers in Israel, where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20,000 Chinese employed in construction, agriculture, nursing, and services. In 2003, the author reported:



Currently, there are 4 Chinese churches in this small country of about 5 million, founded at an average rate of one per year. The annual conversion rate has been around 300 for the last few years. Th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outreach meeting of 2002 was attended by 2,200, and 1,300 were refused admission due to limitations of the facility and restrictions of the fire department.<sup>49</sup>

In the “relational interactionism” paradigm, the focus is o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ractions of personal Beings/beings. The figure below shows the “process” of practicing integrated holistic Christian missions/ministries.

Figure 7 – Holistic Christian Missions/Ministry in Process (Wan 2019:21)



#### 2.4 Particip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Christian mission through partnership.

Chinese people are known to be “highly unorganized” (一盤散沙) in general. However, Chinese churches worldwide should strive for unity by “submitting to the Lordship of Christ” (Eph 4:20-5:9)<sup>50</sup> and embrace a “Kingdom-orientation”<sup>51</sup>. By doing so, they should avoid the worldly style of pro-

49 Enoch Wan, “Mission among the Chinese Diaspora: A Case Study of Migration and Mission,”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XXXI, No. 1, January 2003, 37.

50 溫以諾：《婚姻問題解答——實用基督徒家庭生活指南》，美國加州：海外校園雜誌，2000年8月。

51 溫以諾主編：《實用關係神學簡介》，Western Academic Publishers，2023年。



vincialism, parochialism, denominationalism, and territorialism. Instead, they should learn from the Trinity and engage in Kingdom-partnership.

**Figure 8 - Partnership in Light of The Trinity**<sup>52</sup>

PRINCIPLES	PRACTICE OF MINISTERIAL PARTNERSHIP
1. relationship	know, confer, plan with one another
2. unity	spiritual unity leading to unity of goal
3. diversity	difference in gifting and distinct roles
4. interdependence	not self-sufficient
5. love	self-sacrificial love within the Trinity and beyond
6. peace	harmony; freedom from anxiety and inner turmoil
7. joy	Christians are to be joyfully serving God and others

The following is a case study of partnership in Chinese diaspora mission as exemplified by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MA) in modern miss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by Yee-Chong Wan.<sup>53</sup>

It began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1889 in interior China and was forced in 1949 to relocate to the British colony of Hong Kong, including dozens of missionaries, the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BS) and the Alliance Press. The joint efforts of C&MA missionaries planted 5 churches during the first 10 years in HK. In the 1960s, the indigenous C&MA-HK association was formed which flourished in the 1970s. In the 1980s, partnership between Western mission efforts and C&MA-HK witnessed rapid growth with the total receipt of USD\$1,901,815 in 1999, see figure below. (Wan 2003:38)

52 Enoch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second (Portland Oregon: Institute of Diaspora Studies - USA, 2014), 2003.

53 Enoch Wan and Johnny Yee-chong, “Partnership in Mission: A case study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and the Chines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in the 20th Century” (unpublished D. Miss. Dissertation, Western Seminary, 2002).

**Figure 9 – C&MA-HK via-s-via Protestant Churches in HK (1990) (Wan 2003:42)**

ASPECTS	YEAR	C&MA-HK	TOTAL-HK	%
total churches		112	1,129	9.92%
Membership		24,889	172,237	14.45%
Pastoral staff		320	2,325	13.76%
New churches	1980-89	26	238	10.92%
planted during	1990-99	36	267	13.48%

Of the total 180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ent from HK in 1998, 70 (33.4%) were from C&MA-HK. In 1995, the service-oriented Cornerstone Association Ltd. was formed by C&MA-HK specifically for the China ministry. It flourished with the spiritual encouragement of C&MA of the West (US and Canada) and their token personnel/ financial support, and in the year 2000 alone, USD \$736,033.11 was distribut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urch building and services of various kinds in PRC: e.g., educational, medical, relief,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Wan 2003:38)

##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readers are provided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diaspora missiology,” which is a relatively new paradigm to accommodate the new reality of massive and intensive movement of global population as a supplement to “traditional missiology.” Several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churches globally are derived for consid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y Chinese Christian leadership.



## ***Bibliography***

- George, Sam. *Diaspora Christianities: Global Scattering and Gathering of South Asian Christian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9.
- Joly, Daniele, 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Global Movement and Settlement*. London: Ashgate, 2004.
- Kim, Jeom O. Luther. *Doing Diaspora Missiology toward “Diaspora Mission Church”: The Rediscovery of Diaspora for the Renewal of Church and Mission in a Secular Era*.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6.
- Lundy, David. *Borderless Church: Shaping the Church for the 21st Century*. UK: Authentic, 2005.
- Ojo, Matthew. “Reverse Mission.” In *Encyclopedia of Mission and Missionaries*, ed. Jonathan J. Bonk. London: Routledge, 2007, 380–382.
- Pantoja, Luis, Sadiri Joy Tira, and Enoch Wan. *Scattered: The Filipino Global Presence*. Philippines: The Life Changing Publisher, 2004.
- Robertson, Roland.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Global Modernities*, edited by Mike Featherstone, Scott Lash, and Roland Robertson. London: Sage, 1995.
- Tira, Sadiri Joy. “Filipino International Network: A Strategic Model for Filipino Diaspora Glocal Missions.” *Global Missiology*, October 2004. <http://www.globalmissiology.net>.
- Tira, Sadiri Joy, and Tetsunao Yamamori, eds. *Scattered and Gathered: A Global Compendium of Diaspora Missiology*. Eugene, OR: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2016.
- Thomas, T. V., Sadiri Joy Tira, and Sam George. *The Mission Field Moving into Your Neighborhood*. Lausanne Global Workplace Forum. Manila, Philippines: Lausanne, 2019.
- Wan, Enoch. “The Dynamics of Ethnicity: A Case Study on the Migrant Com-

- 
- munity of New York Chinatown.” PhD dis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1978.
- . “Diaspora Missiology.” *Occasional Bulletin*, Spring 2007.
- . *Missions from the Majority World*, 2009.
- . “‘Mission’ and *Missio Dei*: Response to Charles Van Engen’s ‘Mission Defined and Described.’” In *MissionShift: Global Mission Issues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David J. Hesselgrave and Ed Stetzer ed., chapter 4. Nashville, TN: B & H Publishing Group, 2010.
- .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Portland, OR: Institute for Diaspora Studies, 2011.
- .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ive Missiological Research: The What, Why, and How”, 2017. <http://ojs.globalmissiology.org/index.php/english/article/view/2019/4515>.
- . *Diaspora Missions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ited by Enoch Wan. Portland, OR: Western Seminary Press, 2019.
- . “Rethinking Urban Mission in Terms of Spiritu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In *Missiological Society of Ghana/WAMS Bien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Virtual)*, 2021.
- Wan, Enoch, and Jon Raibley.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in Christian Ministry*. 2nd ed. Western Academic Publishers, 2022.
- Wan, Enoch, Mark Hedinger, and Jon Raibley. *Transformational Growth: Intercultural Leadership/Discipleship/Mentorship*. Western Academic Publishers, 2023.
- Wan, Enoch, and Michael Pocock, eds. *Diaspora Missiology: Reflections on Reaching the Scattered Peoples of the World*.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15.— Chapter 17: “The Filipino Experience in Diaspora Missions: A Case Study of Mission Initiatives from the Majority World.” Co-authored with Joy Tira.
- Wan, Enoch, and Sadiri Joy Tira. “Diaspora Missiology and Miss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Missiology*, October 2010.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

Wan, Johnny Yee-chong. “Partnership in Mission: A Case Study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and the Chines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in the 20th Century.” D. Miss. diss., Western Seminary, Portland, OR, 2002.

Weiner, Myron, and Michael S. Teitelbaum. *Political Demography, Demographic Engineering*. New York: Berghahn, 2001.

Yeh, Allen. *Polycentric Missiology*.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16.

———. “What Is Polycentric Mission? EMQ 60 (1), January–April 2024.



## 第二章

# An Overview of the Global Diaspora Initiative

T. V. Thomas

### Introduction

This is a journey into the Global Diaspora Initiative from my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Allow me first to briefly share my personal journey and testimony on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I have been in North America for over five decades—a few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t in Canada. In January of 2025, I celebrated 51 years of full-time vocational ministry of preaching, teaching, networking, and mobilization for missions. That has taken me to every state in the US and every province in Canada several times. I have also been privileged to minister in many countries of the five continents across the world. There were two realities that made me become intrigued with migration and diaspora.

### First, I was a child of the Indian Diaspora.

The Indian Diaspora, with 60 million Indians in countries outside of India, is only second to the Chinese Diaspora. Indians have ventured beyond the shores of India for trade and other reasons for centuries. But in the last 150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unprecedented Indian migratio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OUT migrants from India are well-educated and highly qualified professionals. Therefore, it should not surprise anyone that Indians play key roles in industry, academia, health care, and, more recently, in politics in the West. E.g., UK, USA, and Canada. Research informs us that Indians today are the highest income earners among recent immigrants in Western nations.



But I am a child of the Indian Diaspora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Era. By an Act of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1833, slavery was abolished in Britain. This triggered a gradual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the colonies. Consequently, this created a problem — there was a severe lack of manpower to keep the plantations of tea, cotton, rubber, sugarcane, and tobacco, and workers on rail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They needed immigrants to be part of the workforce. To address this humongous need, the Indentured Labour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 1834. Indentured labour was a system of bonded labour that was instituted following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The indentured labourers were bonded labourers under contract to work for an employer for a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to pay off their passage to be in a new country.

Under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dia's vast population provided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a ready source of cheap mobile labour. Indentured workers were recruited from India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or more. British control over Malaya and Singapore encouraged Indians to migrate as indentured labourers to work in rubber, sugarcane, oil palm, and tobacco plantations. My father came to Singapore in the late 1930s from Kerala, South India, not as an indentured worker but as an economic migrant for a white-collar job. With his knowledge of English, he was absorbed into a highly respected British company as a junior accountan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at British company moved its headquarters from Singapore to Malacca City in Malaysia. That was where I was born.

My hometown of Malacca is a graphic example of the impact of both colonization and migration. Malacca has the reputation today of being known as “*where the history of Malaysia began*”. From a quiet fishing village back in the 15th Century, Malacca grew into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ort in South-east Asia by the 16th Century. The Malacca Strait is the main shipping channel betwee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vast Pacific Ocean. Chinese, Indian, Arab, and European merchants came there to trade primarily for spices and silk. To

take control of this bustling trade, the Portuguese conquered Malacca in 1511 and controlled that port city for 130 years. Then the Dutch captured Malacca in 1651 and controlled it for 174 years. Only after the Anglo–Dutch Treaty was signed did Malacca become a British Colony in 1946.

I grew up in Malacca, a city of diaspora. It was a small city of 200,000 then, but it was a very cosmopolitan city. I grew up with multiple ethnicities, speaking different languages, eating a variety of foods, and enjoying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Malacca is famous for the fusion food called NYONYA food. It is the fusion of Chinese, Malay, and Indonesian influences, resulting in spicy, tangy, and aromatic dishes.

## **Secondly, I became a student of Migration and Diaspora in the early eighties.**

In my early global travels in the 70s, I began to see more and more people of diverse ethnicities and nationalities intentionally migrating to other nations. First, from the South and the East to the West, especially from the former European colonies that had gained independence. They came for educational advancement, for better employment, or for the security and safety that Western societies offered. Then migration started speeding up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ecause of natural disasters like famine, floods, and earthquakes. With increas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 civil wars, religious persecution, and ethnic cleansing, the migration process is exploding and escalating.

While teaching evangelism and missions at Canad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CTS) in the early eighties, I stumbled into verses 26-27 in Acts 17 “*And he made from one man every nation to live on all the face of the earth, having determined allotted period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dwelling place, that they should seek God, and perhaps their way towards and find him. Yet he is actually not far from each one of us*”. These two verses greatly intrigued me.



These verses drove me to a deep and extensive study of mig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I am still on that journey.

I began to discover that the Bible has much to say about migrants and migration. I quickly realized that the Biblical message will be meaningless without migrat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YAHWEH is a Sojourner God... the God of the Bible is on the move. MOTUS DEI – God on the Move. I further discovered that God revealed Himself in diasporic settings. God clearly outlines how to treat the foreigner in the Old Testament...

***Deuteronomy 10:19***

*So, show your love for the stranger, for you were strangers in the land of Egypt.*

***Leviticus 19:34***

*The stranger who resides with you shall be to you as the native among you, and you shall love him as yourself, for you were strangers in the land of Egypt; I am the Lord your God.*

Four helpful insights emerge from these texts:

1. God communicates that He loves the foreigner;
2. God recognize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foreigner;
3. So, God makes provision in the Law to meet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foreigner;
4. God instructs HIS people to invite and include the foreigner into their Jewish life and faith.

Then I began to observe the phenomena of the Jewish Diaspora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re were two main causes for the Jewish Diaspora. The primary cause for Jewish settlements outside Palestine was that they were forced to. It

began with the Assyrian deportation of Jews from Samaria in 722 BC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Assyrian Empire. Then, over 100 years later, the Babylonian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deportation of the Jews from Jerusalem and Judah. In Biblical history, we often call this whole experience of the Jews the Exile... involuntary migration as they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native land. We know that this was an unpleasant experience for God's people — they were defeated and humiliated.

The second cause of the Jewish Diaspora was a pleasant one. It was voluntary. The growing population in Palestine kept the pressure of looking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 and trade in other lands. Therefore, the Jews began to emigrate to the larger cities in surrounding countries. For example, Egypt had one of the largest numbers of Jewish immigrants. By New Testament tim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of Alexandria was about one million. Some historians estimate that nearly 50% were Jews.

Therefore, two factors — one unpleasant and the other pleasant created the people of what is called the JEWISH DIASPORA. About 4–5 million made up the Jewish Diaspora. It is estimated that by New Testament times, 6–8% of the Roman Empire was made up of Jews. One undeniable fact about the distribution of Jews in the New Testament times is that there were more Jews living outside Palestine than in their homeland.

Then I discovered more insights in the New Testament. As you look at the Gospels, we see Jesus begin His life as a refugee in Egypt. In his teaching, Jesus also demands that the vulnerable in society need to be cared for (Matthew 25: 40, 45). The Great Commission of Jesus calls for migration.

***Matthew 28:19***

*“Go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the nations...”*

The strategy of the Early Church was to engage in Diaspora ministry. We



can boldly state that Christianity in the Roman Empire was disproportionately non-Jewish. Christianity was the faith of displaced peoples and migrants. So, should it be a surprise to anyone that I Peter is an epistle written to people on the move?

It was this study of Scripture, some reading of history, and my observation of the migration patterns in the seventies and eighties that convinced me that we as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need to address this global phenomenon. In 1984, I wrote to the then-leaders of the Lausanne Movement that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People on the Move”. In several ways, I communicated to them to include MIGRATION and DIASPORA as a focus of Lausanne Congress II in Manila in 1989. Their response was polite. They said that MIGRATION and DIASPORA were being addressed under CITIES and URBANIZATION, and under REFUGEES. I went as a participant at Lausanne II in Manila in 1989, but migration and diaspora were not discussed there. It was not even addressed in the Cities and Urbanization or the Refugees tracks. Yes, I was disappointed but not discouraged and not derailed from my pursuit.

At Canad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CTS), we had already begun introducing the DIASPORA focus in some of our mission courses. In the mid-eighties, CTS established the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under Dr. Paul King, who had been a missionary in Hong Kong and had taught at the prestigious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So, by the late eighties, CTS began offering mission courses to address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North America.

After Dr. Paul King, Christian anthropologist Dr. Enoch Wan headed up the expanded *Centre for Intercultural Studies at Canad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I was serving as Professor of Evangelism for the Murray W. Downey Chair of Evangelism. Dr. Wan and I teamed up and convened a Consultation in Toronto, “*Mission Within Reach*” in the late eighties. A book was published with the same name.

Dr. Enoch Wan went on to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 in 1992 to direct their Missions program. He started developing Diaspora courses and mentored doctoral students in Diaspora Missiology. Then in 2000, Dr. Wan moved to Western Seminary in Portland, where he continued developing Diaspora Missiology, mentored dozens of doctoral students, and published several books. I believe Dr. Wan has guided more doctoral students in Diaspora studies than anyone I know. He has championed and contributed to Diaspora Missiology like no other scholar.

Slowly, in my travel ministries, I began networking and meeting various ethnic Christian leaders to form ethnic or language diaspora networks regionally and globally. The Chinese network, *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r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CCCOW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Thomas Wang was already functioning since 1976. I connected with Dr. Wang multiple times in various conferenc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We often dialoged extensively about Diaspora people and the need to reach them. Dr. Thomas Wang invited me to several early CCCOWE conferences as an observer. I learnt much from him by how he was networking the Chinese Christians globally. Dr. Wang was a road warrior for the Kingdom and laid the foundational tracks to disciple the Chinese Diaspora worldwide. Another early voice who periodically called attention to migrants and migration was Dr. Tom Houston, who served as an inter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Lausanne Movement in the eighties.

Then we saw several Diaspora networks emerge regionally and globally:

- The South Asian Christians in North America formed the North American Council of South Asian Christians (NACSAC) in 1993. Then, in 1996, the global network,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South Asian Leaders (INSADL), was formed.
- The Filipinos launched the Filipino International Network (FIN) in 1994
- The Vietnamese launched the Worldwide Vietnamese Fellowship in



2000

- The Korean Diaspora Network (KDN) was formed in 2004.
- Ethnic America Network (EAN) was launched in 1999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Billy Graham Center to reach the influx of diaspora people into North America. Recently, EAN has morphed into the FullSpectrum Network.

These Diaspora networks began host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nferences, training seminar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ongregations.

In 1998, under the auspices of Lausanne Canada, we hosted the first public symposium on Diaspora, “Mobilizing a Church on the Move: The Diaspora in Mission” at Tyndale Seminary in Toronto. Dr. Paul Cedar, the then Inter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Lausanne Movement, joined us for the three days to dialogue about Diaspora missions with the same 60 church and mission leaders.

In 2001, some of us leaders of Diaspora networks formed the Diaspora Leaders Network (DLN). We met sporadically for fellowship, sharing, and praying about the mobilizing missions to the Diasporas. Finally, the breakthrough came in 2004 when Diaspora was considered an official track at the *Lausanne Pattaya Forum 2004* with Dr. Ram Gidoomal (UK) and Dr. T. V. Thomas as co-convenor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Lausanne Pattaya Forum, the book *SCATTERED: The Filipino Global Presence*, edited by Louis Pantoja, Sadiri Joy Tira, and Enoch Wan, was produced. The 800 participants at the Forum were provided complimentary copies after it was officially dedicated on stage. That is when the terms DIASPORA and DIASPORAS MISSIONS were introduced to world leaders in missions.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Diaspora track at the *Lausanne Pattaya Forum* resulted in the seminal 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 #55 – *The New People Next Door*. The Lausanne Movement finally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DIASPORA, and its International Director, Dr. Ted Yamamori, appointed Dr. Sadiri Joy Tira as a Senior Associate / Catalyst for

Diasporas in 2006. Dr Tira's appointment triggered the Diaspora Leaders Network (DLN) to reinvent itself to form the *Lausanne Diaspora Leadership Team* (LDLT). The LDLT members were made up of various ethnicities. Dr. Enoch Wan (Chinese), Dr Elias Medeiros (Brazilian), Dr. Greg Paek (Korean), Dr. Vergil Schmidt (American), Dr. T. V. Thomas (Malaysian), and Dr. Sadiri Joy Tira (Filipino). Dr. Ted Yamamori (Japanese) and Marcos Sosmena (Filipino) served as associates with LDLT. LDLT worked alongside Dr. Tira, the Lausanne Catalyst for Diasporas, to prepare for the Cape Town Lausanne III Congress. The Seoul Educators Consultation held in 2009 helped to define what Diaspora Missiology was.

The LDLT prepared the *Scattered to Gather: Embracing the Global Trend of Diaspora* booklet for distribution to the 4000 participants at the Cape Town Lausanne III Congress. "DIASPORA – People on the Move" was one of the five primary themes highlighted at the Cape Town Congress in 2010. This launched *DIASPORA MISSION* onto the global stage. The concept of the GLOBAL DIASPORA NETWORK (GDN) was hatched in Cape Town to replace the Lausanne Diaspora Leadership Team (LDLT).

On March 24–28, 2015, GDN convened the *Global Diaspora Forum* in Manila, which brought together 350 mission scholars, mission leaders, mission practitioners, denominational leaders, NGO representative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80 countries. The fruit of the Forum wa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680-page compendium on Diaspora Missiology called *SCATTERED AND GATHERED*, published by Regnum in 2017.

Since the Forum in Manila, GDN re-organized itself with a new Executive Team working with two Catalysts for Diasporas appointed by the Lausanne Movement — Dr Sadiri Joy Tira and Dr. Juliet Uytanlet. 10 to 12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nstitute the GDN Executive Team.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service of the two Catalysts, the Lausanne Movement appointed Dr. Sam George in 2016 and Dr. Bulus Galadima in 2022.



## **Contributions of GDN**

With the help of all volunteers all over the world, GDN has made several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advance its Vision and Mission.

### **1. GDN has convened multiple gatherings.**

#### **1.1 GDN Educators Consultation was held in Singapore in 2016**

**1.2 GDN has hosted annual global and regional Diaspora consultation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 Manila, Philippines (2018)
- Liverpool, UK (2019)
- Darmstadt, Germany (2019)
- Bangalore, India (2020)
- Cape Town, South Africa (2022)
- Jeju Island, South Korea (2023)
- São Paulo, Brazil (2025)

During the COVID pandemic years, GDN convened two Zoom Consultations with several hundred joining in from around the world.

### **2. GDN has published several books and booklets in print and/or as e-books.**

**2.1 The *Scattered & Gathered* booklet was revised in 2017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Korean, Mandarin, Spanish, and Portuguese.**

**2.2 GDN's goal has been to increase academic resources to enhance Diaspora Missiology. GDN is committed to publishing the papers presented at GDN global consultations. The following scholarly publications have been re-**

**leased:**

- *A Hybrid World: Diaspora, Hybridity and Missio Dei (2020)*
- *Pandemic, Migration and Mission: Global Reflections for Christian Witness (2022)*
- *Africans in Diaspora and Diasporas in Africa (2023)*
- *Asians in Diaspora and Diasporas in Asia (2024)*

**2.3 GDN has published two 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s:**

- People on the Move (LOP #70)
- Forcibly Displaced People (LOP #78)

**3. GDN has promoted the teaching of Diaspora Missiology.**

- Courses on Diaspora Missions are being taught in various seminaries in the USA, Africa, Europe, Asia, and Australia.
- Our catalysts, Dr. Sam George and Dr. Bulus Galadima, have taught in-person and online courses at the graduate level.

Seminaries like Western Seminary, Trinity Seminary, Asbury Seminary, and SAIACS in Bangalore have students doing research on Diaspora missions.

**4. GDN has developed an App called GMove.**

- It was launched at the L4 Conference in Seoul, Korea (<https://global-diasporanetwork.org>)
- It is designed to serve any agency or network that relates to Diaspora Missions.



## **5. GDN has launched the NEXTGEN INITIATIVE**

To develop future leaders to advance the Diaspora agenda, GDN launched the GDN NextGen initiative in 2023. This allows us to mentor younger leaders through Zoom.

### **Why is the mission of GDN so important?**

Since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we have witnessed an unprecedented surge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worldwide. There are four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thi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1.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s truly a global phenomenon.
2.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s a daily reality.
3.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s multidirectional/polycentric.
4.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s transformational for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s.

### **Conclusion**

Christendom’s unidirectional mission “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 is being expeditiously replaced by a polycentric and poly-directional mission. It is now “*from everyone to everywhere and from everywhere to anywhere*”. May God help all of us to respond with faith and courage.



## 第三章

# Chinese Diaspora: Mission on the Move

Sam George

###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are everywhere. The people who can trace their ancestry to China make up the largest dispersed community worldwide. They are spread over every continent and have pitched their tents in many lands near and far. They also have a long and checkered history of outmigration from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s and complex trajectories of settlement patterns in different nations. The dispersion of Chinese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its missional implications are enormous in the coming years and decades.

This chapter briefly explores the history of migration of Chinese and their current state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worldwide. Later, it describes the global diasporic Chinese Christianity and compares it with other diaspora communities in reshaping the faith for the North American context. Finally, it argues how non-Western Christianity is reshaping the missionary impulse itself, and new centers of missionary action and reflection from China and broadly Asia are playing a strategic role in reimagining Christian faith and its mission globally.

### History and Current Realities

The Overseas Chinese have a convoluted history of migratory waves and patterns of settlement. They are not monolithic, and intermingling with diverse cultures is truly fascinating. Stretching over many centuries and generations, they have amalgamated with people of other cultures and nations to build a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global community.<sup>1</sup> They range from the ancient Silk Road travels, maritime traders and diplomatic missions of the Ta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7th to 17th Centuries) to harsh coolie (labor) recruitment,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o work on plantations, mines and railroads in Southeast Asia, Cuba, Peru, and British colonies. Subsequently, the gold rush of the 1850s through 1900 drew tens of thousands to seek fortunes in California, British Columb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 economic hardship arising ou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0–1864), the declining Qing dynasty, natural disasters, and population pressure in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s provided the needed push for people to migrate. The Sino-Japanese Wars (1937–1945), the Civil War (1945–1949),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1949) triggered refugee flows to nearby countrie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and early 21st Century, Chinese pursued studies, professional careers, and business ventures abroad, while facing anti-Chinese racism, particularly exacerbated by geopolitics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 includes people of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who have settled elsewhere as well as their progenies born and raised in foreign lands and those who have Chinese-blended heritage. While the official figures of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 amount to nearly 50 million people, a more inclusive estimate puts it as high as 65 million.<sup>2</sup>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and global trade links will continue to scatter millions in the years to come.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will aid their widespread dispersion. The remarkable growth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recent decades and the mounting persecution against

---

1 See Gungwu Wang, *The Chinese Oversea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omas Sowell, *Migration and Cultur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6); Erica Le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6); Steven Mills, *Chinese Diaspor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2 See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 in *ChinaSource*, Vol. 26, No. 1 (Spring 2024).

it will cause many to find shelter elsewhere. Many have found new freedom upon leaving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s and have embraced the Christian faith in distant lands and cultures. A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worldwide, besi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towns, Chinese restaurants, and business centers promoting products made in China, is the ubiquitous presence of Chinese churches.

The Chinese have thrived and excelled in many fields around the world. The business acumen, work ethic, family and community orientation helped them to succeed. It has created a worldwide network and further boosted the outward migration of the Chinese.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ir native land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prospects, family reunification, and business prospects have continually attracted many Chinese to explore life in foreign lands. They have contributed substantially to their adopted homelands and carved out a niche for themselves. The Chinese also faced segregation socially and were taxed heavily by colonial and local rulers, besides exclusionary laws and anti-Chinese riots in many plac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 Africa, and the Americas. Examples include the US Chinese exclusion laws of 1882, Canada's head tax (1885–1923), and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of 1901.

The top ten countries of settlement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millions) are Indonesia (11.2), Thailand (7), Malaysia (6.9), the United States (5.8), Singapore (3.1), Canada (2), Australia (1.5), France (0.8), South Africa (0.5) and the United Kingdom (0.5). This does not include early Chinese migrant settlers in Southeast Asia, Central Asia, and elsewhere, or those who do not identify their partial heredity to China. In 2022 alone, over 27 thousand became US citizens, and 68 thousand obtained a green card. The recent settlements of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include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San Diego, Chicago, New York, Vancouver, Toronto, Washington, DC, Seattle, Houston, and Boston. In Europe, the UK, France, Greece, Germany, Italy, Spain, the Netherlands, and Sweden continue to attract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Af-



rica, the Chinese have established themselves successfully in Kenya, Ethiopia, DR Congo, Uganda, South Africa, Nigeria, Malawi, and other places. A record number of African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now work for Chinese firms in Africa. The Chinese have a major presence in the Oceania region in cities like Melbourne, Sydney, Auckland, and numerous Pacific Island nations.

## Chinese Diaspora Christianity

The centuries-old migration and the recent surge in dispersion of the Chinese have made Chinese Christianity truly global. It is reasonable to claim that Christian worship rises in Chinese languages in every time zone on every Sunday. Chinese churches are in nearly every country on the planet. The dispersed Christians and those who became Christ followers after leaving their restrictive faith environments have established vibrant church commun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are exhibiting renewed spiritual vigor and new missionary impulse, emerging as a new missionary force in their places of settlement and other lands and peoples. The spiritual fervor of the dispersed is fanned by the suffering underground church and is fueling new evangelistic engagement with those back in their homelands. The returning students have established new communities of faith and travelling businessmen have networked widely scattered Chinese churches. They are adding new diversity and vitality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where the faith has been on the decline in recent decades. They are banding together with Christian leaders of other Asian diaspora communities to revive and engage in creative missional activities in their host nations. As I have showcased in other writings that Asian diasporas are globalizing Asian Christianity and Asianizing global Christianity.<sup>3</sup>

North American Christianity is diasporic at its core. Christian faith is not

---

3 See 3 volumes of *Asian Diaspora Christianity* from Fortress Press, 2021/22.

n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Canada. It was brought here by immigrants or missionaries. All churches in North America can trace their origin to various immigrant communities elsewhere or new missionary efforts. Different immigrants from different shores of the world brought their distinctive Christian faith expressions to these immigrant nations. For example, currently over two-thirds of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re Christians or become Christians soon after coming here. Immigrants are continually Christianizing North America. Where Christianity grows, it pushes people out. They become mobile, and mobile people reinvigorate the Christian faith. The gospel diffuses across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borders to reach new people in new places. Crossing any form of cultural boundary produces new momentum for the Christian faith. Someone quipped that “if you are Christian, you will travel and if you travel, you will become a Christian.”

With the shifting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Christianity from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o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the source of the coming migration waves is expected to be from the Global South and East. The North American Christianity was first shaped by the Europeans, then African slave migration shaped another stream of Christianity, then Latin Americans, and now Asians. Every wave has enriched and diversified the appearance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and consequently its global engagements. The more global we are, the more globally connected, informed, needed, and relevant we will be.

## **Non-Western Christianity and New Missionary Movement**

The world of Christian missions is dramatically changing. With the southward and eastward shift of the center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multiple centers of missionary action, we have entered a new epoch in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Christian Mission is moving as a result of new missionary sending nations with renewed missionary impetus arising where the faith



is growing and spreading elsewhere. Christianity is now more global, diverse, and dispersed than ever before. The face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aith are remarkab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last few centuries, when Europe and America had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matters of Christian faith and its mission engagements. This shift is essentially altering the character and contours of its expansion of the faith. This is precipitated by the steady declin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in the West and North and their withdrawal of missionary activities around the world.

Christianity is not a Western religion. The founder of the Christian faith was an Asian. Yes, Jesus was an Asian, though briefly taken to Africa when he was a baby. Modern paintings of Jesus with blonde hair and blue eyes do not make him a Westerner. Nor will putting on a Levi's jeans and a baseball cap make him an American. Jesus was not an East Asian, nor a South or Central Asian, but a West Asian. A Palestinian Jew, born in Bethlehem, lived largely in Nazareth, ministered around the Sea of Galilee, and was killed outside the city of Jerusalem, all of which are in and around modern Israel, which is in West Asia. All disciples of Jesus were Asian, and the church began in Asia, but soon spread to other parts of Asia, Af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Much of the New Testament was written from Asia and even claims that "all who lived in Asia heard the word of the Lord" (Acts 19:10). Of course, Asia here is primarily Asia Minor (today's Turkey).

The European colonialism,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Western cultural dominance, and American corporatization repackaged Christianity in Western forms, making it synonymous with Western culture, values, aesthetic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his tainted historical legacy needs to be acknowledged, lamented, and corrected for authentic globalized Christian witness for the 21st Century and beyond. Theologies and mission strategies developed primarily in Western academic contexts have long been exported worldwide as normative. Every culture is capable of reflecting on God's revelation in ways faithful to

scripture and pertinent to their contexts. As Christianity gets more de-Westernized and more globalized, it will address power and resource imbalances within and redistribute voices and agency in theological and missiological engagements. We must recognize that all theologies are contextual, and dominant worship styles, church practices, mission models, and ethical frameworks shaped by Western individualism, modernity, and capitalism are not universally biblical. It is not about replacing the West, but dismantling exclusivity, and should warn the emerging Chinese and Asian Christians not to repeat the mistake of the West.

In this present age of polycentric Global Christianity, when there is a church in every geopolitical entity in the world, the Christian mission is no longer 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 but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Christian faith has grown phenomenally in some regions of Asia, despite severe persecution. Asian nations like South Kore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India, etc., have become missionary sending nations. The former missionary receiving nations have accepted the challenge of sending missionaries, including some to nations from which former missionaries had come to them. According to some estimates, if Christianity continues to grow at its present rate, by 2030 or so, China may be the world's largest Christian country and missionary force. The current global Chinese diaspora will be the bridge upon which the growing Chinese missionaries will leverage to reach the world.

The American Church is one of the most global and diverse, yet highly divided, racialized, and politicized. With no majority ethnic or racial group in North America within a decade or so, we are entering into a new phase of the makeup of Christianity in North America and its constituent groups. While new immigrants in North America would prefer to practice their faith in ethnic and language-specific settings, the subsequent generations get westernized and globalized. Christian witness must occur more collaboratively and collectively, rather than exclusively aligned to racial, national,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lines.



A globalized Christian witness i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totality of all our separate witnesses.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an play a strategic and vital role in the emerging era of globalized witness by mobilizing a global missionary workforce and leveraging its collective sensibility, spiritual vibrancy, and missionary passion.

God is sovereign over human conception and dispersion. Being the most populous nation until recently and scattering them widely around the world, God is not only drawing millions of Chinese to himself but also placing them worldwide strategically to minister to many others for his eternal purposes. Let's not forget that migration has done more to the spread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past than all organized missionary efforts combined. Migrants and diaspora communitie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mission of God and serve as agents of God to carry out divine purposes in the world.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s of the utmost consequence to Christianity, as migrants and diaspora communities have shaped and reshaped the contours of its growth and spread throughout history.<sup>4</sup>

God is on the move. God is powerfully moving among people on the move. Migrants, displaced peopl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businesspeople, refugees, etc., are at the vanguard of God's mission today. Migration is one of the mega themes of biblical narrative and trajectories of salvation history, and the church worldwide has been reshaped repeatedly by the people on the mov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s of utmost significance to the Christian faith, as displaced people have reconfigured the contours of its growth and expansion throughout its history. In this age of hypermobility and hyperconnectivity, God's kingdom is advancing powerfully, and the dispersed are the strategic asset for such a kingdom venture,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 colonial and corpo-

---

4 See Lausanne Occasion Paper #70, *People on the Move*. <https://lausanne.org/occasional-paper/lausanne-occasional-paper-people-on-the-move>.

ratized mission models of the previous two centuries. God on the Move (Motus Dei) is a new theological and missiologic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God's work in a moving world.<sup>5</sup>

Christian faith moves because Christianity is quintessentially a missionary faith. The “indigenizing principle” makes Christian faith infinitely translatable, and the “pilgrim principle” makes it inevitably transportable. Christian mission concurrently universalizes its particularity and particularizes its universality.<sup>6</sup> Christianity is a deep and wide faith that possesses an innate dynamism within and cannot be bound to any particular place, culture, or people. It enters deep into every culture to redeem it (incarnation) and goes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mission). It always bursts its boundaries, however strong and rigid they may be, as it seeks to embrace all. Since the beginning, it has continually diffused across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borders, and many different people in different places have been chie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Christianity cannot be held captive to any geographical location or domesticated by any people because its nature is to break free of the prisons, we enshrine it in. Christianity is a faith on the move, always has been and always will be.

## Conclusion

The Chinese Diaspora is widespread and far-reaching. Since they are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dispersed diaspora community, if you reach the Chinese, you can reach the ends of the Earth. After migrating to new places out of repressive regimes for a plethora of reasons, many Chinese have embraced Christianity in foreign lands. Many new Chinese Christian emigrants with their

---

5 Sam George, “Motus Dei: A Theology and Missiology for a Moving World” in *Reflections of Asian Diaspora: Mapping Theologies and Ministries*, Asian Diaspora Christianity, Vol 3,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22, 95-122.

6 Andrew Walls,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6, 7-9.



newly found faith are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reaching and nurturing Chinese and others in their places of settlement. The diasporic contexts have created new spiritual vitality for the global Chinese and unleashed the missional impulse of their faith to those around them as well as those within their worldwide transnational networks. What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in the world.



## 第四章

### 分散與聚集——使命的群體

馮浩鑾

#### 引言

感謝神讓我參與這會議。我非常欣賞大會的主題——「華人散聚與全球福音契機」，我們探討的不只是華人散聚的情況，更是散聚與全球福音契機的關係。我想透過今天的分享提出一些問題，讓我們一起來反思神要我們如何回應這世代的契機。我的分享只是拋磚引玉，重要的是大家豐富的回應。

根據2020年日內瓦全球移民人口報告，全球移民人口達至2億7千萬，佔全球人口3.5%。<sup>1</sup> 聯合國對移民的定義為任何人由於任何原因包括自願或不自願，離開了自己熟識的環境或家園，跨國或跨地域進入另外一個地區。<sup>2</sup> 遷移的現象並非靜態，有移民的、也有回流的。就好像新約聖經中的亞居拉、百基拉一樣，他們因為凱撒命猶太人要離開羅馬，移民到哥林多（《使徒行傳》18:2），遇上了保羅，之後隨保羅到了以弗所（《使徒行傳》18:18），後來又有機會回到羅馬（《羅馬書》16:3）。我們面對一個移動的世界，分散與聚集成為常態。

---

1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0*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9),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20.pdf](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20.pdf).

2 “Migrants,” United Nations, <https://www.un.org/en/fight-racism/vulnerable-groups/migrants#:~:text=Who%20is%20a%20migrant%3F,the%20person's%20legal%20status.>



## 一、分散與聚集——神的主權

### 1. 神的審判

遷移的現象在新舊約聖經中都可尋見。舊約希臘文七十士譯本(LXX)用 Diaspora, 「分散」或「散居」這個字, 來代表猶太人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擄走, 離鄉背井, 家園破碎, 流放到異地, 面對陌生的環境。所以散居是一種「被擄狀態」。<sup>3</sup>

舊約多處指出分散是因為神的子民犯罪, 被神懲罰的結果。

「我要把你們分散在列邦中, 我也要拔刀追趕你們。你們的地要成為荒場, 你們的城邑要變為荒涼。」(《利未記》26:33)

「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 從地這邊到地那邊, 你必在那裡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認識、木頭石頭的神。」(《申命記》28:64)

「我要把他們分散在列邦中, 就是他們和他們列祖素不認識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劍追殺他們, 直到將他們滅盡。」(《耶利米書》9:16)

到了新約, 「散居」這個字一般是指猶太人分散到羅馬帝國的不同地域, 包括亞細亞、希臘, 遠至意大利、埃及等等。<sup>4</sup>分散的原因很多,

3 吳慧芬:《留下還是離開——反思第二聖殿期四位聖經人物》,《山道期刊》,卷二十五第二期,2022年,5-20頁。

4 See G. A. Ban Alstine, "Disper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ed. Geoffrey W. Bromiley, Vol. 1, rev. e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79), 962-68.

包括逼迫、地緣政治、經商謀生等等。<sup>5</sup>

彼得寫信給散居的信徒，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細亞、庇推尼寄居的，不只是分散的猶太族群，也包括外邦人的信徒，因為逼迫而分散。彼得書信對分散有深一層的意義，就是信徒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要回的家不是地上的家，乃是天上的家，要得著為他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彼得前書》1:4、17，2:11）。雖然面對逼迫和各地的挑戰，他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得前書》1:7）。

## 2. 仍有恩典

「散居」在《聖經》的理念，無論在新約或舊約，好像都比較負面，神的子民面對逼迫、被擄、羞辱、亡國，被懲罰，被分散。我們卻看到神的恩典沒有停止。

《創世記》十一章巴別塔的故事是人類傲慢與自我偶像化的巔峰表現。神懲罰世人，使他們的語言多樣化，將他們四散各地。然而，這也是神施行恩典的方式，藉此攔阻並終止人類通過集中化（大城市）和絕對化（高塔）來建立安全感的企圖。因此，《創世記》十一章中的語言多樣化及隨之而來的分散，最終並非單是懲罰，反而是「神給予新的開始，讓他們從死胡同中解放出來。」<sup>6</sup>到了《創世記》十二章，我們看到神恩典的彰顯，透過給亞伯拉罕立的應許，地上的萬族雖然分散，都因他得福。

神的子民被分散，但神應許他們有聚集的一天。「耶和華說：我必被你們尋見，我也必使你們被擄的人歸回，將你們從各國中和我所趕你

---

5 Narry F. Santos, "Diaspora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Its Impact on Christian Mission," *TTJ* 13.1 (2010):3-18.

6 John Howard Yoder, *For the Nations: Essays Public and Evangelical*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7), 63.



們到的各處招聚了來，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掠離開的地方。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利米書》29:14）

到了新約五旬節的時候，這應許實現了。「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使徒行傳》2:1-4）從散居地來守節的猶太人，竟然聽見出身於加利利的耶穌門徒，用他們各自的語言講述上帝大能的作為（《使徒行傳》2:9-11）。

《創世記》十一章，人類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傳揚自己的名，最終被分散，變得混亂（《創世記》11:9）。初期教會聖靈降臨，分散的眾人聚集，彼此聽得懂對方的語言。彼得引用《舊約》，重申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為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使徒行傳》2:21、36）。

分散的，神沒有放棄，仍然眷顧，仍有恩典，神的旨意沒有改變。聚集的，有聖靈的同在，神託付使命，神要祂的子民悔改，遵行祂的旨意，榮耀祂的聖名，無論在遠處或近處，都能祝福身邊的人。神的子民在世上面對的，沒有絕對的分散，也沒有絕對的聚集，無論是分散和聚集，神託付祂子民的使命沒有改變，神的靈要與祂的子民同在。

## 二、分散與聚集——承擔使命

但以理、以斯帖、以斯拉、尼希米都是在舊約時期面對分散與聚集衝擊的聖經人物。但以理和以斯帖身在被擄之地，面對威脅，甚至殺身之禍，但他們在「散居」的處境，在外邦人中屹立不倒。以斯拉和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他們在「聚集」的處境，不只是重建聖殿，重建城牆，

更是重建心靈，重建群體。

讓我們來看這四個人物在分散與聚集的罅隙中怎樣活出他們的信仰。

## 1. 但以理

但以理是一個傳奇人物，在異邦中身處高位的少數族裔。從第一章的記載，但以理的影響力，跨越了不同的朝代。在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三年間，被擄到尼布甲尼撒王所統治的巴比倫國，一直到波斯帝國居魯士王元年，但以理還在（《但以理書》1:1、21）。從年輕到年老，最少超過七十年，但以理一直留在巴比倫。他被擄入宮服侍巴比倫王，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國家淪陷，心情一定非常複雜。現今不同的難民同樣面對有家歸不得的情況。

### 1.1 被擄的狀態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正面回應。「尼布甲尼撒王預定帶進少年人來的日期滿了，太監長就把他們帶到王面前。王與他們談論，見少年人中無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所以留他們在王面前侍立。王考問他們一切事，就見他們的智慧、聰明比通國的術士和用法術的勝過十倍。」（《但以理書》1:18-20）

在「被擄的狀態」，他們以學習的心態來回應（《但以理書》1:4），包括學習異邦的語言文化。

然而，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沒有被同化，沒有在信仰上妥協，沒有在敬虔的原則上讓步。王派定將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飲的酒每日賜他們一份，養他們三年，滿了三年好叫他們在王面前侍立。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書》1:5、8）。神使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蒙恩惠，受憐憫（《但以理書》1:9）。



另外，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被太監長改了巴比倫人的名字：稱但以理為伯提沙撒，稱哈拿尼雅為沙得拉，稱米沙利為米煞，稱亞撒利雅為亞伯尼歌。但以理卻一直沿用希伯來的名字。但以理的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審判」。但以理沒有忘記他是上帝的子民，雖然被擄，他作為神子民的身份沒有改變，沒有妥協。

## 1.2 即或不然的信心

但以理的三個朋友拒絕向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俯伏敬拜。他們被帶到王面前，面向火窯，難逃一劫，但是三個朋友的回應，是斬釘截鐵的：「即便如此，我們所侍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啊，祂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書》3:17-18）他們的信仰是「即或不然」的信仰，是願意附上代價的信仰。

值得我們留意的是但以理書第三章出現的名字——沙得拉、米煞、亞伯尼哥——都是巴比倫的名字，蘊含著身不由己的意味。<sup>7</sup> 巴比倫人用他們巴比倫的名字，表達他們被擄的身份。他們被控告違抗王的命令，尼布甲尼撒王對三個友人的質問，帶著權力和威脅，「尼布甲尼撒問他們說：『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你們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嗎？』」（《但以理書》3:14）

在《但以理書》第六章，大流士王總長和總督找但以理誤國的把柄，卻找不到他的錯誤過失（《但以理書》6:4）。於是設謀立禁令，除了向王以外，不得向神或人求什麼。但以理卻如素常一樣，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雙膝跪在神面前禱告，結果被扔在獅子坑中，神卻封住獅子的口，拯救了但以理。

---

7 吳慧芬，12。

彼得寫信給分散的信徒，鼓勵他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彼得前書》2:13）。同時，彼得鼓勵信徒甘願因行善受苦，跟隨耶穌的腳蹤，他雖然沒有犯罪，口裡沒有詭詐，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彼得前書》2:20-23）。

彼得勸勉被分散的信徒，「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彼得前書》2:15）雖然是散居的子民，但是仍然能夠保存「即或不然」的信心。

今天很多信徒在自己的國家或在異邦，都是少數族裔，被歧視，因宗教或政權面對壓力，甚至為了生存被逼同化。在這樣的處境中，我們怎樣堅持「即或不然」的信仰，繼續為神作見證，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 2. 以斯帖

以斯帖記的敘事處境在於波斯王亞哈隨魯統治時期，約在主前 486—465 年。也是猶太人被擄後回歸重建的時期。約主前 538 年所羅巴伯帶領以色列民第一次回歸（《以斯拉記》1-6），以斯拉在主前 458 年帶領以色列民第二次回歸（《以斯拉記》7-9），然後尼希米在主前 445 年參與第三次的回歸，並重建城牆。他們回歸、聚集和重建。但在同一個時期，但以理、以斯帖卻留在異地，身在巴比倫、波斯王國（《以斯帖記》2:8），他們是猶太人，在異邦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以斯帖是猶太人亞比該的女兒（《以斯帖記》2:7、15），早年喪父成為孤兒，被堂兄末底改撫養，如同自己的女兒。以斯帖被帶進宮中（《以斯帖記》2:15），出人意外地成為王后（《以斯帖記》2:17）。



以斯帖記有幾方面的屬靈意義值得我們留意。

## 2.1 現今的機會

以斯帖是外邦人的名字，可能與巴比倫女神伊施他（Ishtar）有關。<sup>8</sup> 她希伯來的名字是哈大沙（《以斯帖記》2:7），在整卷以斯帖記只出現過一次，詞根是“隱藏”的意思。以斯帖的身份在眾人面前一直被隱藏。但在關鍵時刻，猶太人快要被滅絕的時候，她不再隱藏。“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太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以斯帖記》4:14）以斯帖身處異邦的體制，但她王后的位份卻給予她影響力。在關鍵時候她沒有閉口，抓緊現今的機會，扭轉局勢。

## 2.2 神的隱藏

整卷書沒有提到神的名字，但以斯帖在驚濤駭浪中經歷神在背後的工作，神的掌權。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詩篇》29:10）。其實整卷書沒有提到神，作者可能在暗示散居之民心裏的感受，神好像引退了，隱藏不見。<sup>9</sup> 故事的發展，再一次提醒讀者神的旨意沒有被人的權勢破壞，神好像隱藏，卻仍與祂的子民同在。

## 2.3 屬靈的動力

以斯帖準備要見王，先吩咐人回報末底改，「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太人，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吧！」（《以斯帖記》4:15-16）她知

<sup>8</sup> 吳慧芬，8。

<sup>9</sup> Robert B. Chisholm Jr., *Interpreting the Historical Books: An Exegetical Handbook, Handbook for Old Testament Exegesis* (Grand Rapids: Kregel, 2006), 126.

道這事非人的能力能夠做到，若非神介入參與絕不能勝過敵人的威脅。她知道禱告的重要，動員神的子民共同面對危機。

神的子民雖然散居，在屬靈上聚集卻大有能力。以斯帖帶著冒死的精神，「我若死就死吧」，她超越自己，關心神的子民。

## 2.4 主動出擊

以斯帖與末底改在拯救猶太人的行動中，有一種互動的關係。以斯帖很可能從小便是孤兒，被末底改收養，在不完美的環境中長大（《以斯帖記》3:15）。以斯帖在異邦中無權無勢，只是選后眾女子的其中一位（《以斯帖記》2:8），但王愛以斯帖過於愛眾女。末底改知道哈曼的詭計，要除滅以色列民，憂傷痛哭，並挑戰以斯帖不能閉口，以斯帖抓緊機會，挽救同胞。末底改、以斯帖面對危機關鍵時刻，一起挺身而出，承擔責任，主動出擊，互補互動。

## 2.5 歷史的包袱

哈曼對猶太人的仇恨可以回溯到一千年前，以色列民出埃及時對抗亞瑪力人（《出埃及記》17:8-16；《申命記》25:17-19；《曆代志上》4:43）。撒母耳按神的吩咐把亞瑪力王吉甲殺死（《撒母耳記上》15:32-33）。哈曼是吉甲（亞甲）的後人，肯定對猶太人帶著仇恨（《以斯帖記》3:1）。

散居之民面對的敵意和憎恨，不一定是當下的政治處境所引起的，可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包袱。散居神的子民怎樣帶著和平的信息，以愛來回應仇恨？

在疫情爆發五年後，亞裔美國人仍然面對仇恨和種族歧視。北美的華人教會怎樣幫助信徒“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與所蒙的呼召相稱？



在異邦陌生的環境，面對敵意，甚至種族歧視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會害怕退縮，甚至妥協。但是彼得吩咐信徒，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為我們是為此蒙召，好叫我們承受福氣（《彼得前書》3:9）。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彼得前書》3:14）。

### 3. 以斯拉

以斯拉帶著尋根的希冀回歸耶路撒冷，在帶領重建聖殿的工程上屢陷困境。從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我們知道神的子民被擄到巴比倫，經過七十年，幾經辛苦，憂傷哀痛，終於能夠回歸祖國，重建家園。但是回歸之後並非盡都順利。重建聖殿用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最初由所羅巴伯在公元前 538 年帶領重建計劃，但困難重重，敵人千方百計破壞他們的計劃（《以斯拉記》4），百姓想放棄重建聖殿。先知哈該、撒迦利亞鼓勵百姓不要放棄（《以斯拉記》5:1, 6:14）。幾經艱苦，經過幾個波斯朝代，直到公元前 516 年才完成聖殿的重建。

需要重建的不只是聖殿，更是心靈，是神子民群體的重建。這也是以斯拉的使命。

#### 3.1 神話語的寶貴

以斯拉是文士，也是祭司，他以神的話語為事奉的核心，重建神子民的心靈。以斯拉立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以斯拉記》7:10）。深信他對神話語的篤定謹守影響了當時回歸的以色列民。

《尼希米記》第八章記載，以色列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前的寬闊處，請文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帶來，他們要聽神的話語。最少有十三位利未人幫助以斯拉把神的話語解釋清楚，讓眾人

都明白律法。百姓站在自己的地方，這些利未人穿插人群中，把神的話語詳細講明（《尼希米記》8:7-8）。

以斯拉被擄後與百姓回歸祖國，致力教導神的話語，不只是重建聖殿，更是重建心靈。

新約的亞居拉、百基拉居無定所，寄居於哥林多、以弗所、羅馬，他們的生命卻影響無數生命，保羅說「外邦的眾教會都感謝他們」（《羅馬書》16:4）。在以弗所的時候，百基拉、亞居拉遇上了有學問的亞波羅，他們聽見亞波羅的分享，知道他對神話語的認識不足，就接他來將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詳細（《使徒行傳》18:26）。亞居拉、百基拉雖是散居之民，卻帶著宣教的使命，隨時預備把神的道與人分享，以生命影響生命。

彼得勉勵在亞細亞分散的信徒「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得前書》1:23-24）

身處一個移動世界，不少中國留學生在海外信主，可惜畢業回國後多有流失。這些留學生需要神話語的餵養，使他們的信仰有根有基。感謝神使用國內的一些機構，包括 FAR（海歸聯誼會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Returnees）。我們怎樣牧養這些回歸的留學生，以神的道建立他們？

### 3.2 從受害者轉化為祝福者

以斯拉亦鼓勵神的子民要有活潑喜樂的見證。他和教訓百姓的利未人對眾民說：「今日是耶和華你們神的聖日，不要悲哀哭泣。」又對他們說：



「你們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因為今日是我們主的聖日。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尼希米記》8:10）

以斯拉特別吩咐百姓：「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這裏所說的不是不方便預備食物的人，乃是沒有能力，特別是沒有經濟能力去預備食物的人。百姓要照顧他們，有的要分給沒有的，讓他們也享受從神而來的喜樂，經歷從神而來的力量。

百姓應該非常明白尼希米、以斯拉的吩咐，因為摩西也曾這樣教導百姓：

「在你城裡的利未人，和你城裡寄居的，並孤兒寡婦，都可以來，吃得飽足。這樣，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於你。」（《申命記》14:29）

猶太律法規定，要款待那些「陌生人」或寄居在以色列人中的外邦人（《出埃及記》22:21；《利未記》19:34）。<sup>10</sup> 神關心邊緣的，困苦的，弱勢的，不能為自己發聲的，神知道他們的痛苦，聽到他們的哀聲，看見他們困苦。神的子民，特別是曾有「寄居」經歷的人，要從受害者的心態轉化為祝福者的心態。無論是分散，是聚集，他們要按著神的吩咐去關心身邊有需要的人。散居之民不單是福音的對象，也是福音的精兵，是延福的群體。

### 3.3 盼望更美的家鄉

最後，以斯拉吩咐百姓要守住棚節。這是神向以色列民的吩咐，在

---

10 Matthew Soerens and Jenny Hwang, *Welcoming the Stranger: Justice, Compassion and Truth in the Immigration Debate*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2009), 82.

摩西五經已有記載：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節，要在耶和華面前守這節七日。」（《利未記》23:33）

住棚節提醒神的百姓要感恩，因為神領他們出埃及。

「你們要住在棚裡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裡，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曾使他們住在棚裡。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未記》23:42）

住棚節還有一個重要的屬靈功課，帳棚是暫時的，是脆弱的，信靠神的人盼望一個永遠的家，更美的家鄉。

彼得提醒分散的信徒，我們在地上都是客旅、寄居的，因基督從死裏復活，叫我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神（《彼得前書》1:17、21，2:11）。

福音不只是一要傳到散居的群體，滲透散居之民，更從散居之民延展到地極，無論在近處或遠處，都成為祝福的群體。我們怎樣鼓勵被逼分散神的子民從受害者的心態轉化為祝福者的心態？

## 4. 尼希米

### 4.1 敬畏神的名

尼希米從異邦書珊城的宮中，領受召命，回到家鄉耶路撒冷，重建城



牆。尼希米在行政策劃上顯出他的長項，但更重要的是他屬靈的品格。他得知那些被擄歸回、剩下逃脫的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聖經》提到他六個回應行動：聽見、坐下、哭泣、悲哀、禁食、祈禱（《尼希米記》1:4）。他回去耶路撒冷，是爲了神的名的緣故。他禱告神：「主啊，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祈禱和喜愛敬畏你名眾僕人的祈禱，使你僕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尼希米記》1:11）他敬畏神，堅守聖潔的生活。「在我以前的省長加重百姓的擔子，每日索要糧食和酒並銀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們的僕人也轄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這樣行。」（《尼希米記》5:15）

彼得吩咐散居的信徒，要作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因那召我們的既是聖潔，我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當存敬畏神的心度我們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前書》1:14-17）。不跟從人的情慾，不隨從外邦人的心意，離開行邪淫、惡慾、醉酒、荒宴、群飲並可惡拜偶像的事（《彼得前書》4:3）。

報告顯示自 2021 年最少十五萬人從香港移民到英國，他們的第二代要融入當地的社會，接受當地文化的薰陶。我們怎樣幫助在移民潮下的年青一代繼續敬畏神，跟隨以聖經為本的價值觀？

## 4.2 心靈的重建

尼希米回歸，如以斯拉一樣，重建的不只是聖殿和城牆，亦重建人的心靈，重建神的群體。城牆修補在五十二天內完成（《尼希米記》6:15），但人心靈的重建仍在延續。第九章記載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聚集禁食，頭蒙灰塵，認罪悔改（《尼希米記》9:1）。「但我們的列祖行事狂傲，

硬著頸項不聽從祢的誡命，不肯順從，也不記念祢在他們中間所行的奇事，竟硬著頸項，居心悖逆，自立首領，要回他們為奴之地。」（9:16-17）「他們得平安之後，又在祢面前行惡。」（9:28）尼希米帶頭，還有眾祭司，利未人都在神面前立約，遵守神一切的誡命、典章、律例（9:38, 10:29）。

無論是散居之民，還是海歸回國的，我們的使命是要建立敬虔的群體，一起禱告，認罪，悔改，委身，好像以斯拉、尼希米重建心靈，重建屬神的群體。

### 4.3 眾志成城

尼希米回耶路撒冷，王派軍長和馬兵護送他，但他保持低調，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裡住了三日，夜間起來巡查城牆的情況，然後對百姓說：「我們所遭的難，耶路撒冷怎樣荒涼，城門被火焚燒，你們都看見了。來吧，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尼希米記》2:17）百姓就回應說：「我們起來建造吧。」（2:18）於是他們奮勇做這善工。《尼希米記》第三章記載了四十二段的城牆需要修補，也記載了四十一個名字和家庭參與重建的工程。<sup>11</sup> 包括祭司（《尼希米記》3:2），做香的

重建不單是領袖的責任，需要神的子民共同的參與。華人散居各地，最少五千萬華人分佈在中國境外的一百八十個城市。當中有不少基督徒，也有很多專業人士。我們怎樣動員華人基督徒散居之民，共同承擔神給我們的使命？華人教會“城牆的缺口”在哪裏？哪裏需要修補？

11 Yamauchi, E. M. (2010). Ezra and Nehemiah. In T. Longman III & D. E. Garland (Eds.),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1 Chronicles–Job, Revise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0), Vol. 4, 480.



(3:8)，銀匠(3:8、31)，商人(3:31)，也有家庭的參與(3:12)。他們眾志成城，完成重建的工程。

巴拿巴是猶太裔的僑民，生在塞浦路斯，回流到耶路撒冷，神卻大大使用他，鼓勵安提阿的信徒，勸勉眾人立定心志，恆久靠主。巴拿巴看見神的工作，看見事奉的機會，看見保羅的潛力，邀請他一同參與神的工作(《使徒行傳》11:19-26)。

世界華福中心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 連接、促進、共創。華裔華人跨代結連，俯伏敬拜，整裝待發。祈願世界華福成爲今天的巴拿巴，連接散居的華人基督徒，承擔宣教的使命。

#### 4.4 能夠說不

面對敵人的威逼、恐嚇、嘲諷、誣告，尼希米以禱告的心，辨別的靈來回應。第六章記載敵人參巴拉和基善想害尼希米，打發人來見他說：「請你來，我們在阿挪平原的一個莊村相會。」(《尼希米記》6:2) 尼希米回應說：「我現在辦理大工，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見你們呢？」(6:3) 他們這樣四次打發人來見尼希米，他都如此回答他們。參巴拉知道尼希米不落入他們的圈套，就寫信給王誣告尼希米，說他要造反。敵人要使尼希米和百姓懼怕，尼希米以禱告回應：「神啊，求祢堅固我的手。」(6:9)

面對敵人的威脅，需要敬虔、勇氣、辨別、智慧、堅韌、剛毅，在應該的時候說不。

彼得勸勉散居之民，務要謹守、警醒抵擋魔鬼，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它(《彼得前書》5:7-8)。我們要向魔鬼說不！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信徒，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歡喜，因為我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我們在他

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彼得前書》4:12）。

讓我們在禱告中記念在世上散居、經歷苦難逼迫的眾弟兄姊妹，在需要的時候，他們能夠有勇氣說不（《彼得前書》5:9）。

### 三、分散與聚集——屬靈的家

彼得寫信給散居的信徒，兩次提到他們是寄居，是客旅（《彼得前書》1:17, 2:11）。這些散居之民，離開了家鄉，其中一些因為逼迫有家歸不得。然而，彼得不是抱著一個消極的態度來面對挑戰困難，更加不是鼓勵散居的信徒被動地等待耶穌的榮耀顯現，預備面對神的審判（《彼得前書》1:7, 4:17, 5:4）。

#### 1. 尊貴的身份

當時散居的猶太人面對逼迫、歧視，彼得提醒他們，因為神的憐憫，他們有一個新的身份，他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做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彼得前書》2:10）。在地上有一個屬靈的家，他們來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成為神家的一份子（《彼得前書》2:5, 4:17）。他們再不是有家歸不得，無根的一群，無論是分散，是聚集，他們都是神家的一部分。他們重拾尊嚴，因為在神的眼中他們是寶貴，被揀選的一群（2:4），因信蒙神能力保守（1:5），再不是被邊緣、藐視、流離的一群。

#### 2. 光榮的使命

而且，這個屬靈的家有神賜予的使命，他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他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書》2:9）。他們的身份再不是由



民族或地域來釐定，他們是君尊的祭司，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耶穌基督的僕人，他們沒有屬世的權柄，卻帶著耶穌基督的權柄。他們的使命是宣揚拯救他們的主耶穌基督。

這些散居的人屬於耶穌基督，被揀選（《彼得前書》1:2），重生（1:3），有活潑的盼望（1:3），有喜樂（1:6），有不能朽壞、不能衰殘、天上的基業（1:4）。他們在地上是寄居，是客旅，但有尊貴的身份，有無比光榮的使命，他們不是沒有根的一群，乃屬於一個屬靈的家。

無論是分散或聚集，我們都是有使命的一群。散居之民不再只是福音的對象，乃是福音的精兵。那賜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裡召我們，也必親自成全我們，堅固我們，賜力量給我們（《彼得前書》5:10）。



## 第五章

# 從離散到重塑的使命旅程

董家驊

### 前言

在全球化浪潮與世局動盪的交織下，越來越多華人基督徒身處「離散」的現實：離開原鄉，落腳異地，於文化張力與信仰實踐中掙扎前行。面對這樣的處境，《耶利米書》第 29 章 1 至 14 節，雖記述古代以色列民被擄的歷史，卻深深呼應今日華人基督徒的離散旅程。本文將從神學與實踐層面，探索此段經文如何啟發我們重塑離散中的身份、使命與盼望。

《耶利米書》29 章 1 至 14 節記載的是以色列百姓被擄到巴比倫後，上帝透過先知耶利米對離散百姓的話語。乍看之下，這段話似乎離今日華人散居各地的群體很遙遠，但仔細想想，這段歷史所揭示的內容，卻與我們今天的生活有著深刻的連結。

如同當年的以色列人一樣，我們許多人也經歷著各種形式的「離散」，離開家鄉、離開親人、離開熟悉的文化，在陌生的土地上尋找新的生活。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耶利米書》29 章對身處「離散」旅程的華人基督徒有何重要的意義。

### 一、離散的經歷，瓦解我們所熟悉的舊世界，邀請我們在未知中經歷上帝

當我們談論「離散」時，往往伴隨著一種失序感：熟悉的語言不再適用、日常的節奏被打斷，甚至連過去所倚靠的身份認同與社會地位，



也瞬間崩塌，在新的土地上需要重新開始。這種經歷，不只是以色列人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的歷史敘述，更是今日散居在世界各地人們的共同處境。

《耶利米書》29章揭開了一幅極具張力的圖景：被擄的上帝百姓之處境，不只是身處在敵對帝國中等待拯救的「救贖視角」，也能以被上帝差派住在其中的「使命視角」來理解。面對國家的敗亡，上帝呼召祂被擄巴比倫的百姓，在那地要生養眾多，並為那城尋求平安。這段經文所帶出的神學張力是：看似被動的離散，其實隱含著上帝主動的呼召和作為。

藉著離散的經歷，上帝瓦解了人們所熟悉和努力想抓住的「舊」世界，這不單是為了審判和導正，更是為了重塑和新創造。上帝百姓的離散拆穿人們心中許多虛假的倚靠：民族的優越感、物質與制度的安全感以及對生活掌控的幻覺。在《耶利米書》29章中，我們看到一個「指認和破除偶像」的過程：上帝的百姓從仰賴自己的計畫，被迫轉而學習單單依靠那位「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的上帝（《耶利米書》29:11）。

以色列百姓被擄的敘事，在某種程度也呼應了以色列先祖亞伯拉罕的敘事以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敘事。《創世記》12章中，上帝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這是一個主動的離散（proactive diaspora），是「為要成為祝福」的差遣（be blessed to bless）。從掌控到降服，從固守到被差。《出埃及記》則記錄了上帝如何移動祂的百姓，從為奴之地進入應許之地，成為祭司的國度。不論是亞伯拉罕的移動、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移動、或是猶大亡國後上帝百姓被擄的經歷，都邀請我們不只從當下的移動事件來理解上帝百姓的身份，

更是從上帝在整個救贖歷史的作為來理解當下。

這對今日的散居世界不同地區的華人教會而言，提醒我們「離開」不只是地理意義的位移，更是心思意念轉化的旅程。許多人因政治和社會動盪而被迫離開原居地，流散雖然可能是出於無奈、被迫與被動，卻可能轉化為信仰的重塑與召命的更新，並從上帝的行動來重新理解移動的意義。

## 二、流散的經歷，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終極身份認同

《耶利米書》29章所描述的情境，也是關於身份認同的更新。被擄到巴比倫的以色列人，不再是聖殿的守護者、應許之地的耕耘者。他們被迫面對一個現實：寄居在異教文化與政治權勢下，被迫離開他們認知中的應許之地，此時此刻到底何為「上帝的百姓」？

耶和華透過耶利米對這群離散的流亡者說：「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着得平安。」（《耶利米書》29:7）這句話的顛覆性，在於它拒絕了兩個極端：一方面不是完全融入寄居地的文化（失去信仰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也不是完全隔絕拒絕與寄居地的文化互動（築起宗教的圍牆）。上帝呼召祂的百姓「帶著原有的身份，進入新的處境」。

這是一種「雙重身份」的呼召：既是「上帝的百姓」，也是為那城求平安的「鄰舍」；既是上帝的子民，也是世上的寄居者，同時也是他人的鄰舍，被呼召去祝福和服事那與我們住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他者。真正的身份認同，並不是固守過去的文化記憶，而是活出上帝所賜的新使命。在流散之地，他們被召轉向他者，成為那地的祝福。



對今日散居全球的華人基督徒而言，我們要問自己：散居是否讓我們更黏滯於過往的身份（例如語言、文化、階級），更努力去保存自己的文化，還是讓我們轉向那位仍然掌權的上帝，以嶄新的眼光看見我們的過去，是回應上帝使命的恩賜？華人教會的「華」，到底是我們的「身份認同」，還是我們回應使命的「恩賜」？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利米書》29:11）這段應許並不是虛無飄渺的安慰話語，而是從「終末」視角回望當下的召命。上帝容許以色列人從建構民族國家的野心中被拆毀，是為了喚醒他們領受的真正呼召——成為萬國的祝福（《創世記》12:3）。

巴比倫城作為新的寄居之地，既不是迦南美地，也不是應許之地，更不該成為我們最終安身立命的盼望所在。我們的盼望不在新的寄居地，而在上帝的掌權中，學習將生命「賭」在上帝的恩典與應許之上。

### 三、更新有限的豐盛想像——實踐使命的群體重塑

離散的子民，面對的不僅是空間上的移動，更是世界觀與價值觀的碰撞。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基督徒出於不同的「動機」而移動。天主教神學家 William Cavanaugh 指出，在當代全球人口移動的現象中，若以「動機」來區分，大致可區分為三種身份：觀光客、移工與朝聖者。

「觀光客」的移動，是為了尋求更豐富的感官刺激與個人滿足，是一種對「更讓人興奮生活」的追求（for a more excited life）。「移工」的移動，則是為了逃離原來居住地的困境，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for a better life）。「朝聖者」的移動，則源於一種回應神聖呼召的渴望，是為了「愛神、愛人」而移動，目的是參與上帝國度的拓展（for God's calling

and love for others)。<sup>1</sup>

這提醒我們，身為離散的上帝百姓，我們的移動，所追求的到底是什麼？是在尋求安逸生活？是在搜集各種生活與文化的體驗？還是因著愛上帝與鄰舍，而選擇移動？

Cavanaugh 同時指出，在全球化的移動脈絡下，還有一群人的停留，不是因為走不了，而是選擇留下，他稱為「修士」(monk)。修士自己不離開修道院，但卻款待路過的朝聖者，成為祝福他人的所在。這讓我們重新思考教會的角色：不是只有被差派出去的才是宣教士，願意在原地成為「款待者」的教會與信徒，同樣是在實踐大使命。

真正的議題，其實不是要移動，還是要停留，而是我們「為何」移動，或為何選擇留下？這些問題深深挑戰我們對「豐盛生命」的理解與想像。人之所以願意跨越地理、文化、語言的邊界，是因為在某個意義上相信：這樣的行動，會帶來更豐盛、更有意義的生命。然而，聖經提醒我們，豐盛生命不在於地點的改變，而在於使命的實踐。當我們問「為何移動？為何停留？」其實是在問：我們所理解的「豐盛生命」，是否與上帝對我們的心意一致？

《耶利米書》29 章提供我們一個關鍵視角：在被擄之地的以色列人，滿懷著「快快回家」的盼望，但上帝透過先知對他們說：「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養女。在那裏生養眾多，不致減少。」（《耶利米書》29:5-6）這是一種對豐盛生命的全新理解：不是回到過去的榮耀或熟悉，而是在異地的當下，活出與上帝同工的使命。換言之，豐盛生

---

1 William T. Cavanaugh, "Migrant, Tourist, Pilgrim, Monk: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a Global Age," *Theological Studies* 69, No. 2 (2008): 340-356.



命既不在於「地點的回歸」，也不在於「遷徙的自由」，而是在上帝所安置我們所在之處，回應上帝賦予我們的使命。

Cavanaugh 所談的三種移動和一種停留，在人生旅程中不是固定的，而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以《舊約聖經》中的約瑟為例，他從集三千寵愛於一身能任意移動的「觀光客」，被迫淪為流落他鄉的「移工」，到成為落地生根的「接待者」，最後在接待出賣他的哥哥時終於看到上帝的旨意和托付，選擇饒恕，成為「朝聖者」而繼續他的移動旅程。

這樣的轉變，不僅是個人的，也可能發生在群體中。從整本聖經來看，新的生命總伴隨新的使命。這使命不再以民族為中心，不再以「我們的語言、文化、地位」為界線，而是以「彼此祝福、成為在地人的祝福」為核心。

#### 四、交換禮物——全球散居華人教會的相遇與共創

五十年前，華福運動開始之初，抱持著一個異象，就是華人教會的存在，不是單為自己的族裔，而是為了回應上帝的使命。世界華福中心的第一位總幹事王永信牧師曾寫到：「華福運動最終目標是全球歸主，在差傳方面也推動教會作超越文化的工作。但我們需要有一個起點作開始。華人的『華』字，對華人是一股很有拉在一起的力量，我們不是一直『華人、華人』地下去，而是拿來作起點。我們必須有一個攤頭陣地，火箭需要有發射台，『華人』是發射台，從這起點我們推動教會增長、差傳工作、超越文化的工作及籌辦研討會等。」<sup>2</sup>

從華福運動初始，匆匆五十年過去了，隨著時間的發展，各地的華

2 武從文、夢里：《華福運動的創始、宗旨、活動——王永信牧師訪問記》，《今日華人教會》，1985年三月號，22-24頁。

人教會也發展出不同的特色。如今面對充滿未知的局勢，華人教會在不同地區的多元性，或許正是上帝賦予的不同恩賜。恩賜，從來就不是為了拿來比較的，而是用來建造彼此、回應使命的。

我們今日聚集在此，探討在今日這時代散聚宣教對華人教會的意義，我想分享三個影響過去幾年我在華福運動中推動各樣事工背後的心態，我相信這也對散聚宣教的實踐有重要的意義：

### 1. 深信「上帝掌權」 God is in charge

教會很有未來，因為未來在上帝的手中；教會作為上帝的家、基督的身體、聖靈的殿，她的未來是充滿盼望的！真正的問題不是教會是否有未來，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心意更新而變化，成為上帝手中未來教會的一份子。福音提醒我們：上帝的國近了！教會的責任，不是在這世上建造上帝的國，而是成為那將要來上帝國的見證者。最終改變這世界的是上帝的大能，而不是教會自己的能力。

### 2. 承認「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面對未來，我們必須承認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當我們願意承認「我不知道」時，我們就謙卑下來，開始向上帝敞開自己，也向在基督身體裡的其他肢體敞開，朝向「心意更新而變化」的恩典旅程前進。福音提醒我們：上帝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能力高過我們的能力，因此承認自己有所不知，是對上帝全然信靠的自然展現，也驅使我們不斷尋求上帝，同時珍惜彼此的差異！

### 3. 坦承「我需要你」 I need you

不論是現在，還是未來，我們每一個人和群體都領受了從上帝來的



獨特恩賜，在上帝的使命中能有所貢獻和參與，但也都需要彼此。當我們聚集時，不是為了誇耀自己所領受的，而是願意拿出我們所領受的「交換禮物」，成為彼此的祝福！福音提醒我們：我們領受了各樣恩賜，能參與在上帝的宣教使命中，本身就是恩典！

不同地區華人教會的特色與潛力，彼此之間不是競爭關係，而是互補成全的夥伴關係。這種夥伴關係不以資源多寡為衡量的標準，也不是由單一中心主導的單向輸出，而是被上帝呼召進入成全捨己的夥伴關係（sacrificial partnership）。

**台灣的教會**，身處以華人和華語為主體社會，擁有高度表達福音的自由。台灣的華人教會，因著自由的學術與言論環境，以及相對健全的神學教育體系，有潛力成為世界各地華人教會的「研發中心」，為神學思維、教牧實踐、門訓策略等面向提供多元資源。此外，台灣教會的媒體事工也逐漸成熟，不僅能製作具文化深度與福音視野的內容，更能支援海外的華語宣教工場，特別是那些處於較多限制環境中的信徒群體。

**香港的華人教會**，在過去幾年經歷政治與社會的劇烈變動，被迫走向一條深刻的信仰更新與實踐之路。在這樣的壓力與挑戰中，教會展現出非凡的創新能力，也更深刻地反思「什麼是福音的核心、什麼是信徒的見證」。雖然外在條件限制增多，但香港教會過去累積的宣教經驗，特別是對宣教事工的動員與資源整合，仍然是華人教會實踐大使命不可或缺的寶貴資產。同時，散居世界各地的香港信徒群體，因著近年的移民潮，成為北美、英國、澳洲等地華人教會更新的重要推手。

**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地的華人教會**，過去幾年因香港移民潮而面對新的挑戰與機會。許多原本穩定、結構成熟的教會，因著新移民的加入而打破原有框架，開始思考如何牧養文化背景與屬靈經歷都

大不相同的信徒群體。這樣的震盪促使教會在體制、敬拜、門訓、領導架構等方面做出回應，也讓新舊世代之間展開更多深度對話。這些教會成為「多元文化交會處」，在跨文化與代際對話的磨合中，蘊藏著更新既有教會生態的可能。

**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教會**，特別是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長期以來就在多元族群與宗教交織的環境中生存與發展。他們擁有高度的文化適應力，也熟悉在敏感地區中有智慧地實踐宣教行動。因此，這些教會發展出具實踐性且策略性的跨文化宣教模式，對於其他華人教會而言，是極具啟發性的學習對象。

**美國的華人教會**長期扮演著西方與亞洲宣教運動之間的橋梁角色。許多早期的華人移民教會已經發展出多語言、多代際的牧養結構，而第二代與「1.5代」的華人信徒也逐漸走上牧養與領導的崗位，甚至回過頭祝福在亞洲的教會。許多在美國的華人教會不再只專注於華人事工，而是積極投入普世教會、城市更新、種族和解等議題，並且以跨文化的眼光看待宣教與教會未來。這樣的跨文化背景，使他們能在資源、視野與人際關係上成為亞洲教會與西方教會的重要橋樑。

**歐洲的華人教會**則有其獨特的潛力。許多在歐洲的華人教會由基督徒商人所建立，分布於歐洲主要城市，與當地社群有實質連結。歐洲的地理位置臨近中東與北非，使得華人教會有機會參與穆斯林世界的宣教行動。同時，第二代與「1.5代」的華人信徒普遍語言能力強，不僅精通華語，也能自在使用當地語言與文化溝通，使得他們在歐洲的多元文化處境中擁有特殊優勢。

這些地區性的潛力與特色，讓我們看見：各地華人教會之間的連結，重點不是競爭比較，也不當只是停靈在複製學習彼此的事工模式，而是



透過文化與語言的相近性作為對話的起點，彼此交換上帝所託付的禮物，促進個人、群體與事工的更新。當不同地區的華人教會不以彼此為「市場競爭者」，而是視彼此為「國度的禮物」時，這樣的連結本身就是福音的展現——在基督裡彼此接納和配搭。

## 結語：從流散到重塑——回應上帝在散聚中的召命

《耶利米書》29 章的信息，挑戰我們從一個全新的神學視角來看待人口的移動。從亞伯拉罕的主動流散，到以色列被擄的被動流散，再到現今全球華人教會的散居圖像，上帝的作為始終如一：祂瓦解我們對掌控的依賴，邀請我們信靠；祂讓我們重新定位身份，恢復使命；祂挑戰我們更新對豐盛的想像，並彼此成為禮物。今天的散聚華人教會，正站在一個轉捩點上：是選擇成為安逸的觀光客，是追求提升物質生活的移工，還是成為積極回應上帝使命的朝聖者，甚至成為接待他者的停留者？我們在移動的過程能否走出自我本位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以嶄新的眼光來看待個人和群體的移動旅程如何被邀請加入上帝的使命行動中，並與來自不同地區的信徒建立彼此成全捨己的夥伴關係（sacrificial partnership）？教會的未來是大有盼望的，因為未來在上帝的手中。真正的問題不是華人教會有沒有未來，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心意更新而變化」，成為上帝手中那未來教會的一分子！



## 第六章

# 洛桑運動對華人散聚宣教的影響

譚文鈞

### 引言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人口流動與散聚現象日益普遍，為全球宣教帶來前所未有的契機與挑戰。自 1974 年成立以來，「洛桑運動」（Lausanne Movement）持續推動全球教會深入參與普世宣教，尤其在近年來提出「散聚宣教」（Diaspora Mission）的神學框架與實踐模式。對華人教會而言，洛桑運動不僅拓展了宣教視野，更深刻地影響了華人散聚宣教的策略與實踐。本文旨在分析洛桑運動對華人散聚宣教的影響，探索其神學視角、全球性合作及未來發展方向。

### 一、洛桑運動與華人散聚宣教的神學視野

#### 散聚宣教的神學意涵

洛桑運動自 1974 年成立以來，致力於推動全球教會共同參與普世宣教，特別強調散聚群體在全球宣教中的重要角色。洛桑文件如 2010 年的《開普敦承諾》（The Cape Town Commitment）指出，人口流動並非偶然，而是上帝主權計畫的一部分，具有深刻的福音意義（《使徒行傳》17:26-27）。散聚群體不僅是福音的潛在接受者，更應被視為宣教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



## 「全球在地化宣教」的興起

洛桑運動提出「全球在地化宣教」（Glocal Mission）的理念，呼籲教會同時回應本地與全球宣教需求（《使徒行傳》1:8）。在全球化的時代，移民現象使得本地城市社區，例如多倫多，成為多元文化的交匯點，教會需要在本地積極服事散居群體，並透過他們聯繫原居地，實現福音使命的全球擴展。華人教會由於其全球性的移民網絡，天然具備推動這一宣教模式的獨特優勢，可透過跨國連結更有效地推動普世宣教。

## 「移動中的族群」與「動態的神」

洛桑運動 Sam George 博士的主張「移動中的族群」（People on the Move）與「動態的神」（*Motus Dei*）理念，對華人散聚宣教具有重要啟發。「移動中的族群」指出全球人口流動不只是社會現象，更是神學課題，強調聖經中的移民、散居與重聚，皆展現神的救贖歷史。這促使華人教會重新思考散居華人不僅是福音對象，也能成為宣教主體。「動態的神」則強調神的宣教行動是不斷移動的，教會應與神同步，由靜態機構轉向動態運動，特別在散聚環境中建立靈活而具文化敏感度的宣教模式，如雙語崇拜、家庭聚會與線上平台。這兩個理念共同鼓勵華人教會走出僑民牧養的框架，進入跨文化宣教實踐，更促進華人教會在神學教育上納入散聚神學、在策略上與當地教會合作、並在實踐上採取多語與文化融合的方式。

## 「散聚宣教學」影響華人宣教實踐

華人宣教學者溫以諾博士的「散聚宣教學」（Diaspora Missiology）是在洛桑運動中孕育的重要神學理念，對華人教會的宣教實踐產生深遠影響。溫博士強調，全球移民現象是神在歷史中的主權作為，散居群體

不僅是福音的對象，更是神所預備的宣教資源與參與者。他提出四種宣教模式：向散居者宣教、藉散居者宣教、由散居者宣教、與散居者聯合宣教，幫助華人教會從同文化牧養轉向更廣闊的跨文化與全球宣教視野。這些模式使華人教會能靈活因應不同族群與文化環境，發揮散居身份的優勢。此外，溫博士推動「教會即差會」的觀念，促使華人教會主動差派信徒參與普世宣教，也積極培育具跨文化素養的領袖。溫博士曾在多間神學院推動散聚神學教育，並透過洛桑散聚網絡建立全球合作平台。「散聚宣教學」不僅讓華人教會認識自己的宣教使命，更促使其在全球宣教運動中成為連結多元文化、推動轉化的關鍵力量。

### 華福運動的回應與行動

作為洛桑運動的重要合作夥伴，世界華福運動（CCCOWE Movement）近年來積極響應散聚宣教的呼召，致力於推動全球華人教會的普世宣教參與。透過舉辦國際性宣教會議與研討會，華福運動持續倡導「散聚群體即宣教群體」的觀念，鼓勵華人基督徒在散居之地積極參與跨文化福音事工。華福亦特別關注培育具有雙語能力和跨文化視野的年輕世代領袖，使他們成為連結全球與本地社區的福音橋樑。

洛桑運動所提出的散聚宣教神學視野，深刻啟發了華人教會在全球化時代中的宣教使命，使其更清晰地認識到自身在普世宣教中的角色與責任。根據在非洲服侍的宣教學者龔文輝博士在《超越的使命：華人散聚宣教》這書中估計目前全球華人宣道士參與跨文化宣教的約有 4,000 人，期待散聚宣教能進一步推動普世華人教會積極回應全球宣教的挑戰與機會。



## 二、洛桑運動促進的全球合作與華人教會參與

### 跨文化合作與夥伴關係建立

洛桑運動積極推動全球教會跨文化合作，透過國際論壇、宣教會議和線上研討會，建構起全球教會交流的平台。華人教會積極參與這些全球性活動，與非洲、南美洲、中東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教會建立夥伴關係，共同推動跨文化福音事工。例如北美華人教會透過與非洲教會合作，推動當地社區發展項目，包括醫療、教育與青年培訓，藉此見證基督的愛與公義。

### 全球南北教會協作

洛桑運動強調全球南北教會間的協作，鼓勵資源相對豐富的教會支持資源較為匱乏的地區，同時尊重當地的文化特性與自主性。華人教會積極響應此理念，透過洛桑散聚宣教網絡，與東南亞、非洲及拉丁美洲教會展開深度合作，提供神學教育資源、宣教培訓及社區服務，並從當地教會的經驗與智慧中汲取學習。

### 線上合作與數位網絡擴展

洛桑運動提倡善用數位技術，發展豐富的線上資源與平台，包括全球散聚宣教論壇、虛擬會議及線上研討會，促進即時資訊交流與資源共享。華人教會積極參與這些線上活動，透過數位平台建立全球性連結，尤其在疫情期間，更深化了全球華人教會與普世教會間的數位合作。例如華人教會透過參與加拿大華福舉辦蒙古及東歐羅姆人的線上宣教會議，探討後疫情時代的宣教新策略與社區關懷實踐，推動全球教會聯合行動。

## 華福運動的協作推動

作為洛桑運動的重要合作夥伴，華福運動積極推動全球華人教會參與散聚宣教，特別透過國際會議、地區性諮詢會和宣教論壇，加強華人教會對普世宣教使命的認識與行動力。例如 2023 年 10 月 2 日，世界華福中心（CCCOWE）在疫情後籌辦多時的全球華人宣教峰會終掀開序幕。為期四天的峰會主題為「散居·匯聚·火炬」，全球華人教會逾 230 位領袖與代表齊聚台灣桃園，為回應普世宣教的使命而聚集。加拿大華福（CCCOWE Canada）於 2025 年 4 月 22-25 日在多倫多正式成立華人散聚網絡（Chinese Diaspora Network, CDN），首屆策進會議主題為「華人散聚與全球福音契機」，透過議題討論、資源共享、領袖裝備與區域協作，進一步促進全球華人教會在散聚宣教中的合作與策略整合。

洛桑運動促進的全球合作模式已深刻影響華人教會的宣教實踐，華人教會不僅參與其中，更扮演著重要的橋樑角色，透過跨文化合作、全球協作及數位聯結，回應普世宣教的挑戰與契機，持續推進上帝的國度使命。

## 三、未來展望：深化華人散聚宣教的策略

### 深化神學教育與領袖培育

華人教會未來應深化神學教育，從單一文化視角轉向多元文化框架，積極培養具備神學深度與文化敏感度的跨文化領袖。透過設立跨文化宣教專題課程、跨地區的領袖培訓計畫及實踐性的短期宣教活動，使新一代宣教領袖能夠更有效地面對全球移民與文化多元化的挑戰。同時，教會應特別關注第二代、第三代年輕領袖的靈性塑造與跨文化能力培養，



透過門徒小組、青年營會與屬靈操練課程，為教會的長遠發展奠定穩固的領袖基礎。

### **強化全球合作與網絡建構**

華人教會應持續深化與洛桑運動、華福運動等國際宣教機構的策略性合作，透過參與國際性論壇、跨文化培訓與全球宣教資源共享平台，建立更加穩固且深入的跨文化合作網絡。教會可透過跨國宣教聯盟與亞洲、非洲、歐洲及美洲教會建立長期的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推動跨文化宣教與社區發展項目。數位化宣教網絡的建設亦將是未來的重要趨勢，透過線上研討會、虛擬論壇及全球祈禱會，使全球華人教會能即時交流資訊，推動全球性的宣教協作。

### **創新宣教模式與回應社會需求**

未來華人散聚宣教需積極回應社會變遷與全球化帶來的新挑戰與機遇。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為福音宣講提供新平台，華人教會可持續開發線上福音事工，設立多語言數位頻道，透過社交媒體、直播、Podcast 及線上課程，吸引更多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群體參與信仰對話。同時，教會也應積極回應社區需求與社會挑戰，包括貧困、心理健康、種族和就業問題等，透過社區服務事工和公益行動彰顯基督之愛，實踐信仰與社會責任的整合。

### **提升跨代連結與文化融合**

在未來發展中，華人教會需更加積極地推動跨代融合與文化整合。透過建立家庭導向的門徒訓練課程、跨代團契及文化交流活動，增進不同世代間的溝通與理解。教會亦需積極培育多元文化教會模式，發展雙

語崇拜、跨文化敬拜活動，使教會成為文化和諧共處的縮影，進一步打破族群藩籬，建立具有跨文化影響力的信仰共同體。

未來華人散聚宣教將在洛桑運動和華福運動的策略引導下，深化跨文化神學教育、推動全球協作網絡、創新宣教模式及促進文化融合，全面提升教會的全球宣教參與度與影響力，積極回應上帝對散居群體福音宣講的使命。

## 結論

洛桑運動透過其創新的散聚宣教視野，啟發華人教會重新審視全球移民與福音傳播的密切聯繫，使華人教會由傳統的僑民事工逐步轉型為具有跨文化和全球視野的宣教共同體。華福運動積極回應洛桑的號召，強調散聚群體不僅是福音的接受者，更是積極的宣教主體。未來，華人教會需進一步深化跨文化神學教育、強化全球合作網絡、創新宣教模式，並積極推動跨代連結與文化融合，全面提升宣教參與的深度與廣度，努力回應神在當代散聚群體中的福音使命，為普世教會的共同使命做出重要貢獻。

## 參考內容

1974年，聖靈感動70餘位華人教會領袖於「洛桑世界福音會議」領受「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的異象，發起「世界華人福音運動」（華福運動）。他們運用諸般恩賜，承擔傳福音至地極的責任；經過積極籌備，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於1976年在香港召開，同年成立「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世界華福中心），推動各地華人教會回應基督的大使命。有關世界華福中心及加拿大華福的詳盡介



紹，可參考網站 <https://cccowe.org/aboutus> 及 <https://cccowe.ca/about-us/>。

## 參考文獻

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The Cape Town Commitment: A Confession of Faith and a Call to Action*.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11.

Lausanne Movement. *Scattered to Gather: Embracing the Global Trend of Diaspora*.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10.

Wan, Enoch.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Portland, OR: Institute of Diaspora Studies, 2011.

George, Sam. *People on the Move*. 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 70. Global Diaspora Network, 2024.

龔文輝：《超越的使命：華人散聚宣教》，Paradise, PA：基督使者協會，2022年。



## **第二部：論文發表**

### **PART II. PAPER PRESENTATIONS**







## 第七章

# 從聖經之散居神學看近代散居華人教會的 普世宣教事工

林日峰

### 前言

《舊約》中有許關於「寄居者」(Visiting Strangers)的歷史，記載了以色列個人或民族因各種的原因而離開家鄉、散居(Diaspora，意思是分散/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經歷。然而，這些在《舊約》中所記載的事件不單是人間層面的故事，更是上帝在他們當中如何運行的事件。這種散居寄居者的遭遇和反思的傳承，不僅影響了猶太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更影響了猶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屬神之族群身份的認同。<sup>1</sup>在《新約》中，它不僅記載了猶太人散居(Diaspora)緣何成為寄居者的歷史與身份，在上帝的運行和掌權中，《新約》也將這些名份與經歷轉移至猶太人或外邦基督徒的個人或教會群體，成為其新的屬靈名份與信仰經歷。<sup>2</sup>

目前聯合國流動人口數據指出，2020年世界上約有2.81億國際移民，相當於全球人口的3.6%。<sup>3</sup>截至近期，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總數已高達4600萬人，成為全球最大的散居族群！難怪眾多學者，包括經濟學家、

1 參考 Tuvia Zaretsky: 《猶太人的散聚》，編輯室譯，《大使命双月刊》，第94期，2011年10月，11頁。

2 Jason Lim, *The Trials of the Elect Visiting Strangers and Resident Aliens in 1 Peter* (Hong Kong: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05); Craig Tucker, "1 Peter—Aliens in Exile," *Perspective*, Vol. 1, No. 2 (1999).

3 參考「國際移民」，聯合國網頁，<https://www.un.org/zh/global-issues/migration>，2025年3月1日。

政治學者、人類學家及宗教研究專家，普遍認為這一龐大的華人群體將對全球經濟、文化產生重大及深遠的影響。<sup>4</sup> 因此，此文章期盼從《聖經》對散居之寄居者的記載中、並提供一些實際可行的例子，作為近代散居華人教會的宣教提供啟示和借鑒。

## 一、上帝在《聖經》之散居者中運行

### 舊約

猶太人的先祖亞伯拉罕是一位典型的寄居者，當他被上帝揀選後，順服上帝的旨意，帶領家人散居於上帝所應許的迦南之地。在《創世紀》二十二章 1 至 2 節中，上帝吩咐亞伯拉罕在摩利亞山上獻上他所愛的獨生子——以撒，之後上帝與他立約，應許透過他所命定的單一後裔（《創世紀》22:18），使萬國承受莫大的祝福！從亞伯拉罕的呼召到新約教會的建立，散居者始終是神國計劃中的關鍵器皿。亞伯拉罕那單一的後裔就是主耶穌，以後在摩利亞或耶路撒冷山上獻上自己，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將來成為萬國的祝福（《創世紀》12:1-3），並透過新約時代的使徒，使福音傳揚至外邦世界。

雅各（以色列）一家因饑荒遷往埃及，這是猶太民族最早移居國外的記載。在埃及，他們逐漸淪為奴隸。約瑟被賣並被迫流亡至埃及，卻被法老重用，成為上帝拯救以色列全家的英雄（《創世紀》37、39-50 章）。<sup>5</sup> 《出埃及記》記述了摩西如何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返回上帝所應許之地。儘管他們是被迫離散，然而上帝卻藉以往的環境（《創世紀》

---

4 龔文輝：《散居与华人教会宣教》，《使者杂志》，2018 年 11/12 月号。

5 基甸：《聖經裡的散居宣教》，2021 年 4 月 6 日，<https://behold.oc.org/?p=48103>。



45:5-8, 約瑟被賣到埃及的故事)成就祂的旨意。最終,以色列人回歸迦南,承受了上帝所賜的應許之地!

在公元前 586 年,猶太人被尼布甲尼撒王擄至巴比倫是猶太人歷史上最重要的散居事件之一(《耶利米書》29:4-7)。百姓被迫遠離耶路撒冷,但仍被上帝呼召在異地尋求和平。南國猶大被巴比倫帝國征服,耶路撒冷和聖殿遭毀(《列王紀下》25 章、《耶利米哀歌》),大批猶太人被擄到到巴比倫,七十年流離,其中是為了償以色列國和猶大國在 430 年中沒守七十個安息年的罪(《利未記》25:3-4;《曆代志下》36:20-21;《以西結書》4:4-6),標誌著猶太人歷史上的一次重大離散。<sup>6</sup>

以色列人已預定被擄以及 70 年後會回歸(《耶利米書》29:4-7),儘管身處外邦之地,這些散居的猶太人仍被呼召過敬虔的生活,成為上帝恩典的見證。雖然上帝的百姓即便身處異地,仍復命為當地的平安禱告(29:7),這反映出上帝對散居者的使命與期待。這一被擄歷史顯明上帝藉著「散」來管教,借著「聚」來召猶太人經歷順從的祝福。<sup>7</sup>

波斯帝國滅巴比倫後,波斯王居魯士(Cyrus)下令允許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以斯拉記》、《尼希米記》)。然而,在其尚未出現的 200 年前,已被上帝揀選將來會推翻巴比倫帝國(《以賽亞書》50:9),且秉行公義,釋放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以賽亞書》44:24-45:5、13)。<sup>8</sup>

如此看來,儘管散居看似懲罰,但在上帝的計劃中,它顯示上帝恩

---

6 然而,尼布甲尼撒王在還沒攻打猶太人之 100 年前,上帝已在《耶利米書》27 章 6 節就先預言這王會佔領列國;並且,在尼布甲尼撒王擄掠猶大國前,上帝已經在《耶利米書》25 章 11 至 12 節中就早已清楚交待了這個結局!

7 李定武:《神使人类分散的恩典》,《更新》,39 卷第 8 期,2013 年 10 月;轉載自龔文輝:《散居与华人教会宣教》,《使者杂志》,2018 年 11/12 月号。

8 其實,只有部分猶太人選擇回歸,許多人仍留在波斯帝國及其他地區,形成了更為穩定的散居社群。

典的管道，更是祂向外邦傳揚信仰的進程。例如，猶太人在流亡期間將一神信仰帶到外邦（參見《但以理書》、《以斯帖記》）。以斯帖在異邦的影響力，正展現了散居者作為上帝見證人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上帝也給予被擄到巴比倫的但以理一奇妙之「七十個七」的啟示，展開了上帝在末世期間要借著被膏者彌賽亞的死，帶給世人的救贖與世界的結局（《但以理書》9:26）。

## 新約

新約時期前後，猶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原因包括：（1）國與國之間的自由貿易（經濟因素）；（2）猶太人與埃及的歷史關係；（3）便利的國際通道；（4）寧願留在巴比倫或波斯的猶太人。<sup>9</sup>

到了新約時期，主耶穌卻自己「道成肉身」，降臨到世上，並「散居」在充滿罪惡的人間！<sup>10</sup>然而，沒想到的是，以後許多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和外邦基督徒卻成為了重要的橋樑，成為廣傳基督之福音的重要主角。

### （1）五旬節的多國人群

耶穌吩咐門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聖靈降臨，然後「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1:8）。「分散」一詞含有撒種的意思，可以說，主早已有心里預備，把祂的門徒「分散」去到各地，甚至「地極」，為主作見證！<sup>11</sup>《使徒行傳》第2章中，五旬節時來自各地的猶太散居者聚集在耶路撒冷，聽見福音的宣講，並帶回各自的居住地。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後，彼得和其余的門徒們在耶路撒冷

---

9 Jason Jit-fong Lim, *The Trials of the Christians as Elect Resident Aliens and Visiting Strangers in 1 Peter*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05), 63-67.

10 基甸：《聖經裡的散居宣教》。

11 廖少舫：《把握時代脈搏——散聚宣教的理念與實踐》，《宣教新世代》，吉隆坡：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2020年，98-100頁。



傳福音，積極事工，大批人悔改歸信！

## （2）散居之寄居者成為福音的渠道

按照《使徒行傳》記載，初期的教會曾在耶路撒冷很興旺，但司提反殉道後，保羅和猶太領袖開始逼迫基督徒（8:1），後者不得不離開耶路撒冷，逃難到其它省份。然而，雖然基督徒被逼散居到外地甚至外國去，那些散居各地之寄居者「無論往哪裡去，都傳講福音」（8:4），擴展了上帝的國度。福音不僅傳到撒瑪利亞，後來延伸到羅馬帝國之各省份，甚至前往羅馬帝國以外的地區（北洲、波斯灣一帶、阿富汗並印度地區）！因此，散居成為了宣教的起點。

## （3）保羅的宣教事工

保羅和他的同工曾在安提阿牧會，卻被主差到海外去傳道。保羅到羅馬帝國的各省份傳福音，他的宣教策略是從猶太人的會堂開始，進而向外邦人傳福音。保羅曾經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pluralistic context），這成為上帝預備他向外邦人傳福音的重要途徑。此外，他擁有羅馬公民的身份，使他能夠自由地往來於羅馬帝國境內，進入不同國家和民族之中。保羅在異邦城市建立教會，並利用羅馬帝國各地的猶太社區作為宣教的起點（《使徒行傳》13:46-49）。保羅還有一些散居的基督徒同工（如百基拉、亞居拉、呂底亞和亞波羅），也一起參與福音事工。另外，在羅馬帝國各城市也有不少的散居教會，都是與保羅一起侍奉的。<sup>12</sup>

## （4）《彼得前書》與《希伯來書》創新之屬靈的散居寄居者神學

此外，彼得在寫給散居信徒的《彼得前書》1章1節中，提到分散在各地的基督徒，並勉勵他們在異邦中堅守信仰，過聖潔的生活，以彰顯

<sup>12</sup> 基甸：《聖經裡的散居宣教》。

神的榮耀。不同於《舊約》（如《詩篇》39篇）較消極的「客旅與寄居者」的涵義，《彼前》以積極的涵義稱收信人為屬上帝之「客旅與寄居者」（《彼得前書》1:1, 2:11），象徵著屬靈上的散居者，同時也承載著天國的使命。《彼得前書》1章1節和2章11節提醒信徒，他們是屬於上帝且散居於世上的「寄居者」。這樣的身份也啟示華人教會，不僅要關注自身的文化歸屬，更應將視野拓展至普世，肩負起屬靈大家庭的使命。

《希伯來書》延續了《彼得前書》的神學主題，提醒信徒在世上的日子乃是散居的寄居者，同時也在奔走屬靈的天路歷程。事實上，《新約》中許多基督徒分散於羅馬帝國各地，而這「寄居者」的身份蘊含更深的屬靈意義：這兩卷書都強調，信徒真正的身份雖不屬於世界，卻應在上活出美好的生活見證（《彼得前書》2:11-12, 3:14-15）。

作為屬靈的散居寄居者，信徒就能擁有上帝之子民的身份！在《彼得前書》中，基督徒真正的身份是屬上帝的子民；然而，《希伯來書》強調基督徒是天上的公民。《彼得前書》強調基督徒的生命雖是短暫的，他們卻有永恆的救恩；然而，《希伯來書》強調地上只是暫居，世界並非永久的家鄉，他們的永恆歸宿乃是天上的家城！<sup>13</sup>可惜，不少現代基督徒已漸漸失去天上的視野，在不知不覺中把這個世界當作永恆的家鄉。

### （5）後續之早期教會之散居寄居者神學

《彼得前書》之寄居和客旅的神學觀，不但影響了《希伯來書》的作者，也影響了許多以後的早期教父：（1）羅馬的革利免；（2）哥林多的戴爾尼修主教（公元170年左右）；（3）公元二世紀《致丟格那妥書》；（4）公元三世紀初的早期教父俄雷根；（5）公元四世紀著名的神學家奧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一書中也提出了教會作為寄居朝聖者的神學概念）。

---

13 Jason Lim, 73.



## 二、近代華人散居的現象與分佈

自 19 世紀以來，因經濟、戰爭、政治等因素，大量華人移居東南亞、北美、歐洲及大洋洲。經濟移民與勞工流動：（1）19 世紀中期至 20 世紀初，大量華人因經濟壓力、戰亂或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前往東南亞、美洲、歐洲和其他地區定居。（2）政治變革與留學潮：20 世紀的戰亂和改革開放後的全球化，促使更多華人移民或留學，形成多元文化的散居群體。

東南亞是華人最早也是最多的聚居地區，主要來自明清時期的移民潮以及 19 世紀以來的經濟移民，但更多是在 1937 至 1945 年日本侵入中國後，當時中國人紛紛逃往東南亞<sup>14</sup>：（1）馬來西亞：華人約占全國人口的 23%，主要集中在檳城、吉隆坡、馬六甲和柔佛等地；（2）新加坡：華人占總人口約 75%，是唯一華人占多數的國家；（3）印尼：華人約占總人口的 3-5%，主要分布在雅加達、泗水、棉蘭等城市；（4）泰國：華人 8 凡約占總人口的 10-15%，曼谷有大量潮州籍華人；（5）越南、菲律賓、緬甸、柬埔寨：華人社群也廣泛分布，雖然人口比例較小，但在經濟領域具有影響力。這些移居海外的人們形成了各地華人社區，並展現出強烈的文化認同感。

近代散居的華人遍布全球，其中東南亞華人社群規模最大，而北美、歐洲及大洋洲的華人群體亦迅速發展，並逐步向拉美與非洲等地擴展。截至 2020 年，全球華人散居人口約為 5000 萬，其中華人移民最多的國家依次為泰國（1150 萬）、馬來西亞（660 萬）和印尼（280 萬）。這些國家主要信仰佛教或伊斯蘭教，為華人群體的信仰與文化融合帶來獨特

14 廖少舫：《把握時代脈搏——散聚宣教的信念與實踐》，87 頁。

的挑戰與機遇。<sup>15</sup> 近年來，成千上萬的香港人移居英國<sup>16</sup>；在近期，又有另一大批中國人來到東南亞（包括馬來西亞）<sup>17</sup>，進一步壯大了海外華人群體。

### 三、上帝對散居華人教會之普世宣教的啟發

#### 建立以普世宣教為中心的散居華人教會與差傳機構

從《新約》的散居神學中，我們可以看見寄居者既是「被上帝差派者」，也是「見證人」。人類居住的地方，及其在全球範圍內的遷移，都在上帝的主權掌管之中，也直接跟福音的傳播相關（《使徒行傳》17:26-27）。<sup>18</sup>《洛桑福音事工首爾宣言》解釋散居宣教為：「上帝在不是居住在出生地的人群當中的救贖使命和事工。」<sup>19</sup>因此，我們可以解釋散居的目的不僅是適應異文化環境，更在於使神的國度廣傳於全地，同得福音的好處！

華人教會與差傳機構可以從《舊約》與《新約》中散居者的故事汲取靈感，更深刻地理解自身的身份與使命。散居者的使命意識體現在上帝的呼召——成為見證人，彰顯上帝的榮耀，並將祝福帶給萬國萬民。正如《舊約》中的以色列人在外邦地見證上帝的作為，華人基督徒同樣被呼召在異鄉彰顯上帝的榮耀，成為他人認識福音的橋樑。散居不僅是更好的生活策略，更是上帝的宣教計劃的一部分。

---

15 基甸：《聖經裡的散居宣教》。

16 楊新捷整理：《跨越文化走向英國宣教》，《衛理報》，總137期，2025年1月26日（詩巫：馬來西亞基督教衛理公會砂拉越華人年議會文字事業部，2025年），4-5頁。

17 又青整理：《本地華人教會與中國移民事工》，《文橋季刊》，吉隆坡：馬來西亞寫作團契，2025年，12-16頁。

18 基甸：《聖經裡的散居宣教》。

19 《首爾宣言：散居宣教》（The Seoul Declaration on Diaspora Missiology, 2009）。轉引自同上。



全球化的來臨和世界人口的遷徙、流動，為基督徒參與散居宣教提供了美好的契機。我們相信上帝必會使用散居在各地的基督徒投入福事工！然而，如今一萬多間散居海外的華人教會都不關心宣教，少數參與宣教的教會也僅停留在以金錢或贊助事工的階段，較少「為宣教恆切禱告、培育宣教人才、差派宣教士、有系統與計劃地參與宣教工作。」<sup>20</sup>

確實，東道國的華人教會與差傳機構在全球移民潮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他們可以用言語和行動，向來自不同宗教背景的移民見證基督的愛，實踐「逆文化宣教」。<sup>21</sup>另外，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與差傳機構，應當建立以宣教大使命為核心，並以當地官方語言進行聚會，促進跨文化的融合與福音的廣傳。此外，在建立教會或差傳機構時，不必特意冠上「華人」的名號，以避免形成以某一族群為中心的印象，願意放下自己的成見，使教會真正成為普世信徒共同敬拜與服事的屬靈家園。

隨著全球化的加速，散居華人教會與差傳機構正逐步成為全球福音運動中的關鍵力量。隨著教會資源的增長，越來越多的華人教會開始投入跨文化宣教，積極參與普世福音事工。過去幾十年，不少講英文為主的華人教會（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已積極參與宣教事工，並差派宣教士前往亞洲一帶地方侍奉，展現華人教會在全球宣教中的獨特角色與使命。最近，有也不少中國教會已經開始差派宣教士（據說有約 2000 名）前往非洲、中亞或中東等地，參與未得之民之福音事工。

感恩的是，筆者在十一年前在已故王永信牧師的引導之下，每年（除了瘟情期間）都會帶領同工與一些熱心的弟兄姐妹前往東歐（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短宣，與當地的華人教會和非華人機構合作，

20 龔文輝：《散居与华人教会宣教》，《使者杂志》，2018年11/12月号。

21 基甸：《聖經裡的散居宣教》。

向吉普賽人傳福音（美國、加拿大和中國華人教會的短宣隊也有參與）。另外，英國當地也有一華人宣教機構同工曾帶領英國華人青年基督徒短宣隊去東歐克羅埃西亞（Croatia）傳福音。

### 建立以普世宣教為中心的散居華人神學院

在近期，特別是在這幾年的瘟疫和戰爭後，許多基督徒開始發現上帝利用散居者達成祂的救贖計劃，推動全球化的福音事工。海外華人教會、差傳機構和神學院，可以更多與本地非華人教會和本地宣教機構之間的合作，以達成更好的福音事工成果！華人神學院必須更積極發展以培訓，特別是裝備擁有語言與跨文化的宣教士，進入敏感社區！

為了突破華人圈的局限，華人神學院應看到向非華人群體傳福音的使命。華人神學院應積極推動門徒培訓，促進與非華人的機構合作，並鼓勵弟兄姐妹參與普世宣教。華人教會應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障礙，接觸不同族裔的基督徒與非信徒。透過文化交流、社區服務與信仰見證，我們能夠促進不同文化間的理解與融合，成為基督普世宣教的重要推動者。我們也可以建立國際宣教網絡，使更多華人教會的肢體能在自己散居之處更主動參與國內或國外宣教，好讓上帝的國度在各國中得以擴展，使萬民都能成為主的門徒！

敝院（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剛在 2023 年設立了國際部，並在 2024 年與幾個非華人國際機構合作，主辦了以門徒培訓為主導的實體和線上課程（英文和中文），開始培訓從各國而來的同工。感恩的是，單在英文教導的門徒培訓課程中，就有超過 30 國家的非華人代表來參加學習了！

### 多元文化的挑戰與機遇

#### 1. 建立文化橋樑，鼓勵雙向宣教

由於世界各種因素，比起上一個世紀，如今各國的外籍勞工、工地



勞工、家傭或護士，可以說越來越容易在另一些國家生活 / 工作了。對於生活在以華人為主的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華人基督徒，對散居人口的福音工作是個典型「在家門口的宣教」。<sup>22</sup>

上帝把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包括許多以服務為主的員工和穆斯林难民，帶到我們華人基督徒的散居之地。散居華人教會需要發展多語言敬拜與宣教事工，以適應多元文化的環境，並裝備信徒成為跨文化的宣教者。教會可以透過提供多語言崇拜、雙語或多語言小組，以及開設文化適應課程，來促進不同族群之間的融合與福音的廣傳。例如，在馬來西亞的一間華人教會，就在自身教會內舉辦多達八種不同語言的堂會 / 聚會，讓來自不同族群的信徒都能在同一信仰群體中敬拜神，體現跨文化宣教的精神。這樣的模式不僅促進了文化融合，也使教會成為神國度多元合一的美好見證。

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不應消極地看待自己為某國家的第二或第三等移民，而應認識到自己是上帝國的使者，承載著上帝所賦予的使命。他們是被主差派到萬民之中、帶領更多人作主的門徒（《馬太福音》28:19-20）。正如《舊約》中許多猶太人在異文化中發揮屬靈影響力，今日散居各地的華人也能成為上帝的見證者，在異國環境中彰顯上帝的愛與真理。

華人教會應學習保羅的榜樣，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靈活地傳揚福音。這意味著教會需要以開放的心態適應不同的文化背景，透過語言、習俗和社會參與，與當地社區建立真誠的關係。此外，根據《耶利米書》29 章的教導，華人教會應積極融入當地社區，參與公共事務，為當地

---

22 馮永樑、王欽慈：《宣教的多樣選項》，《華傳》，第 61 期，2020 年 1-2 月，<https://gointl.org/magazine-61.php>。

的繁榮禱告並努力奉獻，使自己成為上帝祝福的管道。透過社區服務、慈善行動和文化交流，教會不僅能見證基督的愛，也能成為連結不同群體的橋樑，推動上帝國度的擴展。最近這幾年，筆者有幸能參與推動在英國的華人教會同工和弟兄姐妹，組建起一支華人短宣隊到英國班斯理（Barnsley，戴德生的老家）和劍橋，向英國人傳福音，感恩能幫助華人突破文化差異的挑戰！

散居華人教會常處於華人文化與當地主流文化的交匯點，這不僅帶來跨文化適應的挑戰，也創造了向不同族群傳福音的寶貴契機。隨著移民群體日益融入當地社會，華人教會應積極尋找機會與當地教會交流合作，攜手拓展跨文化福音事工，讓開展跨文化福音事工方面更上一層樓。《洛桑福音運動開普敦承諾》在談到散居宣教時說：「我們懇請移民教會和本地教會，互相學習、彼此聆聽，並啟動合作事工。」<sup>23</sup>

在全球化的時代，華人教會不僅是信仰的維繫者，更是福音的傳遞者。承接《聖經》的啟示，華人教會應積極回應上帝的呼召，透過跨文化交流、社區參與與宣教差派，華人教會能夠突破地域與族群的限制，將福音傳至地極，參與並推動神國度的拓展，成為接觸外邦、見證上帝的榮耀、傳揚福音的使者。

## 2. 鼓勵散居新生代邁向跨文化宣教

散居華人家庭應重視第二代的語言、文化與身份認同教育，並積極引導他們參與神國的事工，使其在信仰中找到歸屬感與使命。散居華人教會可以提供多語言崇拜，以滿足不同世代的需要，促進代際間的融合，

---

23 《開普敦承諾》，洛桑福音運動，2011年，<https://lausanne.org/zh-hans/statement/ctcommitment-zh>；基甸：《今日散居宣教：海外華人教會的挑戰和機遇》，《舉目》，2024年8月7日，<https://behold.oc.org/?p=64365>。



使第二代能在多文化環境中自由敬拜，並成為未來跨文化宣教的重要推動者。散居華人的第二代往往面臨身份認同的挑戰，他們既要適應當地主流文化，又承載著華人文化的影響。雖然這是一個不容易的挑戰，但同時也帶來契機——幫助他們成為雙文化的橋樑，拓展福音的影響力。

散居華人教會需學習如何向在地主流文化適應程度更高的第二代傳遞福音，並培育他們成為未來的宣教使者。這不僅關係到信仰的延續，也影響著華人教會未來的發展與全球影響力。在筆者和家人住在英國的那幾年，我們所參加的華人教會每年都會組團定期去拜訪某一間的英國老人院，每次的拜訪肯定會帶給一同參與的青少年多一些傳福音的熱忱！

散居華人教會可以善於推動青年基督徒之專長如科技媒介，透過數位平台連結全球散居者的網絡，例如線上教會、福音視頻、社交媒體宣教等，突破地理限制，將福音影響力延伸至世界各地。在信息時代，散居華人教會可藉助網絡與多媒體拓展宣教事工，如開設線上課程、舉辦網絡禱告會、直播敬拜聚會，甚至建立線上門徒培訓系統，使福音得以傳遞至更多地區，包括那些無法公開傳福音的地方。藉由科技的助力，散居華人教會不僅能連結全球信徒，還能擴展福音影響，積極參與全球宣教，回應基督的大使命。

此外，散居華人教會可透過宣教培訓與差派機制，積極培育第二代跨文化宣教人才，推動信徒參與國際宣教事工，使福音影響力超越族群界限，傳揚至世界各地。散居華人教會需要發展多語言敬拜與宣教事工，適應多元文化的環境，並裝備信徒成為跨文化的宣教者。散居華人教會可以透過宣教培訓與差派機制，促進跨文化宣教的發展。筆者記得好幾年前，第一次帶著家裡兒子（15歲）和小女兒（13歲）去東歐（塞爾維亞）訪宣，旅程中實在給了他們許多寶貴的生命體驗。

這幾年在疫情侵襲之下，筆者有機會在 2021 年聯絡了約一百多個國家的華人教會同工和領袖，舉辦第一屆全球華人宣教會議（網絡），一起關心全球宣教事工。感恩的是，在每年參加此會議（今年是第五屆了）之上萬弟兄姐妹當中，大多是來自中國的肢體，他們為聽到和看到美好的宣教信息感到興奮，也關注各國的宣教事工分享，並以行動來贊助超過 34 個國家（包括以色列）中之非華人教會的事工！

### 3. 逆向宣教

散居華人教會不僅是福音的領受者，更是積極的傳遞者。他們不僅在當地宣教，影響周圍族群，也將福音帶回中國，形成獨特的雙向流動。近年來，許多散居華人教會已開始向母國差派宣教士，參與當地的福音事工，這與《新約》中使徒保羅如何從海外之外邦教會收集贊助以幫助耶路撒冷之貧困猶太人信徒一樣的宣教模式相呼應（《哥林多後書》8 章）。

我們也可以聯合散居地的華人教會，向中國教會分享資源與經驗，促進全球宣教。全球散居華人教會也可借四個散聚宣教模式逐漸幫助中國教會展開新的宣教事工：（1）向散聚群體傳福音（Mission to the Diaspora）；（2）透過散聚群體傳福音（Mission through the Diaspora）；（3）由散聚群體傳福音（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4）與散聚群體一起傳福音（Mission with the Diaspora）。<sup>24</sup>

如今，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總數已高達約 5000 萬人，相信每一個有華人居住的國家遲早都會有散居華人教會！因此，散居華人教會應思考如何與全球其他教會合作，發揮「散居者」的宣教優勢。美國、歐洲、東南亞的華人應更多參與海外中國學生、中國學者的福音事工和「歸前

---

24 廖少舫：《把握時代脈搏》，90 頁。



門訓」。<sup>25</sup>另外，已有不少美國華人教會的同工前往歐洲，向中國留學生傳福音；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設有專向中國大學生或移民的接待教會；成都的家庭教會則在本地旅居的藏族人中傳揚福音。這些事工展現了華人教會在全球範圍內的宣教動能與影響力！<sup>26</sup>

#### 四、結語

《聖經》中的散居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神學框架，讓我們明白上帝如何藉著散居推動祂的國度計劃。從《舊約》的以色列人到《新約》的門徒，散居者不僅是被動的遷徙者，更是上帝手中的器皿，被揀選來參與祂國度的拓展。

《聖經》中的散居者為近代華人教會提供了深厚的神學基礎與實踐藍圖。從《舊約》的亞伯拉罕、約瑟、但以理，到《新約》的使徒與早期基督徒，這些散居的經歷提醒我們，無論是被迫遷徙或主動移居，上帝都在掌權，運行祂的救贖計劃！近代散居華人教會應立足於歷史與神學基礎，深入探討自身在宣教中的角色，積極回應上帝對普世宣教的呼召，成為全球福音運動的重要推動力量，見證神國的拓展。

近代華人散居的現象為華人教會帶來了獨特的宣教契機。教會應當以《聖經》為根基，積極回應時代的呼召，透過建立文化橋樑、推動多元合作，以及落實世代承傳，擴展神國的影響力。藉由學習《聖經》對「散居者」的教導，並在在地化與全球化之間尋求平衡，華人教會能在上帝國度的事工中發揮更深遠的影響，成為普世福音運動的重要推動力量！

25 基甸：《今日散居宣教：海外華人教會的挑戰和機遇》。

26 基甸：《聖經裡的散居宣教》，《舉目》，2021年5月1日，<https://behold.oc.org/?p=48103>。



## 第八章

### 針對不同類型的華人散聚群體之動態宣教策略

#### Dynamic strategies for reaching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diaspora groups

賴木森

### 引言

在全球人口大規模流動的動態發展中，散聚群體的影響已成為各國政府關注和研究的核心議題。隨著趨勢的發展，各國政府長期奉行開放邊界政策並鼓勵移民，促使世界各地的人口因多種因素遷徙，尋求新的發展機遇。散聚群體亦在全球社會經濟舞台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強，華人教會必須深入研究中國崛起對全球的影響及其引發的社會經濟變革，並探討這些變革如何塑造華人散聚群體對神國度的貢獻及其在普世宣教中的作用。

### 後疫情時代的流動人口激增

疫情後全球人口流動顯著增加。2022年，全球有超過9.6億國際遊客旅行，約為疫情前人數的三分之二。此外，2020年國際移民人數約為2.81億，占全球人口的3.6%。2023年，居住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外籍人口超過1.5億，美國接納了其中近三分之一。在2023年前的十年間，



經合組織國家的外籍人口比例從 9% 上升到 11%。<sup>1</sup>

## 大量的散聚群體帶來世界各國的社會政治、人口結構及經濟之影響

散聚群體對世界各國的社會政治格局與經濟有顯著影響。他們促進人口增長和帶來多樣性技能和知識，支持經濟發展，參與政治活動，促進文化交流，並影響外交政策。儘管帶來積極發展，但各國政府已開始謹慎管理和整合散聚群體。<sup>2</sup>

全球約有 2.81 億國際移民，占全球人口的 3.6%，他們創造了全球 GDP 的約 9.4%。<sup>3</sup> 印度散聚群體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約有 1750 萬人，其次是墨西哥和中國。超過 70% 的國家已設立專門機構負責散聚群體事務，並通過立法和政策支持其融入與發展。全球已有超過 20 萬個散聚群體和移民組織，致力於提供支援和促進交流。<sup>4</sup>

## 中國人與華人的經濟散聚群體

關於華人散聚群體，他們對各國社會經濟的影響更加顯著。過去華僑始於 19 世紀中期，到 20 世紀 50 年代，大量移民到東南亞。20 世紀

---

1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24,” OECD, November 14, 2024, <https://doi.org/10.1787/50b0353e-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20 Highlights,” United Nations, January 15, 2021, <https://www.un.org/en/desa/international-migration-2020-highlights>.

2 Michel Beine, Frédéric Docquier, and Çağlar Özden, “Diaspora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Key Ques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72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June 2011),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300411468331043954/pdf/WPS5721.pdf>.

3 李其榮：《國際移民的重要貢獻——〈2020 世界移民報告〉解析》，中國社會科學網，2021 年 10 月 13 日，[https://www.cssn.cn/gjgc/gjgc\\_gclid/202207/t20220728\\_5424002.shtml](https://www.cssn.cn/gjgc/gjgc_gclid/202207/t20220728_5424002.shtml)。

4 Michel Beine, et al., “Diaspora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0年代到80年代，由於中國的戰爭和政治問題，移民轉向北美、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工業化地區。

過去大多數散聚群體是由社會政治因素驅動的，但近年來，經濟因素成為主要驅動力。可見經濟機會驅動的散聚群體之重要性。儘管如此，經濟影響也會帶來人口多樣化和社會政治變化。<sup>5</sup>

近來中國突破萬裡長城的局限，推出「一帶一路」全球發展倡議、邁向世界舞台中央時，中國人民與海外華人逐漸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經濟散聚群體。隨著這一倡議的推進，大量中國商人、企業家和專業人士走向海外，使華僑成為一個多技能、多樣化的社群，散聚群體的規模顯著增長，人數已達約4700萬。<sup>6</sup>並在許多國家的GDP中佔據重要地位，同時，其類別也變得高度多樣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日益深遠。<sup>7</sup>全球各國政府正在競爭吸引中國商人、專業人士和企業家，通過降低移民要求來促進GDP增長。

面對這一趨勢，今天的華人教會也必須深入研究華人散聚群體帶來的影響趨勢。華人教會可以從多個方面探討華人散聚群體對宣教的影響。教會可以借助「一帶一路」的高機和中國商人的機會，派遣商宣的宣教工人走向世界。華人教會需深入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華人散聚群體所蘊含的潛力、機遇、資源和管道，以更有效地推動普世宣教。

今天華人散聚宣教的研究可以三個方向與模式來探討：

**第一個散聚宣教模式——向散聚群體宣教 (Missions to Diaspora):**

---

5 Michel Beine, et al., "Diaspora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6 Jeanne Wu, "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 Today," ChinaSource, March 11, 2024, [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the-global-chinese-diaspora-today/?utm\\_source=chatgpt.com](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the-global-chinese-diaspora-today/?utm_source=chatgpt.com).

7 "Chinese Diaspora," Academy for Cultural Diplomacy, August 5, 2014, <https://www.culturaldiplomacy.org/academy/index.php?chinese-diaspora>.



這涉及到向遷移到新地區的散聚群體傳福音。教會和宣教組織專注於在這些社區的新環境中傳福音和建立華人教會。<sup>8</sup>

**第二個散聚宣教模式——與散聚群體合作宣教 (Missions with Diaspora):** 這涉及與散聚群體中的信徒及教會合作以接觸其他人。散聚群體的成員通常具有獨特的文化見解和聯繫，這在傳福音的工作中非常寶貴。<sup>9</sup>

**第三個散聚宣教的模式——透過散聚群體宣教 (Missions through Diaspora):** 這種策略第一利用散聚群體的流動性來傳揚福音。當散聚群體的成員旅行或返回他們的祖國時，他們會帶著他們的信仰，可能會接觸到新的地區和人群。<sup>10</sup> 第二即是動用他們的經濟資源來資助宣教。

本文將重點探討如何更有效地向華人散聚群體傳福音，特別關注第一和第二模式的實際運作。關鍵在於根據散聚群體的特徵進行識別與分類，從而制定更有效的佈道策略。由於散聚群體不僅具備流動性特徵，其身份認同和文化亦處於動態演變之中，因此宣教策略必須具備相應的動態性與適應性。

以下的矩陣是有關散聚群體的類別，並如何針對各類別的特徵來擬定一個動態的策略。

---

8 Keelan Cook, “When the Nations Become Our Neighbors: Understanding Diaspora Missions,” Center for Great Commission Studies, September 27, 2019, <https://www.thecgcs.org/resources/post/when-the-nations-become-our-neighbors-understanding-diaspora-missions/>.

9 John Trotter, “Diaspora Missions: Loving Refugees, Immigrants, and Other Neighbors,” Global Frontier Missions, March 3, 2022, <https://www.globalfrontiermissions.org/diaspora-missions-loving-refugees-immigrants-and-other-neighbors>.

10 *Afrigo*, Volume 3, Issue 1, 2018, [https://afrigo.org/wp-content/uploads/2019/12/Afrigo-Vol-3\\_1-Disapora.pdf](https://afrigo.org/wp-content/uploads/2019/12/Afrigo-Vol-3_1-Disapora.pdf).

Classification of Diaspora groups 散聚群體分類	Legal Identity 散聚群體的合法身份	Time of settlement 逗留的時間	Dynamic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文化的適應動態	Missions/ ministry approach 宣教策略
D1	Alien, temporary resident 外國人, 暫居者	Temporal 暫時性、短暫性。(從幾個星期到五年)	Migrant workers with workpass, students, refugee, illegal immigrants, tourists 持有各種准證的工人、學生、難民非法偷渡的移民、探親旅客	Evangelism E1 佈道策略 目標：需在短時間帶領他們信主並栽培他們成為主的門徒 回流宣教 外勞 / 民工、留學生、難民、餐福、探親家屬 宣教事工
D2	PR 合法居留	可永久性定居華僑。 開始有第二代落地生根。	OBC, Bicultural 海外出生的華僑, 雙文化	Church planting 目標：植堂 門訓、領袖培訓 Ethnic church 民族教會 建立華人教會
D3	Second generation, Local born 第二代, 當地出生	Settled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assimilating into the society. 已定居的華僑第二代開始被同化。	SGC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華僑第二代 (本土出生的華人下一代)	目標：贏得並牧養華人的第二代 Resources and missionaries to the E1 and E2 策略宣教資源 / 錢財與工人來自海外華人及當地長大的第二代的分化 向新移民傳福音
D4	Ethnic Identity 只有皮膚特徵	Identity purpose 只有民族認同。但已不算為散聚群體而是散聚群體的後代。	Canadian Chinese 加拿大華裔	Resources and missionaries to the locals and global E1, E2, E3, E4 目標：透過散聚作普世宣教



這個矩陣展示了四種動態的散聚群體，分別稱為 D1、D2、D3 和 D4。D 代表 Diaspora，即散聚群體之意。由於散聚群體本身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動態性和不確定性，他們的類別是根據其特性進行區分的。這些特性可以分為他們法定身份、標籤、逗留的時間及文化的適應動態，最後一欄為策略構思。

### 散聚群體的主要特性

**法定的身份：**散聚群體的法定身份決定了他們能否長久逗留在東道國，並影響其經濟狀況和社會融合。專業人士、受過教育的個人和企業商人通常更容易獲得合法身份。因此，傳福音的方法必須適應不同法定身份的群體生活及需要，採取多樣化的策略。

**居留的時間：**華人在東道國的居留時間和永久性是塑造傳福音策略的關鍵因素。

#### 文化適應的階段：

(1) **初期適應：**最初，散聚群體生活在受異國文化衝擊的環境中，面臨文化差異和適應挑戰。

(2) **第二代成長：**隨著第二代的成長，他們因受當地教育，逐漸融入當地文化，雖然未完全放棄父母的文化，但更喜歡融合傳統和當地文化的教會。

(3) **第三代和第四代：**通常已完全適應當地文化，除了膚色外，已不再視自己為外來人。嚴格來說，他們已不算散聚群體，但當地人仍常視他們為“散聚華人的後裔”。

通過了解這些類別，我們可以制定有針對性的傳福音目標和策略，解決每個群體的獨特需求和情況。

## 散聚宣教策略的四種動態

**D1 散聚群體：**通常指短暫居留或逗留的人，他們被稱為外國人（aliens）、非居留者（non-residents）、暫住者（temporary residents）。這些人包括探親家人和朋友、旅客、流動的專業人士或商人及學生。他們的逗留時間從幾周到五年不等。有些甚至是非法的移民（undocumented migrants）或者稱為沒有合法身份的居留者（residents without legal status）當非基督徒華人移居到新的環境時，為了適應新環境，他們更願意接受新的生活挑戰和經歷，放下傳統包袱和思想，擁抱新的意識形態。因此，教會應抓住這最佳機會向這些非基督徒華人傳福音，並在他們中間建立華人教會。華人教會必須深入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向散聚群體佈道。

### 向 D1 散聚群體的宣教策略

1. 當地教會應迅速抓住機會向散聚群體傳福音，並立即展開門徒訓練，以便在他們回國或移居前穩固其信仰。
2. 宣教目標應是傳福音、領人歸主並快速堅固靈命，而非期望他們成為當地教會領袖或增加人數。對短暫居留者，應以傳福音為目標，採用 Mission to Diaspora 模式，即 E1（同文化或近文化）宣教模式。
3. 帶領散聚群體信主後，雖然他們流動性強，對當地教會貢獻有限，但他們回國或移居他處時，會將福音帶回，這稱為「回流宣教」或「歸國宣教」。<sup>11</sup>
4. 由於散聚群體通常沒有合法身份，經濟狀況較差，教會應通過全人的關懷來幫助他們，透過整全的佈道方法帶領他們認識上帝的愛與真理。關懷行動是重要策略。

---

<sup>11</sup> 蘇文峰：《福音進中國，福音出中國》，中國教會歷史系列課程第十二課，Christian Leaders, 2018年4月4日，<https://christianleaders.org/mod/page/view.php?id=56306>。



5. 根據散聚群體的特性、需要及處境，組織各類型的福音活動，如大學生福音活動、餐福、外勞或民工聚會、難民事工等。他們會更願意參加與其文化背景相同且能滿足其需求的活動。這些活動有時需提供免費服務，如義診、聚餐、免費法律服務、語言學習及工作介紹等。
6. 近期的華人散聚群體多為經濟驅動，擁有經濟優勢。華人教會可在他們信主後，利用其經濟能力發展並動員資源進行更廣泛的宣教事工。例如，歐洲的華人散聚群體可迅速成為自立、自養、自治、自傳的教會，並將福音傳到當地友族社群及世界各地。

### 向 D2 散聚群體的宣教策略

已獲得合法居留許可的人可以合法居住在該國，甚至落地生根，並申請成為公民。他們有權擁有財產、參與選舉及社會政治活動，並可合法組織教會和植堂。通常他們已經有了第二代或開始有第二代，有些甚至出生在該國。儘管他們已定居並成為公民，但仍未完全脫離原有文化、風俗及習慣。他們可能已經開始或慢慢接受當地文化，但仍是雙文化的人（Bicultural）。一些專家認為，外國人需要七至十年才能逐漸融入當地文化。<sup>12</sup>因此，他們仍習慣於用自己的語言、思維方式及文化來組織教會。這一代的華僑或華人被稱為 OBC（海外出生的華人），他們的教會通常被稱為「華人教會」，即具有華人特色的教會。

1. 教會應對已信主的散聚群體進行門徒訓練，目標是培養他們成為教會的領袖。
2. 若當地沒有華人教會，教會應協助他們組織具有華人特色的教會，

---

12 V. Angelini, L. Casi, and L. Corazzini, "Life Satisfaction of Immigrants: Does Cultural Assimilation Matter?"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8 (2015), 817–844, <https://doi.org/10.1007/s00148-015-0552-1>.

讓第一代散聚群體能更好地適應。建立教會和培訓當地領導是優先事項，旨在創建穩定且自給自足的教會。

3. 教會也需關心他們的下一代，協助他們參加使用當地語言的聚會。第二代華人比第一代更能適應當地文化，但仍保留父母的風俗文化，因此可以留在“華人教會”的當地語言聚會中。

### 向 D3 散聚群體的宣教策略

第二代華僑或華人大多數在當地出生或幼年時被父母帶到該國接受教育和成長。儘管他們幾乎完全被同化，但仍能與第一代父母相處，並勉強與第一代教會共用禮拜堂，只要能參加以當地語言進行的崇拜聚會。向第二代傳福音的策略必須異於第一代，因為他們的文化已經大幅度不同。這需要針對他們的文化背景和語言需求，制定更合適的佈道方法。

如何帶領第二代信主及牧養他們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由於他們在語言、思維和理解上的差異較大，華人教會若未能意識到這一點，而一味要求他們留在華人教會並學習中文，最終可能適得其反，使他們轉向更符合他們文化背景及讓他們感到自在的教會。<sup>13</sup>

若要更有效地向第二代散聚華人傳福音並牧養他們，教會必須深入了解他們所受當地異文化影響的程度，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特徵和需求。第二代同時受到第一代文化和當地文化的雙重影響，但具體影響比例因人而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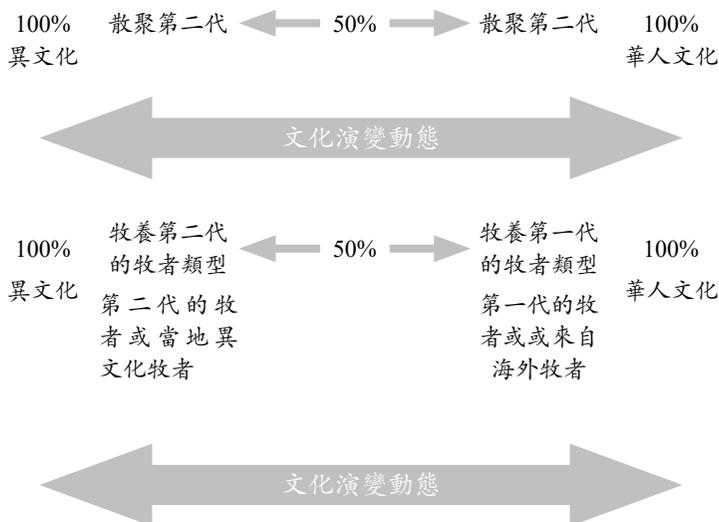
由於他們的文化認同處於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中，這為華人教會的牧養帶來了挑戰。

---

13 Michael Weis, “Why Reaching 2nd 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s Is Crucial but Difficult,” ChinaSource, posted September 30, 2020, <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blog-entries/why-reaching-2nd-generation-chinese-americans-is-crucial-but-difficult/>.



下圖展示了散聚華人第二代所受兩種文化影響的動態比例。受異文化影響越深，他們與第一代的文化差異越大，使第一代牧者牧養他們的難度也隨之增加。因此，迫切需要第二代牧者興起，專門牧養那些同樣深受異文化影響的華人第二代。第二代牧者越貼近第二代的文化，就越能理解他們的需求，同時也能協助第一代與第二代彌合文化差異，促進彼此溝通，並更容易獲得第二代的認同。



他們信主後，若能透過門徒訓練培育，將成為極具潛力的本地或海外宣教士。然而，華人教會往往難以滿足他們下一代的屬靈需求，導致第二代逐漸流失。其主要原因包括文化差異、當地教育體系的影響以及缺乏有效的屬靈指導。此問題需華人教會深入探討，並尋求合適的解決策略。

這些第二代華人擁有多元文化背景，因此，關鍵在於帶領他們信主後，立即動員他們投身本地或海外宣教事工。他們在當地接受教育，身份與

經濟相對穩定，自幼成長於教會，具備成為寶貴宣教資源的潛力。教會應進一步裝備他們，使其成為有效的宣教士，為普世宣教貢獻力量。

此外，透過第一代及第二代的散聚群體，向新移民或當地異文化群體傳福音，可採用 E2（近文化）、E3（當地異文化）及 E4（跨國跨文化）的宣教模式，使福音在不同文化與國家間持續傳播。

#### 向 D4 散聚群體的宣教策略

到了第三代或第四代，散聚群體幾乎完全同化，脫離華人文化，不再自視為外國人或散聚群體，而是徹底融入當地社會。除外貌特徵外，他們在身份認同、經濟狀況、職業發展及文化習慣上與主流社會無異。儘管如此，他們仍保留部分華人文化痕跡，常被視為「海外移民後裔」或「華人血統居民」，亦稱「香蕉人」或「華裔加拿大人」，但已不應再歸類為散聚群體。然而，他們仍可能與當地其他族群存在隱性隔閡。

若他們真心信主並成為門徒，憑藉其獨特的文化背景與豐富資源，必將成為極具潛力的宣教人才。這反映出宣教模式的演進：從向「散聚群體宣教」（Missions to Diaspora），到與「散聚群體合作宣教」（Missions with Diaspora），再到「透過散聚群體宣教」（Missions through Diaspora），使福音廣傳於世界各地。



## 第九章

# 簡介歐洲華人教會發展現狀與挑戰

鄭路加

**摘要：**歐洲華人教會的發展與華人移民歷史、歐洲社會文化環境密切相關。本文基於歷史梳理與數據統計，分析歐洲華人教會的組織模式、信徒結構及當前面臨的挑戰。研究發現，歐洲華人教會呈現明顯的區域性差異，南歐以餐飲從業者為主，中北歐則以留學生群體為主。同時，教牧人員短缺、代際傳承困境及資源分配不均成為制約教會發展的關鍵因素。本文呼籲建立更有效的跨教會協作機制，以應對當前挑戰。

**關鍵詞：**歐洲華人教會、移民信仰、教牧短缺、代際傳承、資源分配。

### 一、歐洲的多元性與歐洲華人的地區差異

歐洲作為多元文化交匯之地，其華人教會的發展深受歷史、社會及宗教因素的影響。自 20 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華人移民潮的興起，歐洲各地逐漸形成以方言、職業或留學生群體為核心的華人教會。然而，由於歐洲各國政策、文化及經濟環境的差異，華人教會在組織結構、信徒構成及發展模式上呈現出顯著的區域性特徵。因此，如果不能明晰歐洲各地的差異，我們就容易犯南橘與北枳混淆的錯誤。

首先需要介紹的是，劃分歐洲區域的方式。歐洲 44 個有首都的國家，它們不一定都在歐盟，也不一定都使用歐元，或都是申根國成員，比如，瑞士是歐洲的國家之一，也在申根區，但卻使用瑞士法郎，也不是歐盟成員國。這些不同機構對從事貿易的華人，當然就有切身的利益考量。

這就說明了，大型的中國產品的倉庫區都建在同時滿足歐元、申根和歐盟的國家裡。

除了以上官方的劃分方式之外，大眾比較耳熟能詳的劃分方式是東、南、西、北和中歐。如果要細究每個區域所涵蓋的國家，其緣由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時期——不論是初期以萊茵河以及多瑙河劃分出來的帝國疆界，還是君士坦丁大帝以後分出來的東西羅馬，以及其後的希臘東正教和拉丁天主教，都對今天的區塊劃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然，那場衝擊到教會和社會各個層面的改教運動，以及一個世紀后的那場 30 年宗教戰爭，塑造了今天歐洲宗教的基本面貌。這些，對於今天身處天主教國家，或位居更正教國家的華人教會，在建立和發展過程中面對的挑戰都不盡相同。

當然，歐洲幅員遼闊，從接近非洲的南歐到貼近北極的北歐，天氣差異非常大。從地中海邊愜意享受陽光的人們，到在波羅的海邊抵抗嚴寒的人民，他們的飲食習慣和生活作風各具特色。這些地區性的差異使得歐洲各國的風土人情變得非常多元，不可能一言以蔽之。也因此，居住在不同地區的華人，就有非常明顯的差異。舉幾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如果一位移民歐洲的廚師，在南歐找到好工作的幾率一定會高過天寒地凍的歐洲北部；如果一位留學生想要在理科上有更深的造詣，學術水準高，同時學費低廉，那麼德國、荷蘭以及北歐各國就會成為優先考慮的地區。雖然不能簡單地說，廚師和開酒吧的華人在南歐，而具有留學生背景的華人在北部，但這的確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這就使得南北兩邊的華人教會，會眾的組成，事工運作的模式，以及對待周邊社區的態度等等大相逕庭。



## 二、歐洲華人教會的簡史與發展

華人移民歐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最早的一批移民潮，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二戰過後的東南亞沿海人群，香港、馬來西亞、台灣和福建，隨著貨船到達英國和北歐各國。相比較而言，地廣人稀的北歐各國的華人一直都是又少又散。現在整個北歐四國的華人加起來，還不如一個巴塞羅那的華人多。華人早期移民比較集中，相對有影響力的是英國。1950 年，第一個有組織的華人基督教組織就出現在英國——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他們一旦站穩之後，接下來就希望幫助歐洲大陸上的華人信徒。所以，他們很有戰略性地在 60 到 70 年代，向當時歐洲大路上擁有最多華人移民的國家派宣教士。他們先在法國的巴黎開拓植堂，然後又幫助義大利的信徒建立最早的團契和查經班。

第二批比較大的移民潮始於 70 年代，在 80 年代末到世紀之交達到高峰的群體來自浙江省的溫州和青田。他們移民的方式很像福建人在美國紮根的方式——一位移民成功的家人，逐漸把願意移民的遠近親戚都帶出來。他們是現今南歐各國華人教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進入本世紀之後，主要的移民來自留學歐洲的學生群體。雖然歐洲並不是一個對移民開放的地區，但是不少留學生還是在畢業之後設法留在了歐洲北部的國家。

綜上所述，歐洲各地的華人教會使用不同的組織機構，就顯得合情合理了。在華人信徒人口密度頗高的南歐（如義大利和西班牙），全國上下幾十家教會由總會來調度。1984 年，隨著在義大利的華人信徒聚點越來越多，當時義大利幾個城市的教會負責人就決定建立義大利華人總會。總會的核心同工負責調度講員，讓各地教會的主日都有信息的供應。

他們將義大利分為北、中、南 3 個牧區。每年的大型營會，比如夏令營、培靈會等這些，都是各大區的眾教會聯合舉辦。各地堂會需要購買聚會場地，建立教會需要的資金，也是總會幫忙籌集。義大利的弟兄姐妹在教會相對穩定之後，就開始積極幫助地中海對面的西班牙。所以，在 90 年代中，西班牙華人總會也被建立。對於方興未艾的教會來說，總會統籌一切人力和物力資源是一個必須的步驟。近幾年，隨著各地教會，尤其是大城市的大教會更加獨立之後，總會在義大利和西班牙的角色和職能也在調整。該制度至今還保持相當的調度功能，與一個公認的事實有關，那就是南歐各個城市的教會負責人之間，很多都有或遠或近的姻親關係。這是第一代的各項事工可以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也是非浙江背景的信徒很難融入的一個因素。

與之不同的是，法國、德國的華人教會之間，雖然有因為具體的事工、彼此合作的關係，但各堂會的發展和運作更多是當地語系化的結果。

這些或許並不陌生的概念，在各地具體意味著什麼呢？下面會逐一舉例說明。在從事餐飲業比較多的南歐，又恰好是使用總會體制來幫助全國各堂點運作的地方，其制定的一些對第一代、還在經營餐館的會眾有利的政策，對已經在深入服事的第二代就頗有限制。第一代信徒的信仰根基，在他們尚未出國前，就已經在各自的家鄉教會建立了。他們很多關於基督信仰理念和屬靈操練的做法確然是先人為主。即使來到歐洲也不願做改變。然而，他們極有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繼承的那些傳統，不少是在 1949 年之後那段非常特殊的歷史處境中形成的。那些表達真理、實踐聖經教導的方式，並不適合這個非常多元的歐洲環境。

相較而言，地處北部各國的華人教會，主要以留學生群體為主。正如所有的留學生一樣，他們的流動性非常大，工資足夠生存，但是盈餘



並不多。因此，除了那幾個大城市，比如柏林、慕尼黑、法蘭克福、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這些城市，中小型的城市很難有足夠多的信徒和資源來支援全職牧者。至今，不少聚會堂點依舊依賴於北美或者東南亞退休的傳道人，以義工的方式過來短期地帶領聚會，維持最基本的教會生活。

中歐和東歐的華人教會在各種資源上就更為匱乏。畢竟，信奉「人往高處走」的華人，大多不會把中歐和東歐當做移民的首選。即便是過去的二三十年，匈牙利迎來了相當可觀的華人移民，他們還是只把開放移民簽證的匈牙利當做跳板。留不住長期移民的人才，也吸引不到短期來訪的義工的這塊土地，只能苦等下一代的人當中有人願意奉獻出來。

### 三、歐洲華人教會面對的挑戰

然而，可嘆的事實是，無論目前的華人教會境遇如何，東西南北歐都面臨著第一代和第二代中間越來越大的鴻溝。這個鴻溝除了上述提到的信仰傳承以及教會文化上的差異之外，第二代的華人在歐洲接受基礎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比例越來越高。這也讓兩代移民之間，在看待很多事情上的角度和思路大相逕庭。

當然，因著第一代信徒是由不同的群體組成，他們所面對的二代問題的具體呈現也頗為不同。根據上述提供的資訊，南歐的移民比較早。當年在 90 年代中，移民到歐洲的那批華人差不多二十歲出頭。所以，他們在歐洲結婚之後的第一個小孩，基本上都送回國內交由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者其他親戚養大。那批孩子在小學畢業之後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歐洲，經歷了非常煎熬的文化衝擊。他們在那些時候非常期待自己親生父母的帶領和保護，但是他們失望地發現，父母的關注不是在生意上，

就是在自己的弟弟妹妹身上。雖然不完全是因為這些緣故，但是很多類似背景長大的年輕人，在自己可以獨立之後，就選擇離開父母以及父母去的教會。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南歐各國的教會中，25歲到40歲是一個巨大的斷層。筆者稱這個現象為南歐第一代移民的「第一個小孩的症候群」。

相較而言，在歐洲北部的德國、荷蘭，甚至北歐的華人，他們很多是留學生背景，移民相對晚。他們的第二代還很年幼。因為這幾個國家都是高收入、高稅收、高福利的國家。人民的生活條件相當不錯。這就是說，這些國家的工作人員都有帶薪的假期。而這些國家天氣又經常陰雨綿綿，所以一年到頭不少長週末和假期，教會裡的弟兄姐妹，甚至是同工都會帶著家庭南下曬太陽。這樣的現象尤其是教會比較忙的復活節和耶誕節，在同工走得差不多的情況下，牧者還要舉辦一年當中最重要兩次聚會。其難度可想而知。當然，其他的週末，因為這些國家很看重孩子的全人教育，所以週末的比賽和各種活動都會把幾家人一起帶走不來聚會。在這一點上，其跟北美的華人教會就有相似之處。

針對這樣的光景，一句簡單的號召式的口號——「歐洲急需大量的傳道人」——不足以說明具體的問題。建校於2007的國際歐華神學院，在過去近20年裡不停地為各地的教會培養全職和帶職的傳道人。目前，在歐洲全職服事的傳道人當中，歐華神學院的畢業生佔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從神學院的角度來看，這麼多的畢業生在各地教會服事，這當然是值得感恩的。但是，這樣子夠了嗎？答案也很清楚：絕對不夠！

然而，這個「不夠」具體有多不夠呢？單是已有的聚會點還繼續需要傳道人，紮下根去長期耕耘，更別說尚未有聚會點的地方了。根據各種網站列出來的資料，歐洲目前大約有近3百萬的中國人，分散在歐洲



各地。如果我們以各地華人信徒和當地總人數的比例來計算平均值的話，目前歐洲大約有 2 萬 5 千到 3 萬左右的信徒。而我們能統計到的只有 280 多位牧者。也就是說，每位傳道人平均要負責牧養 100 位左右的信徒。如果這個比例乍看聽起來問題不是很大的話，那麼我希望特別凸顯的挑戰至少有兩個：首先，歐洲單單就還有 2 百多萬人等待聽到福音；其次，歐洲華人的教會和牧者與會眾的分佈極度不均勻。

上文提到，歐華的畢業生分佈在歐洲的 11 個國家，而歐盟有 27 個國家。換句話說，歐華的畢業生還沒有服事到一半的歐盟國家。如果我們再加上不是歐華畢業的傳道人之後，也只有擴大到 17 個國家。所以，數據很直觀地陳述了一個事實：不是每個國家都有教會和傳道人。因此，理論上一位傳道人平均牧養 100 位左右的會眾，是根本不存在的假設。會眾生活的地區，不一定就剛好有傳道人在附近。比如波蘭這麼大一個國家，全職傳道人不僅是鳳毛麟角般的稀缺，而且基本就集中在首都華沙。這樣子的不均勻分配在羅馬尼亞、白俄羅斯、黑山共和國、拉脫維亞，等等東歐地區就更加嚴重了。如果東歐華人相對少，還可以是一個解釋的話，那麼法國的例子就更加令人震撼了。據統計，法國的華人大約在 70 萬上下，分散在巴黎、里爾、馬賽、里昂、圖盧茲等等大城市。而全法國 35 間左右的華人教會和傳道人，基本都集中在巴黎。其他 95% 的法國地區只是零星有幾間教會和非常少的傳道人而已。

是什麼造成這樣教牧人員的分配不均呢？原因當然有很多。最直觀的當然是，大城市的華人人口一定是相對多的，也便於教會的建立和事工的開展。相應的，人多、資源多的教會也有能力培養和聘任全職牧者。而全職牧者的委身服事也自然會讓教會有更好的發展。這是一個值得感恩的良性循環。

歐洲的華人教會面對的挑戰是，這樣子健康成長的教會並不多。換句話，還有很多很多人口相對稀疏的地區，等待著全職傳道人去那邊，長期委身地耕耘和牧養。那些地區裡面的小教會和團契，也正是因為沒有全職傳道人，所以一直在萎縮；而縮得更小的團契和查經班，更沒有能力聘請全職傳道人。在這些團契和查經班裡面的信徒，即使有感動和負擔，也的確會面對更多的實際難處，更不容易出來職服事。這個惡性循環是很多地區的一大挑戰。

歐洲華人教會有多需要傳道人，歐洲各國也就有多需要。即便歐洲曾經是、甚至上個世紀初的時候還是差派宣教士最密集的地區之一，現在已經成為需要各個宣教機構和各地教會扶持代禱的宣教禾場了。懇求全地的主把歐洲教會的需要和負擔放在祂子民的裡面，同心來復興這塊曾經是宣教基地的歐洲。



## 第十章

### 超越華人散聚宣教：中東難民危機之下的短宣浪潮

Mission beyond Chinese Diaspora:

A New Trend in a Time of Middle Eastern Refugee Crisis

思溫格（筆名）

### 前言

十多年前筆者進行博士論文研究時，曾對美國華人教會的短宣進行調查。過去十年間海外華人的短宣趨勢開始有轉變，因此本論文可說是先前研究的跟進、補充版。本文基於筆者在中東長期服事的第一線實地經驗，旨在對華人參與短期宣教（簡稱「短宣」）的趨勢進行分析、反思和評估。除了借鑒自己在中東服事難民的經驗之外，筆者也和其他中東同道工人進行交流，和基督教非政府組織（NGO）的華人負責人進行訪談。本文刻意隱去具體地點和組織的名稱，以保護同工們在當地的事工。

### 一、過去對短宣的研究

過去二十餘年，許多宣教學者對短宣進行了研究，筆者整理主要批評如下：缺乏真實的文化經驗，<sup>1</sup> 與當地人缺乏良好的關係，<sup>2</sup> 事工總是由差派教會主導、而非當地人主導，<sup>3</sup> 短宣行程是為了短宣者的屬靈造就而

---

1 Linhart, 2006.

2 Adeney, 2003.

3 Zehner, 2008.

非為當地人益處而設計的。<sup>4</sup> 其他研究表明，短宣對短宣隊員，尤其是青少年的影響有限。<sup>5</sup> Rick Richardson 評論說：「如果沒有後續跟進，研究顯示不會導致行為變化」。<sup>6</sup> Priest 的研究指出，透過完善的行前跨文化訓練，短宣可以減少參與者對其他文化的偏見或刻板印象。<sup>7</sup>

美國華人教會的短宣目的地	
1. 中國	6. 德國
2. 台灣	7. 巴西
3. 墨西哥	8. 泰國
4. 香港	9. 印度
5. 英國	10. 緬甸

表 1. 美國華人教會的短宣目的地（2013 調研結果）

另一方面，根據筆者過去的研究，美國華人教會短宣的優缺點和一般美國教會短宣截然不同，例如對未信主的華人傳福音相當有果效，避免跨文化宣教可能發生的衝突和錯誤，但同時缺乏真正的跨文化經驗，而華人教會短宣的社會參與和慈惠工作也非常有限。<sup>8</sup>

筆者過去對美國華人教會的研究顯示<sup>9</sup>，排名前十的短宣目的地主要是亞洲國家和包含華人散居民的國家，排名第一的目的地是中國大陸（見表 1）。該研究還顯示，美國華人教會主要向華語國家和地區差派短宣隊，而且只有約 9% 的美國華人教會報告其短宣隊主要是服事非華人。（見圖 1）<sup>10</sup>

4 Adeney, 2006.

5 Ver Beek, 2006, 2008.

6 Richardson, 2008, 553.

7 Priest, Dischinger, Rasmusen, 2006.

8 Wu, 2016, 154.

9 Wu, 2016, 121-126.

10 Wu, 2016,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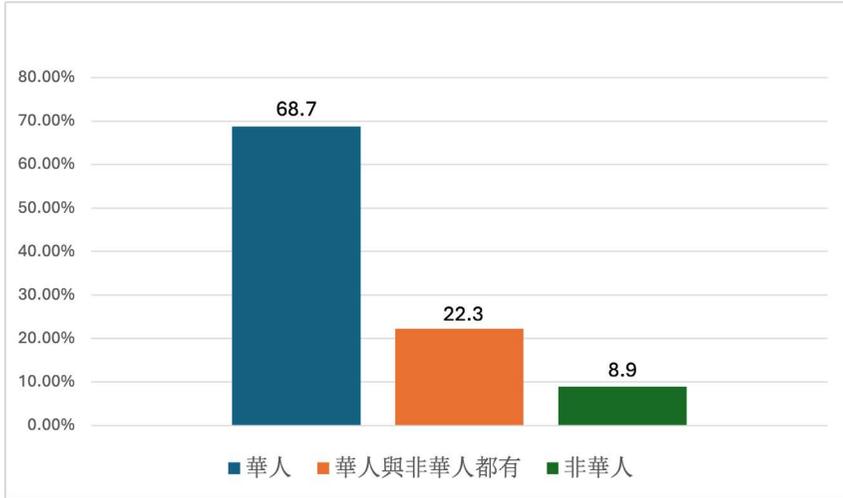


圖 1. 美國華人教會短宣隊服事對象 (2013 年調研結果)

至於短宣事工，筆者在 2013 年的調查研究顯示，下列為華人短宣隊的重心：(1) 門徒訓練/聖經教導 (32.4%)，(2) 傳福音、拓荒植堂 (23.8%)、(3) VBS (暑期聖經班)、兒童事工 (18.6%)，(4) 英語教育 (6.7%)，(5) 藝術/戲劇 (3.3%)<sup>11</sup>。值得注意的是，前三名涵蓋了約 75% 的活動。(見表 2)

由於主要目的地是中國大陸和其他華語地區，而事工對象也是華人，因此短宣隊通常不需要翻譯，可以直接進行門徒訓練和神學教導。過去的研究還發現，與美國的大型教會相比，美國華人教會往往更關注「屬靈的」傳統事工或直接傳福音、佈道，而較少關注社會服務和慈惠救助。<sup>12</sup>

11 Wu, 2016, 129.

12 Wu, 2016, 131.



	美國華人教會
短宣事工重點	1. 門徒訓練 / 聖經教導 2. 傳福音、植堂 3. VBS、兒童事工 4. 英語教育 5. 藝術 / 戲劇

表 2. 美國華人教會短宣的事工重心 (2013 調研結果)

## 二、中東難民危機

阿拉伯之春之後的革命、內戰和教派衝突在過去十年中產生了大量移民和難民，從中東和北非湧向鄰國和歐洲。2011 年至 2016 年間，有 1260 萬敘利亞人因內戰而在國內流離失所或成為難民。<sup>13</sup> 2014 年，ISIS 在伊拉克北部的崛起迫使數十萬伊拉克少數民族，如基督徒和雅茲迪人離開家園。2015 年，一名溺水身亡的 3 歲敘利亞庫爾德男孩 Alan Kurdi 在土耳其海岸被沖上岸的照片讓舉世震驚和悲痛。<sup>14</sup> 當年中東難民危機成為頭版新聞，有人評論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人道主義危機。<sup>15</sup> 雖然國際媒體都關注歐洲的難民危機，但真正收容大部分難民的是中東國家。

13 Das and Hamoud, 2017, 16.

14 參見《溺水敘利亞人的形象，3 歲的艾倫·庫爾迪 (Alan Kurdi) 使移民危機成為焦點》：Anne Barnard and Karam Shoumali, “Image of Drowned Syrian, Aylan Kurdi, 3, Brings Migrant Crisis Into Focu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9/04/world/europe/syria-boy-drowning.html>.

15 George, 2018.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在 2023 年的數據，土耳其收容了 350 萬敘利亞難民，<sup>16</sup> 黎巴嫩近 150 萬；<sup>17</sup> 2015 年政府人口普查顯示，約旦收容了約 100 萬敘利亞難民。<sup>18</sup> 伊拉克的庫爾德斯坦是該國北部較為安定的自治地區，收容了約 150 萬境內流離失所者（IDP）和敘利亞難民。<sup>19</sup> 在難民危機期間，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希望能幫助中東難民。其中一種方法是差派短宣隊到難民的收容國，例如土耳其、黎巴嫩、約旦和伊拉克的庫德斯坦地區。因此，這些地方開始成為熱門短宣目的地。

### 三、中東短宣

自 2015 年難民危機開始以來，許多宣教士和非政府組織（NGO）湧向難民收容國，以回應難民急難中的需求。一般來說，在中東地區從事難民事工的基督教團體分為三種類型：（1）地方教會，（2）常駐宣教士，以及（3）非政府組織。通常上述兩三個團體會在同一個事工中合作配搭。一般難民事工包括英語課程、救濟品分發、家訪、醫療保健、職業培訓和兒童事工。不同的教會、基督教非政府組織和宣教士根據他們的事工理念和他們所處環境的安全狀況，向難民傳福音的方法也不同。土耳其、約旦、伊拉克這些中東國家擁有基督教少數群體，屬於傳統的東正教、天主教或古老的東方教會。這些國家的基督徒，即那些出生在基督教家庭、

---

16 UNHCR, Türkiye Country Chapter 2023–2025, UNHCR Regional Refugee and Resilience Plan (3RP), 2023.

17 “UNHCR Lebanon at a Glance-2024,” UNHCR, [https://www.unhcr.org/lb/about-unhcr/unhcr-lebanon-glance?utm\\_source=chatgpt.com](https://www.unhcr.org/lb/about-unhcr/unhcr-lebanon-glance?utm_source=chatgpt.com), accessed November 3, 2025.

18 Jordan’s “General Results of Census 2015”,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http://www.dos.gov.jo/dos\\_home\\_a/main/population/census2015/Refugees/Refugees\\_7.6.pdf](http://www.dos.gov.jo/dos_home_a/main/population/census2015/Refugees/Refugees_7.6.pdf).

19 Joint Crisis Coordination Centre (JCC), Registered IDPs and Refugees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2023, <https://jccckrg.org/en/article/read/91>, accessed November 3, 2025.

父母是基督徒的人，有敬拜和慶祝基督教節日的自由。但是，在這些國家向穆斯林分享福音仍具社會和文化上的冒犯性，風險程度取決於各別國家的處境。<sup>20</sup> 相對而言，黎巴嫩有更多的自由，<sup>21</sup> 因為在政治上，黎巴嫩不是一個穆斯林國家，而是一個世俗國家，但由於該國有超過 50% 的穆斯林人口，<sup>22</sup> 仍是個宣教禾場。

自 2016 年以來，筆者和其他在約旦、黎巴嫩、土耳其和庫德斯坦的同工都見證了短宣隊的激增。在這幾年間，許多我們認識的華人弟兄姊妹、神學院教授、教會牧長和基督教組織領袖都向我們表示，他們曾到過中東短宣或訪宣，或參加異象之旅。在約旦，當地規模最大的敘利亞難民營附近的一間當地教會告訴我們，2017 年他們幾乎全年無休每周都在接待短宣隊。我和丈夫曾與約旦另外一家本地教會配搭了大約半年。這個教會開展了幾個敘利亞難民事工，在此期間也收到了源源不斷的短宣隊。教會為短宣隊提供住宿、交通和安排行程，例如訪問難民學校、難民家訪、醫療診所和兒童事工。

在黎巴嫩，某宣教機構定期接待短宣隊。該機構資源管道豐富，能為短宣隊提供眾多翻譯人員、住宿和交通，並為短宣隊安排行程。行程通常包括他們的敘利亞難民事工介紹、家訪、婦女事工（女性短宣隊員分享她們的見證）、兒童事工以及在街上與當地人互動。負責接待短宣隊的同工說，他們接待過來自北美、拉丁美洲、非洲、亞洲和歐洲的短宣隊。

在土耳其，一個由宣教士運營的難民事工中心每年接待大約 11-13 個

---

20 Wu, 2018, 26-27.

21 Das and Hamoud, 2017, 89-91.

22 “Religious Composition by Country, 2010-2020,”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9, 2025,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feature/religious-composition-by-country-2010-2020/>.



短宣隊，他們的逗留時間從一兩周到六個月不等。這些短宣隊與難民事工中心合作，後者全權負責短宣隊的行程安排、預算、住宿等。短宣隊事工項目包括英語課程、兒童事工、提供免費膳食的婦女外展事工、家訪和衣物分發以及醫療保健。

在庫德斯坦，一個由海外華人成立的非政府組織（NGO），從 2017 年以來每年都接待五到十幾個短宣隊，只有在疫情期間暫停。該組織成功地招募許多海外華人基督徒到中東短期服事，祝福當地的流離失所者和難民，這個 NGO 也為短宣隊提供行前訓練，例如基礎跨文化教導、基本神學和宣教學訓練。

#### 四、散居華人短宣新趨勢

如前文所述，過去中國大陸是美國華人教會短宣隊的首要目的地。然而，自 2018 年 2 月新的宗教事務條例開始實施以來，中國大門開始關閉。<sup>23</sup> 從那時起，發生了新一波的迫害和驅逐宣教士。因此，許多散居海外的華人教會，包括筆者在美國的母會，都在尋找新禾場來繼續短宣工作。與此同時，中東難民的巨大需求引起了部分海外華人教會的注意。例如，香港背景的海外華人創立了一個基督教醫療短宣組織，在香港、美國和澳大利亞設有辦事處。該組織過去曾向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派遣醫療短宣隊，但由於中國的關門，他們近年來開始向中東派遣短宣隊。

由於「推力」（中國宣教工場的關門）和「拉力」（中東難民危機）因素，海外華人教會已經開始改變差派短宣隊的地點和方式。過去華人

---

23 《宗教事務條例（2017 年修訂）》，北大法實網，2017 年 8 月 26 日，<https://www.pkulaw.com/chl/299c29bbb1a0c690bdfb.html?keyword=%E5%AE%97%E6%95%99%E4%BA%8B%E5%8A%A1%E6%9D%A1%E4%BE%8B&way=listView>。

教會是「Mission through diaspora」，意思是藉用散居華人宣教，以向其他散居華人或中國同胞傳福音。現在，散居華人已開始實踐「超越」華人同胞的宣教，向中東難民分享基督的愛。這是向散居民宣教（Mission to Diaspora），也是超越散居民的宣教（Mission beyond diaspora）！

## 五、與過去的短宣的比較

以難民/境內流離失所者為中心的短宣隊在幾個方面與以前的短宣趨勢不同。首先，目的地發生了變化。過去美國華人教會的短宣隊首要目的地是華語地區和歐洲、拉丁美洲國家（見表1）。筆者十年前的調研顯示，中東的穆斯林國家並不在美國華人教會的短宣目的地名單上。他們不差短宣隊去這些國家的原因有很多。無論是社會、文化、法律和屬靈各方面，這些國家都屬於福音硬土。此外，部分中東國家如伊拉克和黎巴嫩被視為不安全的地方。因此顧慮到短宣隊的事工活動、出於安全因素考量，在難民危機發生之前，中東絕非是熱門的短宣目的地。

其次，由於短宣目的地發生改變，事工的重點也相應地調整。中東最常見的短宣事工是：醫療、保健、VBS、兒童事工、異象之旅、行軍禱告、教育/英語教學、家訪以及救濟和發展（見表3）。近年來的中東短宣明確是以慈惠、救助事工為主，因為這是對難民危機的回應。

過去美國華人教會，無論其短宣隊是被派往中國、歐洲還是拉丁美洲，大多是服事中國人或散居華人，由於沒有語言障礙可以直接進行佈道、聖經教導。這幾年華人教會開始差派短宣隊服事非華人，並且事工是以慈善和救濟為重心，這是重大轉變。這種轉變不難理解：要短宣隊員對說阿拉伯語或庫德語的穆斯林難民直接進行門徒建造或聖經教導，顯然有宗教文化和語言上的障礙。因此以福音預工為起點，諸如慈惠、



醫療等服務，則會是比較實際的事工取向，也能直接幫助當地人的需要。筆者過去的調研結果顯示，華人教會的宣教事工傾向於關注屬靈需求和直接傳福音，而難民事工讓他們有機會考慮並實踐「整全的宣教」，並將他們的宣教行動擴展到非華人。

此外，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如同散居華人的經濟、政治發展常借助於跨國網絡（Transnational Network），華人短宣隊也借助跨國網絡。例如，一位曾在黎巴嫩參與禱告事工的美籍華人牧師接待了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北美華人教會的短宣隊。無論是在新約時代還是在我們這個全球化時代，短宣借助於跨國網絡和資源和散居民合作是普遍和自然而然的。<sup>24</sup>

	傳統的美國華人教會短宣隊	差往中東的短宣隊 (2015 年以後)
目的地	主要在華語地區	主要在穆斯林地區
散聚宣教模式	藉由散居民宣教 Mission through Diaspora	超越散居民的宣教 Mission beyond diaspora
事工活動	門徒訓練 / 聖經教導 傳福音、植堂 VBS, 兒童事工 英語教育教學 藝術 / 戲劇	醫療、保健 VBS, 兒童事工 異象之旅、禱告行走 教育—教授英語 家訪 救濟和發展
服事對象	針對華人	針對流離失所的未得之民
短宣隊成員	大多數是成年人	大多數是成年人

表 3. 兩種模式的短宣比較總結

24 Wu 2016, 33-34, 115-116.

## 六、評估與建議

根據筆者和同工的經驗，與難民事工配搭最有果效的短宣隊是針對當地需要、有特定事工項目的團隊，例如醫療短宣隊。有些短宣隊員是60多歲甚至70多歲的退休華人醫生，他們用行動表達愛，鼓勵並祝福流離失所者、難民和第一線宣教工人，有些短宣隊員甚至每年回到中東服事。通過這種方式，短宣的果效不僅是短期的，更有長期的影響。華人短宣隊員在這過程中也漸漸學會關愛在語言、文化和信仰上都與他們完全不同的外族人，這是華人散聚宣教的一個重大突破。因此若有符合短宣隊員恩賜才能的服事項目，並且在當地有成熟的事工平台，如宣教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可以提供監督並策劃使當地人和短宣隊都受益的事工，使短宣者落地就可以馬上對接服事，這樣的短宣是最有果效的。

行前的跨文化訓練是必要的。此外，中東的難民事工涉及回應人類苦難，且面對東道國宗教意識形態可能的敵意，短宣者若有優越感或靈命不成熟，不僅會成為向當地人見證主愛和真理的攔阻，短宣者還可能在短宣期間有負面體驗。歷史上跨文化宣教所犯下的錯誤仍可能繼續發生在對中東難民的短宣中，而在穆斯林文化的處境，文化錯誤可能會造成更大的虧損，因為由於歷史的包袱，基督徒和穆斯林彼此之間已有長久的誤解和偏見。

至於將短宣轉化為長宣的潛力方面，華人短宣者可能需要更多學習適應和欣賞當地文化。例如，某經常返回中東服事的海外華人醫療短宣隊，因為不喜歡當地食物，居然帶上自己的華人廚師隨行為他們烹製中餐！這種心態和方法可能不適用於長期的跨文化宣教。此外，語言也是一個問題。短宣隊員不會說當地語言，因此嚴重依賴當地翻譯員。短期的人道救援、醫療工作是可行的，但長遠來看，若要實踐持續、有果效的門



徒建造，還是需要透過當地人的母語來完成。<sup>25</sup> 根據庫德斯坦 NGO 的華人同工觀察，和中國大陸、台灣的華人相較，東南亞、北美的華人較有外語優勢。

最後一個建議是有意服事國外難民的華人教會可以先從家門口的難民開始。美國與加拿大都有許多散居的難民和穆斯林群體，可以就近接觸、熟悉他們的文化，也學習關愛這個族群。十幾年前筆者和先生尚未前往中東服事之前，先在美國參與本地的中東難民事工五年之久，對後來的宣教工作頗有幫助。筆者身為第一線常駐中東的工人，親身體會短宣隊給當地同工帶來的工作量，期望宣教士經常接待短宣團是有困難的，尤其是接待大批人員，地方教會也可能因為不斷接待短宣隊而分散自身事工的注意力，若是兩三人組成的團隊比較不會給當地同工帶來太大負擔。六零年代之前，美國南方的宣教士去非洲宣教，在自家卻是實行種族隔離，他們在非洲傳福音信主的門徒想要來到宣教士的家鄉唸神學院，卻發現宣教士的母校實施種族隔離只收白人。這是何等諷刺，並與宣教士傳的福音相矛盾！同理，若華人平常對自己國內的穆斯林族群充滿歧視、排斥甚至敵意，卻認為買張機票到穆斯林國家就可以向他們彰顯的基督的愛，這不僅是對宣教的理解錯誤，甚至可能是假冒偽善的表現。

## 七、結論

服事中东難民或境內流離失所者的短宣新趨勢，確實將華人在宣教的參與上從華人轉向未得之民，為被戰亂和宗教轄制的黑暗之地帶來盼

---

25 John Becker, Laura Adams, and Gene Daniels, "Fruitful Practices: A Guide for Learning from the Best Practices of Church Planters in the Muslim World," Fruitful Practice v5:9, September 2019,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7cef337be65948bfe20ef43/t/5df8e22a3d69ea-478caa012b/1576591917406/.pdf>. More on <https://fruitfulpractice.org/>.

望，但如果缺乏行前的跨文化訓練，犯錯與虧損神國事工的風險也會更高。對於海外華人教會來說，中東短宣浪潮可說是短宣的典範轉移，因為海外華人教會服事對象從中國大陸、散居的本族人轉移到中東流離失所的外族人，事工重心也從佈道、聖經教導轉移到了整全的宣教。通過與當地機構合作、行前的跨文化培訓，以及合乎當地難民需要、計畫完善的服事項目，若短宣者本身有相當的靈命成熟度和受教的態度，中東短宣可對國度事工帶來正面影響。

當今國際情勢詭譎莫測，而中東情勢更是瞬息萬變，去年底敘利亞阿薩德政府閃電倒台，造成部分敘利亞難民回歸，但亦有敘利亞少數民族受到更多逼迫。至於以色列、加薩、黎巴嫩、葉門、伊朗之間的衝突對立仍未消解。未來的中東短宣浪潮是否能持續，目前情勢仍尚未明朗，但動盪不安的局勢可能會繼續使部分中東人民流離失所。如同約瑟對他的兄弟所言：「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許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創世記》50:20）。願神繼續使用祂的僕人使女為苦難中的中東人民帶來盼望與安慰的信息。

### 參考文獻

Adeney, Miriam. "When the Elephant Dances, the Mouse May Die." In *Short-term Missions Today*, edited by Bill Berry, 86-89. Pasadena, CA: Into All the World Magazine, 2003.

———. "Shalom Tourist: Loving Your Neighbor While Using Her." *Missiology* 34, No. 4 (2006): 463-476.

Becker, John, Laura Adams, and Gene Daniels. *Fruitful Practices: A Guide for Learning from the Best Practices of Church Planters in the Muslim World*. Vision 5:9, 2019.

Das, Rupen, and Brent Hamoud. *Strangers in the Kingdom: Ministering to Ref-*



- ugees, Migrants, and the Stateless*. UK: Langham Partnership, 2017.
- Linhart, Terence David. “They Were So Alive! The Spectacle Self and Youth Group Short-Term Mission Trips.” *Missiology* 34, no. 4 (2006): 451–462.
- George, Sam. “Introduction.” In *Refugee Diaspora: Missions amid the Greatest Humanitarian Crisis of Our Times*, edited by Sam George and Mariam Adeney, xx–xx.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18.
- Priest, Robert J., Terry Dischinger, Steve Rasmusen, and C. M. Brown. “Researching the Short-Term Mission Movement.” *Missiology* 34, no. 4 (2006): 431–450.
- Priest, Robert J., Douglas Wilson, and Adelle Johnson. “U.S. Megachurches and New Patterns of Global Mission.” 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34, no. 2 (2010): 97–104.
- Richardson, Rick. “The Impact of Urban Short-Term Projects on the Social Connections of Evangelical College Students.” In *Effective Engagement in Short-Term Missions: Doing It Right!*, edited by Robert Priest, 525–550.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8.
- Ver Beek, Kurt. “The Impact of Short-Term Missions: A Case Study of House Construction in Honduras after Hurricane Mitch.” *Missiology* 34, no. 4 (2006): 477–495.
- UNHCR. Türkiye Country Chapter 2023–2025. UNHCR Regional Refugee and Resilience Plan (3RP), 2023.
- . “Lessons from the Sapling: Review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Short-Term Missions.” In *Effective Engagement in Short-Term Missions: Doing It Right!*, edited by Robert Priest, 469–496.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8.
- Wu, Jeanne. *Mission through Diaspor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Church in the USA*. UK: Langham Partnership, 2016.
- . “Jordan, Home for Refugee: Two Challenges.” In *Refugee Diaspora:*

*Missions amid the Greatest Humanitarian Crisis of Our Times*, edited by Sam George and Mariam Adeney, 25–32.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18.

Wuthnow, Robert. *Boundless Faith: The Global Outreach of American Church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Zehner, Edwin. “On the Rhetoric of the Short-Term Missions Appeals: With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eam Leaders.” In *Effective Engagement in Short-Term Missions: Doing It Right!*, edited by Robert Priest, 179–201.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8.



## 第十一章

### 散居華人宣教中的文字與網路事工

#### Text and Digital Ministry for Diaspora Chinese Mission

Sean Cheng、饒以德

### 引言

在中國宣教歷史和散居華人宣教歷史上，文字事工（及 1990 年代以後的網路事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將回顧中文文字事工在從 16 世紀到 1950 年、1950—1980 年代以及 1980 年代至今這三個時期的發展，並反思對今日散居華人宣教中的文字與網路事工的啟迪。

### 一、歷史回顧：1950 年以前

1814 年，蘇格蘭宣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因在中國澳門、廣州一帶宣教效果甚微，來到馬來西亞的馬六甲開展宣教事工，向來自廣東和福建等地的散居華人傳福音。同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向倫敦傳道會提出一項「恆河外方宣教計劃」（Ultra Ganges Mission），其中包括在東南亞出版一份中文報刊，目的是向散居在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宣教。<sup>1</sup>

除了參與《聖經》的中譯，米憐最廣為人知的文字事工，是創辦了世界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統記傳》開海外華人新聞傳播之先河，也是基督新教散居華人宣教中的文字事工的開端。米憐善於觀察、研究散居華人的文化，在《統

---

1 浩然：《南洋佈道文字為先》，《基督教周報》，第 1865 期，2000 年 5 月 21 日，<https://christianweekly.net/2000/ta752.htm>。

記傳》中大量論及儒家倫理道德的內容，作為福音的文化切入點。他還用中文創作了章回體小說《張遠兩友相論》（1819年），嘗試展現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的對話。<sup>2</sup>

若以廣義的基督教而言，新教宣教士並不是最早在東南亞用中文文字傳播基督教信仰的西方人。1587年來到菲律賓馬尼拉的西班牙道明會宣教士高母羨（Juan Cobo）在散居中國商人的幫助下，用文言文著成了《辯正教真傳實錄》，將上帝塑造為萬物的創造者，並將基督教教義與自然科學相調合。<sup>3</sup>為了向來自福建的散居華人宣教，道明會宣教士努力學習閩南方言，1605年印刷出版的《基督教教義》就使用了大量的閩南話。<sup>4</sup>

17、18世紀西方宣教士在東南亞地區的文字宣教工作為後來他們進入中國的宣教事工做出了預備。<sup>5</sup>在1840年以前大部分中文基督教刊物是在東南亞的一些大城市出版，多中心、跨地域地發行。曾在馬六甲、檳城和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多年致力於《聖經》中文翻譯的麥都思（Walter Medhurst）在1823年創辦了《特選撮要每月紀傳》，使用了大量白話文夾雜嶺南方言，幫助文化水準不高的大眾了解基督教。1828年，倫敦布道會宣教士吉德（Samuel Kidd）在馬六甲創辦《天下新聞》中文報紙並

2 吳國安：《立足東南亞向華人傳福音的宣教士米憐》，《今日基督教》中文網站，2022年12月12日，<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2022/12/william-milne-china-malaysia-missionary-zh-hans/>。

3 潘貝頌：《高母羨〈辯正教真傳實錄〉初步詮釋》，《道風》學刊第9期，1998年秋，[https://www.iscs.org.hk/Template/Shared/Books/PreviewFile/LPJ009/LPJ009\\_07.pdf](https://www.iscs.org.hk/Template/Shared/Books/PreviewFile/LPJ009/LPJ009_07.pdf)。

4 溫華翼、謝侃侃：《講座 | 互動與皈依：東南亞華人信仰體系構建中的三個歷史時刻》，澎湃新聞，2020年1月18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525086](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525086)。

5 熊月之：《序言》，《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http://www.fudanpress.com/505429541603282944/detail/book?bookId=374206&bookIdentifier=47911168627d5f&company\\_id=569&company\\_identifier=2959846655452a&navGuId=505756482248159232](http://www.fudanpress.com/505429541603282944/detail/book?bookId=374206&bookIdentifier=47911168627d5f&company_id=569&company_identifier=2959846655452a&navGuId=505756482248159232)。



擔任主編。<sup>6</sup>

1840 年以後，中國被迫向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放門戶，允許基督教自由傳播，中文基督教報刊的出版中心開始轉移到澳門、香港和中國的一些沿海通商口岸大城市。1850 和 1860 年代，《遐迩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萬國公報》等報刊先後在香港、上海、寧波等地創刊，創辦人或主編均為知名英美宣教士。<sup>7</sup>

1900 年，義和團人士在中國殺害了近 200 名西方宣教士，許多宣教士被迫離開中國。1922 年至 1927 年，中國各地爆發「非基督教運動」，反基督教情緒蔓延到海外華人社區，包括文字事工也受到影響。然而，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中國教會也出現了一些屬靈復興，包括「小群教會」（倪析聲）、基要主義教會（王明道）、奮興佈道（計志文、宋尚節）和靈恩運動（山東大復興）等本土教派的興起和發展。這一時期，中國國內的文字事工更聚焦在教會建造和信徒靈命栽培上，在中國以外的散居華人基督徒的文字事工也有一些發展，例如 1929 年馬來亞華人衛理公會創辦的《南鍾》雜誌。<sup>8</sup>

在香港，從 1900 年代開始便有以不同宗派主導、以教會建造為重心的中文報刊，及至 1930、1940 年代，這類報刊出現更加繁榮的景象，例如《德華朔望報》《晨星季刊》《靈鐸週刊》《港粵教聲》《中華循道公會月刊》《合

6 侯傑、王小蕾：《近代基督教報刊的創辦與發展——以海洋亞洲為視域》，2013 年 7 月 27 日轉載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網站，[http://iqh.ruc.edu.cn/old/qdzwgxyj/zwgx\\_xgd/f106ee942b6449bd87ffc8142158fa81.htm](http://iqh.ruc.edu.cn/old/qdzwgxyj/zwgx_xgd/f106ee942b6449bd87ffc8142158fa81.htm)。

7 同上。

8 沈道偉：《扎根本土的歷程：20 世紀新加坡華人基督新教徒的認同轉向》，新加坡華族文化百科網站，編輯譯，更新於 2025 年 01 月 21 日，<https://culturepaedia.singaporeccc.org.sg/zh/social-practices/singapores-chinese-protestants-in-transition-from-china-orientation-to-local-orientation-in-the-20th-century/>。

一週刊》《香港青年》和《女聲》。<sup>9</sup>「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的建成和《道風》學術期刊的創刊也是在 1930 年代。<sup>10</sup>

## 二、歷史回顧：1950—1980 年代

1950 年以後，因著中國大陸政治局勢的變化，基督教文字工作只得再次轉進海外。

1950 年代，台灣校園福音團契成立，深受從中國撤離到台灣的西方宣教士的影響（個人包括內地會宣教士艾得理 /David Howard Adeney，差會包括美國校園團契 /IVCF、美國長老會和中國內地會）。1957 年，《校園》雜誌創刊，以向大學生傳福音為宗旨。早期，西方宣教士曾在理念、資金和培訓等方面扶持《校園》雜誌。到了 1970-80 年代，《校園》讀者群從大學生擴展到年輕知識份子，在內容上開始更多探討信仰與現代生活的結合，並逐漸完成本土化，編輯團隊變成以台灣本地信徒為主。<sup>11</sup>

證道出版社的前身是中國內地會的文字工作委員會，原設於上海，負責出版福音單張、摺頁冊和屬靈書籍。隨著 1949—1950 年內地會宣教士陸續離開中國，1951 年內地會改名為「海外基督使團」（OMF），總部遷到新加坡，繼續在東南亞和港台等地宣教，其文字事工部門在香港開設了證道出版社，繼續製作各種福音出版品。<sup>12</sup>負責出版的彭子材是內地會首位華人同工，所出雜誌封面彩色印刷，內文採用優良紙質，內容

9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戰前篇》，基督教出版聯會網站，2017 年 7 月 27 日，<http://acp.org.hk/christian-publishing-industry-1/>。

10 《道風緣起》，道風書社網站，<https://www.iscs.org.hk/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150&Pid=9&Version=0&page=0>。

11 台灣校園福音團契網站，<https://www.ccf.tw/>。

12 證主出版社網站，<https://cclpub.wordpress.com/about/>。



方面更是有口皆碑。<sup>13</sup>

1953年內地會宣教士鄧樸華（Gordon Dunn）在台南也成立了證道，負責銷送香港出版的福音材料和書刊。證道以香港為基地，製作各式出版品，進而再把這些產品分發至台灣、東南亞等各個工作點。鄧樸華在小貨車後方加上數排書架，打造「流動圖書館」，把福音資訊帶入各城各鄉。宣教士葛忠良（Siegfried Glaw）從中獲得啟發，80年代返德後，他創立了「郵寄式」的中文圖書館，服事留德華人學子。<sup>14</sup>

證道的出版品中，1956年創刊的《燈塔》雜誌最具代表性，且對往後的文字事工產生深遠影響。這套雜誌的主編是劉翼凌（美國宣教士包忠傑 / Paul Henry Bartel 也曾擔任編輯<sup>15</sup>），雜誌著眼於福音預工，因此內容有科學、證道、藝術、文學、小說、見證和傳記等，水準不輸坊間流行的大眾刊物。一開始部分教會人士批評《燈塔》不夠屬靈，或是風格過於現代，但它逐漸贏得肯定與支援，發行廣及台灣和東南亞，銷量曾高達 35,000 多份。<sup>16</sup>《燈塔》是最適合送給未信者的福音禮物。在內地會宣教士留下的記錄中，有病患拒絕讀《聖經》，卻願意好好讀一讀《燈塔》；也有人因為當中的藝術性文章而打開心門。《燈塔》雜誌於 1970 年停刊，一方面是劉翼凌遷美，主編後繼無人，另一原因是東南亞興起排華風潮，華文刊物受限，銷量大受影響。1973 年，70 歲的劉翼凌風塵僕僕前往台灣，力勸林治平和張曉風夫婦開辦《宇宙光》雜誌。<sup>17</sup>三年後，劉老先生又在

13 《傳——海外基督使團 150 周年紀念文集》，海外基督使團，2015 年。

14 饒以德：《鷹架任務》，海外基督使團，2015 年。

15 「包忠傑」，世華中國研究中心，<https://www.bdeconline.net/zh-hans/stories/bao-zhongjie>。

16 「劉翼凌」，世華中國研究中心，<https://www.bdeconline.net/zh-hant/stories/liu-yiling>。

17 瞿海良：《起初·傳光》，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網站，2019 年 4 月，<https://www.cosmic-care.org/News/Detail/8af644ea-1fe0-45e3-bb21-f61461200cc0>。

美國成立福音文宣社，並創辦《文宣》雙月刊。<sup>18</sup>

1970年代，內地會將證道出版社移交給東亞本地基督徒，完成跟內地會一貫的「鷹架」精神相符的傳承。1971年，證道出版社與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區會合併，成立福音證主協會，由年僅31歲的薛孔奇擔任總幹事。<sup>19</sup>證主擁有獨立的董事會，成員以華人為主。內地會慷慨地將證道原本的財產與物業捐予新的證主協會，表達出支援與信任。<sup>20</sup>證主不只出版刊物和教材，同時還培訓信徒，進而推動許多跨教會、跨機構的合作。證主亦先後在台灣、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設立區會，並於1990年設立國際福音證主協會，負責協調、統籌各地的資源運用。<sup>21</sup>

70年代，資本主義和都市化的浪潮席捲亞洲，年輕人尤其遭受衝擊。「香港奇女子」蘇恩佩察覺了時代的脈動。留美海歸的她曾在台灣擔任《校園》雜誌的主編，帶出蘇文峰、吳鯤生、劉良淑、彭懷冰等一眾文字尖兵（後來均成為海外華人教會文字事工和宣教的領軍人物），其後又赴新加坡參與《前哨》雜誌的創辦。當她因病回到香港，她向神求問：「我們能為這城市的青少年做什麼？」一年後（1974年）她與蔡元雲醫生等人創辦了《突破》雜誌，立志抵抗世俗文化，傳遞人生真正的方向與價值。蘇恩佩很清楚文字事工所面對的，不只是個別讀者，而是他們背後的社會文化。因此《突破》是一場「運動」，文字或許是發軔點，但仍需各面向的工作，好將影響力注入社會。於是，刊物點起了火，其後則有福

18 「劉翼凌」，世華中國研究中心。

19 羅民威：《證主首任總幹事薛孔奇安息主懷》，時代論壇，2023年1月21日，[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70781&Pid=102&Vers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70781&Pid=102&Vers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

20 《傳——海外基督使團150周年紀念文集》，海外基督使團，2015。

21 證主出版社網站，<https://cclpub.wordpress.com/about/>。



音營會、電台廣播、輔導、影音等事工逐步開拓。<sup>22,23</sup>

無獨有偶，台灣的《宇宙光》也循著類似發展模式。林治平同樣著眼於整體社會的需要，主張「全人關懷」，推動的工作，從社會公益、視聽產品、藝術團契、百人合唱，一直到關懷輔導，看似五花八門，其實都是為了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sup>24</sup>

### 三、歷史回顧：1980 年代至今

1980 年代，隨著中國因改革開放政策打開國門，開始有許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到歐美國家留學。「六四」以後（1990 年代初），大批在北美留學的中國畢業生和訪問學者在華人教會或美國本地的英文教會信主。1992 年，蘇文峰夫婦蒙召在洛杉磯創辦《海外校園》，開啟海外華人教會對中國大陸背景的學生、學者的文字宣教事工。《海外校園》是海外第一份用簡體字印刷、內容針對中國大陸背景的知識份子的福音刊物。<sup>25</sup>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散居華人教會、查經班和宣教機構普遍將《海外校園》作為向中國學生、學者傳福音的首選資源。1996 年，海外校園機構出版里程碑所著《遊子吟》<sup>26</sup>，這本書後來成為海外華人教會向中國背景的學生、學者和移民傳福音最常用的護教書籍。1997 年，《生命季刊》創刊號正式出版，以「滿足海外大陸基督徒的靈命需要、有助於他們生

22 莊祖鯤：《蘇恩佩：為主「燃燒自己」的奇女子》，今日基督教中文網站，2023 年 12 月 18 日，<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2023/12/chinese-female-christians-yanpui-so-zhans/>。

23 蔡雲元：《突破運動四十年》，突破網站，2013 年 2 月 14 日，[https://upload.break-through.org.hk/pages/20130214\\_btp\\_feature](https://upload.break-through.org.hk/pages/20130214_btp_feature)。

24 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網站，<https://www.cosmiccare.org/>。

25 海外校園「有盞燈」網站，<https://yzd.oc.org/>。

26 蔡越：《對一代又一代的知識份子說話——〈遊子吟〉作者馮秉誠談〈海外校園〉雜誌》，海外校園，2022 年 10 月 17 日，<https://tinyurl.com/lc-youziyin>。

命成長」為宗旨，同時服事中國國內的家庭教會。<sup>27</sup>

1990年代中期，也是中文互聯網的肇端時期。在最原始的中文互聯網上，就有身在北美和台灣的基督徒跟身在中國的中國知識份子「談道」，通過護教、回答基督教信仰問題向網友傳福音。海外基督徒與方舟子等無神論者關於基督教信仰的爭論在1996年和1997年均被評為「中文互聯網十大新聞」之一，相關論戰的「戰場」則是在中國國內的南開大學BBS。1996年，數名身在北美、積極參與網路護教並受到台灣信望愛網站的同工鼓勵、指導的基督徒加入「網絡基督使團」（CCIM），為人在中國的慕道友提供護教和福音資源。及至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在中國湧現的網路論壇上，海外華人基督徒同樣把握時機、走進網上人群，護教、做見證、分享基督福音。當年曾質疑、批判基督教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網友後來有多人信主，甚至成為中國家庭教會的傳道人、牧師。<sup>28</sup>

2001年，為了建造、培養逐漸成長起來、在教會參與事奉的中國背景的基督徒，幫助他們用基督教價值觀回應文化、時事，海外校園機構又創辦了《舉目》雜誌。近年《舉目》的事工轉為以網路為主，繼續為建造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和基督徒提供「深度平台」。<sup>29</sup>

在2000—2010年代后，中文博客、豆瓣、微博、微信和知乎等平台開始流行，投入網路事工的基督徒也與時俱進、積極進駐。2006年，身處北美的幾位《海外校園》和《舉目》核心作者在新浪博客開通「哼小調的哈比人」博客，發佈更多元豐富、從科技、影視、文學、人文等方面切入的福音性文章。其後數年，在新浪網站上出現了「耶路撒冷的星

27 生命季刊機構簡介，<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1342>。

28 Sean Cheng, “Digital Evangelism on Chinese Internet,” Vimeo, uploaded October 5, 2023, <https://vimeo.com/871260582/e82a087c69>。

29 《舉目》網站，<https://behold.oc.org/>。



光」基督徒博主圈子，集結了數百位活躍於博客上的中國和海外的基督徒作者。<sup>30</sup> 2010年，中國共青團中央主辦的《中國青年研究》發表題為《高度警惕基督教的網絡傳播》的文章，其中例舉的三位「基督教網絡宣教士」中有兩位是《海外校園》的核心作者。<sup>31</sup>

微信公共號出現後，《海外校園》《舉目》《境界》（電子雜誌）等刊物和普世佳音、良友電台、基督使者協會等北美華人福音機構紛紛在微信開設公共號，訂閱通常數以萬計，偶爾會有福音性文章閱讀量達到「十萬加」。很多海外華人基督徒和教會、團契有意識地利用微信轉貼和微信群開展福音事工和教會小組事工。

2018年是海外華人教會網路事工的一個「分水嶺」年份。從2018年9月左右開始，大批海外華人福音機構和已有相當影響力的基督徒個人在微信和其它眾多中國新媒體平台上的公共和個人帳號被封禁，發佈的內容被刪除，一夜之間，大量的訂閱人間蒸發，國內平台上的福音文字片甲不留，網路宣教「黃金時段」結束，迎來肅殺的「寒冬」。<sup>32</sup>

然而，海外華人教會、機構和基督徒個人的網路宣教並沒有因為中國國內的封禁而停滯。2018年後，許多海外基督教新媒體搬遷到「牆外」。2009年成立的北美「網路宣教論壇」（IMF），每年舉辦一次跨機構、跨教會的實體會議，長年在北美華人教會當中推動網路宣教和新媒體宣教，並且製作了「網路宣教課程」，2018年後繼續在新媒體宣教領域聯絡、

---

30 Sean Cheng, "Using New Media for Digital Evangelism on Chinese Cyberspace," ChinaSource, posted October 09, 2023, <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using-new-media-for-digital-evangelism-on-chinese-cyberspace/>.

31 左鵬、厲彥龍：《高度警惕基督教的網絡傳播》，《中國青年研究》，2015年8月12日轉載于 <https://read01.com/kx7EB4.html>。

32 安平：《網路宣教的寒冬，也是生長的季節》，今日基督教網站，2021年12月24日，<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2021/12/chinese-christian-internet-mission-wechat-sara-ban-zh-hans/>。

服事眾教會。<sup>33</sup> 2021年疫情期間，實時語音聊天社交媒體 Clubhouse 突然爆紅，<sup>34</sup> 一批北美基督教作者、編輯迅速把握機會主持基督教話題討論，「吐槽基督教」大會等「房間」吸引了眾多的聽眾，主講人包括一些華人教會的牧長、領袖。

2020年到2023年的全球新冠疫情，迫使眾多海外華人教會和福音機構因暫停實體聚會而使用網路平台和通訊工具開展事工，很多新媒體事工一直持續到后疫情的今天。近幾年，在散居宣教相關的新媒體事工中做得比較出色的個例包括世界華福中心的《使命門徒》播客<sup>35</sup>、《今日基督教》中文網站<sup>36</sup>、普世佳音機構出版的「遊子新歌」系列叢書<sup>37</sup>、基督使者協會的《使者有聲雜誌》<sup>38</sup>、中國信徒佈道會的《中信》「融媒體」<sup>39</sup>，等等。在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教會和福音機構也相當普遍地使用新媒體來向年輕一代傳福音。<sup>40</sup>

#### 四、反思與展望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中文文字事工及後來的網路事工在中國以外的散居華人宣教中的重要性。從米憐開始，幾代西方宣教士都在文字事工上頗有建樹，為福音在東南亞和港台等地的散居華人中傳播提供了

---

33 網路宣教論壇，<https://internetmissionforum.org/>。

34 樂以晴：《Clubhouse 語音社交平台全球爆紅，福音事工吸引 600 多人信主》，基督教論壇報，2021年8月10日，<https://ct.org.tw/html/news/3-3.php?cat=13&article=1386681>。

35 世界華福中心網站，<https://cccw.org/>。

36 今日基督教中文網站，<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

37 「遊子新歌」叢書，ReFrame Ministries（普世佳音）網站，<https://reframeministries.org/donate/us/new-songs-of-wanderers-2>。

38 使者有聲雜誌，<https://afcmistry.org/>。

39 中信多媒體事工網站，<https://ccmusa.org/Ccmusa/Web/Home/>。

40 基甸：《東南亞中文基督教新媒體列舉》，Blogger，2025年3月3日，<https://ji-dian.blogspot.com/2025/03/blog-post.html>。



有益的資源。1950年代西方宣教士撤離中國後，港台地區的基督教文字工作繼續發展，本地華人同工從西方宣教士手中接棒、續航，並積極回應當代與當地社會的需要。1990—2010年代，北美華人福音機構和教會在面向中國國內和中國大陸背景的知識份子的文字與網路宣教上有許多積極的參與。

歷史反復提醒我們，很多時候，當世界的政治和社會大環境的劇變對宣教造成嚴重阻礙和挫折時，上帝仍然掌權，祂常常會用祂的大能讓「萬事互相效力」，「壞事變好事」，教會和宣教機構因為困難而戰略轉移，反而成就不同工場的事工。針對全球華人的散居宣教如此，本文回顧的散居華人宣教中的文字與網路事工歷史亦然。

今天，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為散居華人的文字事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特別是向中國知識份子和年輕的下一代傳福音的工作，更需要從事散居宣教的同工善用新技術和新媒體。展望未來，筆者有以下幾點建議：

(1) 繼續重視和改進新媒體宣教。宣教必須「道成肉身」，走入人群，而在數字時代的今天<sup>41</sup>生活在網絡世界的年輕人，也許可以說是一群新的、特殊的福音「未得之民」。儘管因為疫情很多教會和機構已經更多地使用網路新技術開展事工，但這跟主動進入新媒體世界，尤其是接觸其中的年輕人、跟他們對話、向他們傳福音的新媒體宣教還是有差異，不能等同。一些新的領域，如元宇宙虛擬教會<sup>42</sup>或在福音事工中善用人工智能（AI）<sup>43</sup>，等等，仍然是具前沿性的事工，有待開拓。

41 Desmond Henry, Lisa Pak & Nick Parker: 《在數字時代宣講福音》，洛桑運動網站，修改與 2024 年 5 月 27 日，<https://tinyurl.com/luosang-digital-age>。

42 馬來西亞元宇宙基督徒中文團契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mandarinchristianfellowshipmetaverse/>。

43 基甸：《AI 答問：基督教會、福音機構和基督徒個人應該如何善用 AI 進行福音事工？》，Blogger，2025 年 3 月 3 日，<https://ji-dian.blogspot.com/2025/03/aiai.html>。

(2) 從事網路宣教需要有合乎中道的媒體原則。在資訊環境高度極化、假新聞、陰謀論充斥網路的今天，福音媒體應該更注重確保信息的真實性。基督教媒體在回應時事、政治、文化議題時需要有超越的信仰視角，學習傾聽不同的聲音，同時持守符合基督教倫理和價值觀的智慧，在世人面前見證基督福音的榮美。<sup>44</sup>

(3) 推動、促進全球各地華人教會和宣教機構與非華人教會和宣教機構之間在文字、網路事工上的合作，共用資源（例如互相轉載），攜手發展。筆者尤其建議中文的文字事工可以與英文的文字事工（例如ChinaSource/華源協作<sup>45</sup>）合作，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例如，只有中文內容的華人機構的網站，可以翻譯使用英文網站上優秀的文章。只有英文的非華人機構的網站，也可以翻譯中文網站上的文章。

---

44 基甸：《宣教，是一場信息的戰爭》，使者有聲雜誌，2024年4月24日，<https://www.afcdrc.org/post/aam20240424>。

45 華源協作網站，<https://www.chinasource.org/>。



## 第十二章

# 散居華人神學院：全球化時代的門訓策略

黃成培

### 前言

神學院存在的目的，乃是為了服事神，及事奉眾教會。《彼得前書》2章9節告訴我們：「你們是被揀選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聖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使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和合本2010修訂版）。因此，「信徒皆祭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奉理念。然而，在全球化的世代，教會的牧養正在面臨一個全新的挑戰。比如說，如今一個在屬靈上非常追求的基督徒，他很可能在參加主日敬拜以前，已經透過網路媒體聽過了中文和英文各一篇很棒的講道。平時，他也可能有在網路上固定聽講道的習慣，並且參加各式各樣網路上的基督教專題、特會、及培訓。換句話說，對於一個屬靈上追求的基督徒來說，他已經習慣於透過網路聽到很好的講員以及很棒的專題。因此。本文將和大家一起來探討，如何在全球化的世代幫助地方教會領袖了解網路培訓的特質，如何善用網絡資源，並且建立起一個有果效的門徒訓練事工。

在90年代末期，也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間之前，北美的神學院協會開始探討網路神學教育的必要性。因此，基督徒的圈子至少有20多年的時間，開始關於網路神學教育的辯論。但是，在經歷了2020年起三年多的全球新冠疫情期間，這樣的辯論已經不存在了；因為網路神學教育已經從一個「趨勢」，成為一個「常態」（From a “trend” to a “norm”）。換句話說，如今網路教學已經成為當今神學教育的既必要、又重要的教學平台。

其實，透過網路教學，我們可以讓神學教育走進地方教會，提升地方教會的門訓事工，並且與地方教會的整合門訓。因此，在本文當中，筆者將根據過去二十多年來，在電腦教學、網路神學教育和透過神學院與地方教會門徒訓練的配搭經驗（包括非洲、亞洲和北美的神學院），希望能拋磚引玉，和大家共同分享並思考網路神學教育的重要特質與優點。

## 一、良善忠心 (Faithful)

教會同工的培養，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良善、忠心」的品格（參《馬太福音》25:21、23）。在教會當中，要提供一個高品質、又長期委身的門徒訓練課程，是一個不容易的挑戰。因此，神學院可以協助眾教會，並且透過門訓課程，與眾教會建立夥伴關係。例如，在德州的林牧師是神所重要的一個僕人，並且建立了一個很健康強壯的教會。林牧師自己常常在神學院中，教導一些關於領導學以及講道學的課程，他的教會也有很好教牧同工的團隊。當林牧師想要在教會中，推動進階的門徒訓練課程時，他與筆者所事奉位於美國的正道福音神學院聯繫。林牧師很謙虛地說：「我們教會想要做進一步的領袖培訓，神學院既然有這麼好的師資團隊，又有神學教育的高度，請神學院過來幫助我們！」之後，我們的同工團隊和他討論，了解他們教會的挑戰和需要，一同設計了一套兩年八門課的相關課程。並且和他們的教牧同工配搭，一同開展新的進階門訓事工。

從門徒訓練的角度來看，「質重於量」是個重要的原則。因此。在思考神學教育的參與與投入時，當中神學教育的「含金量」（Gold Content）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素。在傳統的神學教育中，關於含金量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客觀指標就是「神學認證」（The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Accreditation)。一所神學院要得到神學認證，必須要通過許多的要求，包括師資團隊的素質、圖書館資源、師生比例、行政團隊的運作、財務健康等的要求。這樣的神學認證機構在世界各地都有，例如：在北美是ATS（The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在亞洲是ATA（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在非洲是ACTEA（The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Africa）。因此，不論是基督徒個人或是教會的同工團隊，在考慮投資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在神學教育之前，一定要好好地禱告、謹慎地考量、審慎地評估，特別是要認識所要參與的神學院的神學認證現況。否則，不小心進入了所謂的「野雞大學」，不但浪費時間和金錢，甚至會受到不好的神學思想的影響（例如自由派神學，或異端邪說的錯誤教導），得不償失。反之，若是能進入一所信神愛神的資優神學院，則會得到個人、家庭、及教會的全面復興，並且在神的國度中有所貢獻，不但有神的同在，也為神所用。

## 二、隨時隨地（Flexible; Anytime, Anywhere）

網路門訓事工其中一個重要的優點，就是能夠配合眾教會及參與培訓的弟兄姊妹的需要和進度，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地進行學習、得著成長。在筆者所事奉的神學院正道福音神學院，隨著我們網路教學事工不斷的完善過程，如今我們所事奉的對象，包括北美、亞洲、和歐洲的教會同工培訓。例如，在美國的中西部，過去10年很多教會面臨缺乏牧者的挑戰和需要。因此。正道差派同工進入中西部，與當地教會的同工團隊配搭，提供同工培訓，特別是講台事奉的培訓。由於新冠疫情以及近年來中美關係緊張的影響，如今北美華人教會缺乏牧者的挑戰，不但普遍的存在於北美，甚至在一線及二線的移民城市，華人教會也面

臨同樣的挑戰。一年多前，我在洛杉磯的一個教會講道的事奉，當時因著有牧者要退休或服事工場的轉換，那個教會同時間要聘請三個牧者，包括主任牧師、華語堂牧師及英文牧師。因此，不論您的教會是在美國中西部、南方或東岸，甚至是一二線的移民城市，都應該善用國度的資源與信仰純正的神學院聯絡，並諮詢相關的同工培訓課程，一起配搭同工，並且建立「國度三贏」（Kingdom Triple Win）的夥伴關係。關於「國度三贏」的夥伴關係，就是除了要做到一般所謂的「你贏、我贏」的「雙贏」（Win-Win）局面以外，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神國度贏」！

因著神的恩典，正道的網路神學教育，如今不但包括北美、亞洲和歐洲的同工培訓。去年，我們更推廣到非洲的宣教士培訓。因為有非洲的宣教士，他們聽到關於北美正道神學院的發展。正道不但是一個教學嚴謹、有三重認證的神學院，並且設立了宣教系。於是他們就申請，成為我們正式碩士班及博士班的學生。

想象一下，透過網路門訓事工，你的教會不論是位於歐洲、亞洲、非洲或是拉丁美洲，甚至可能是位於回教世界的中東創啟地區國家（Creative Access Nations, CAN），你的同工團隊不需要經歷跨國跨洋搬家的折磨，他們按照自己的時間彈性和屬靈需要，在接受高品質網路神學教育的同時，不需要改變工作，兒女的教育不受到影響，並且可以在原來的社區繼續發光做鹽，在原來的教會忠心事奉、和團隊的同工們一起成長，這不是一件很美的事嗎？

網路門訓的事工不但有「隨時隨地」能得到高品質神學教育的優點，更進一步的思考，網路神學教育也能夠幫助我們達到「普世的國度連結」（Global Kingdom Connections）。例如：對於同樣是在參與第二代新移民家庭事奉，並且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同工們。事工本身在各世界各地所



表現出來的挑戰「形式」(Forms)也許不太一樣，但是，事工的聖經原則和挑戰「本質」(Essence；例如：人的罪性、男人需要被尊重、女人需要被愛等等)上卻是一致的。因此，同工們可以透過網路教學的平台，彼此連結、互相交流、資源共享、互相代禱，並且一起思考針對某一個特定事工挑戰的解決方案與對應策略。這種普世國度連結的同工模式，同樣的也可以應用在靈命塑造、領袖培訓、開荒植堂、家庭事工、青少年事工、回教穆斯林群體事工、跨文化宣教等等不同的領域。

### 三、全方位整合 (Integration)

隨著全球化及自媒體的高度發展，今天我們所面對的不止是「知識爆炸」(Information Overflow)的問題，甚至是「知識轟炸」(Information Bombing)的挑戰。此外，在「後現代」及「多元化」的人類思潮轉型中，資訊的「碎片化」也是極其嚴重的問題。現今，人們的「注意力長度」(Attention Span)已經大不如前。以前，在電視媒體的時代，電視訓練我們只有3分鐘的注意力及耐性；當電視廣告和節目在3分鐘內不能引起我們的興趣時，那麼我們就會很自然的用遙控器轉換電視台。同樣的，今天網路媒體也在重新訓練并影響我們的注意力與耐性。例如，在YouTube的廣告中，只要5秒鐘顧客就可以跳過廣告。因此，現代人不論是兒童、青少年或成年人，注意力都大不如前。受到這種5秒鐘注意力長度的影響，大大的增加了門徒訓練及一般教學(包括神學教育)的挑戰。

當然「知識就是力量」的原則，還是對的。但是面臨知識爆炸的時代，假知識，甚至於刻意錯誤引導的知識在網路上到處充斥，在哪裡才能找到對的知識，和真正的智慧呢？因此，在屬靈的學習與成長過程中，要找到忠於《聖經》、信仰純正、並且可以信靠的知識來源就非常地重要。

此外，面對資訊碎片化的挑戰，其中一個重要的對應策略，就是要進行全方位的資訊整合（Holistic Integration）。

正道神學院的使命，就是要忠於神的託付，扎根于《聖經》的根基，為普世的華人教會提供優質的神學教育。不但如此，我們也看重《聖經》的教導，在生命與生活上的全方位整合。因此，在正道所提供的神學訓練有四個主要的面向，包括個人的靈命塑造，家庭的家庭事工，教會的牧養與領導，以及國度的跨文化宣教。近年來，由于自媒體的快速發展，現代人的學習以及資訊取得，有嚴重碎片化的傾向。然而，一個高品質的門徒訓練，是需要時間培養。並且需要全面性的整合教導。實際上，個人的靈命塑造、家庭的家庭事工、教會的牧養與領導以及國度的跨文化宣教，是彼此相關，又相輔相成。

#### 四、事奉這世代（Time-Relevant）

《聖經》告訴我們，大衛王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事奉他那世代的人就睡了（參《使徒行傳》13:36）。根據大衛王的榜樣，我們都當問自己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神在這個時代正在做什麼事情？或是神允許什麼事情發生？第二，神要你我在這個時代，做怎樣的回應與事奉？當我們進入 21 世紀的時候，「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已經成為全人類的主要思潮。由於後現代主義強調「沒有絕對」的核心價值，因此也造成現代社會許多人「只有立場，沒有是非」的現況。

因此，後現代主義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有你的立場，我有我的立場；誰說你的立場就一定是絕對的真理或是真正的是非對錯呢？比如，關於新冠疫苗使用的好壞，有人贊成，有人反對。若是按照「現代主義」（Modernism）的思考模式，真理應當是越辨越明。經過時間的考驗，新



冠疫苗使用的好壞，結果應該越來越清楚。但是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是，贊成的更贊成、反對的更反對。此外，在政治上，美國這兩次的總統大選也是很典型的例子。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對立，造成國家與社會的撕裂，甚至造成家庭成員彼此的撕裂。除此之外，同性戀的議題，以及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議題，也造成整個社會重大的影響。

以上所談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以及在社會上、政治上許多重要議題立場的不同，也造成教會裡面的許多張力，甚至影響教會的合一。不但如此，神既然賦予教會服事這個世代的重大使命，教會就有轉化社會的責任；不是「教會效法社會」，而是「教會轉化（Transform）社會」。換句話說，不是教會跟著社會走、隨從社會的潮流；而是教會翻轉、更新社會的文化，並且引領萬國萬民回到神的心意當中（參《馬太福音》24:14）。關於教會如何事奉和回應不同世代的挑戰和需要，首先，當然教會需要回到《聖經》的根基與原則，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如此的屬靈行動，不但可以經歷「心意更新而變化」，並且能明白「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參《羅馬書》12:1-2）。其次，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世代，他們都有不同的文化。因此，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處理非常重要。

針對事奉這個世代的需要，本文要特別提出一個普世華人教會所面對的一個重大挑戰與應用，就是針對華人第二代（Gen-2）事工的發展。比如說，位於北美的華人教會（也可以應用到歐亞非澳的普世華人教會），只是在講台及教導上一味強調「愛人如己」的原則，但是卻沒有具體的行動，並且關心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例如：對於街友（Homeless）的幫助、對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的回應，及同性戀議題的探討等等。對於這樣的回應，會照成一個印象和偏見，認為華人基督徒第一代心存冷漠的態

度，不關心社會正義的重要議題。很容易就會造成我們下一代的誤會，甚至會認為第一代的信徒不過是「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這樣的跨世代、跨文化的隔閡與誤解，也直接或間接的造成「信二代」的集體出走與流失，甚至引發許許多多教會中的英文堂分裂的慘痛教訓。這是值得我們第一代信徒（特別是第一代移民教會的信徒，即 OBC, Overseas-Born Chinese）深思及悔改的重大挑戰。

為了幫助教會回應這個時代不同的挑戰和需要，正道神學院在原有的碩士及博士學位之外，又透過「正道培育中心」（Logos Training Institute, LTI）設立了三個門徒培訓專案，當中包括講台事工培訓、家庭事工培訓及進階同工培訓。為了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培訓，我們還特別設有獎學金的輔助計畫，讓同工們能以更優惠的學費來參加培訓。

## 五、總結

今天我們正面對全球化、後現代、後疫情的大環境，教會也面對著各式各樣的挑戰。疫情當中，好些教會失去了一半的會友，對於事工的發展、奉獻的穩定等各方面，造成許多影響。然而，對於神家中的眾教會及機構，面對這些新的挑戰與危機，今天我們所專注的不應當只是求生存（Survival）而已。而是要把危機變成轉機，求神國的復興（Revival）！

眾教會可以透過神學院建立「國度三贏」的夥伴關係。並且，教會的團隊可以藉著神學院的國度資源，一起打造一個客製化的門徒培訓課程，配合眾教會的需要，提供一個優質又長期委身的門徒訓練課程。為了神的國度與榮耀，讓我們一起來打造一個迎接國度復興、事奉新的世代的門訓課程，並且讓高品質、全方位的神學教育走入教會，走入萬家、萬國、萬民！



## 第十三章

# 華人散聚宣教差會的建立與運作

龔文禪

### 前言：宣教差會的起源與必要

基督教歷史表明，沒有宣教差會，全球福音的拓展將難以推進。教會歷史學者來德里（K. S. Latourette）指出：直到 18 世紀末，新教才逐漸意識到建立差會的重要性。<sup>1</sup> 被譽為「近代宣教之父」的英國宣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在 18 世紀末促成了近代第一個新教差會的誕生<sup>2</sup>。1792 年，他與安德列·富勒（Andrew Fuller）、約翰·賴蘭（John Ryland）、約翰·薩特克利夫（John Sutcliff）等人於英格蘭凱特林成立了「特定浸信會向異教徒傳福音差傳會（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後改名為「浸信會差傳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sup>3</sup>，或「BMS 世界差會（BMS World Mission）」<sup>4</sup>。克里本人也成為該差會派出的第一位宣教士，開啟了新教跨文化宣教運動的先河，拉開了現代宣教運動的序幕。此後，差會制度成為推動全球宣教的關鍵。1865 年，戴德生（Hudson Taylor）創立跨宗派的中國內地會，動員各教會深入中國內陸宣教。20 世紀 30 年代，金綸湯遜（William Cameron Townsend）和馬蓋文（Donald A. McGavran）提出「民族——語

1 來德里（K.S. Latourette）：《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雷立波等譯，香港：道風書社，2009 年。

2 賀宗寧：《威廉克裏前往印度》，舉目，2017 年 6 月 15 日，<https://behold.oc.org/?p=33208>，2025 年 2 月 28 日訪問。

3 “William Carey,” Southern Baptist Historical Library & Archives, January 17, 2021, accessed February 28, 2025, <https://sbhla.org/biographies/william-carey/>, first paragraph.

4 賀宗寧：《威廉克裏前往印度》。

言群體」宣教模式，開創了針對未得之民的全球宣教新方向。<sup>5</sup>

進入 21 世紀，全球宣教版圖劇變：西方基督教影響力衰退，許多傳統差會舉步維艱；非西方國家的宣教力量卻在興起。在全球超過四十萬的宣教士中，85% 以上來自非西方背景<sup>6</sup>。與此同時，全球化引發的人口大規模流動使散居族群成為宣教的新焦點。在這樣的時代處境下，我們需要探索更有效的宣教差會範式。

2011 年 10 月，我與妻子汪潔宣教士受邀前往英國倫敦，參加由海外基督使團（OMF）主辦的首屆「散聚事工大會」（Diaspora Ministries Conference）。會上，我們深刻意識到，華人教會必須積極回應時代的變遷，突破傳統的宣教模式，從「散居華人」這一獨特視角重新思考宣教策略。我們領悟到：散居華人所在地，不僅是宣教的禾場，也應被視為差派的基地。透過散聚宣教差會的建構，並借助「匯能差派」這一策略模式<sup>7</sup>，華人教會可以有效差派宣教士，使散居群體所到之處成為宣教的支點與門戶，開展高度靈活性與適應力的「液態教會」植堂<sup>8</sup>，使教會得以因地制宜地紮根於各文化處境中，從而有效推動全球華人宣教。

2014 年 7 月，我們接受教會差派，經由海外基督使團（OMF）前往非洲肯亞，開拓華人散聚宣教事工。2016 年 7 月，在基督使者協會（AFC）和海外基督使團（OMF）的支援下，我們在肯亞成立了華人散聚事工工場差會（Chinese Diaspora Mission，簡稱 CDM），並在美國設立差會總部，

---

5 溫德（Ralph D. Winter）、賀思德（Steven C. Hawthorne）編《宣教心視野第二冊：歷史視野》，台灣新北市：橄欖出版社，2015 年。

6 Timothy Tennent, *Invitation to World Missions: A Trinitarian Missi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rand Rapids: Kregel Academic & Professional, 2010).

7 陳方：《任差何往：差傳事工策略手冊》，香港：海外基督使團，2006 年。

8 《散聚宣教學》，《大使命》雙月刊，第 70 期，2007 年 10 月，<https://www.enochwan.com/chinese/full/articles/16.pdf>，2025 年 2 月 28 日訪問。



更系統地動員和支援全球華人教會散聚宣教事工。我們明確了差會的使命宣言：「幫助華人教會動員、裝備和差派宣教士，在散居華人及其所在地的其他族群中造就主門徒。」<sup>9</sup>

## 一、宣教差會的信仰根基：神學立場

21 世紀宣教的大趨勢之一是：曾經歷復興的西方國家基督教信仰衰微，宣教工作陷入停滯或蛻變為世俗化的慈善活動、成功神學，甚至廉價福音。究其原因，乃在於後援教會在教會發展與宣教的推動過程中，漸漸失去了紮實的信仰根基和神學立場。因此，宣教差會首先必須堅守純正穩固的信仰。我們在籌建華人散聚宣教差會之初，就汲取海外基督使團等百年差會的經驗與指導，首先明確了清晰的信仰告白。宣教的本質是傳揚《聖經》真道，見證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的福音——這信仰告白正是宣教事工的根基。它統一異象、指導一切事工，也是宣教得力的泉源和植堂教會健康發展的保障。華人散聚事工差會（CDM）的信仰告白核心要點可歸納為 GPS：God's Word（神的話語）、People's Salvation（人的得救）和 Service of Mission（使命的服事）。

### 《聖經》：信仰與事工的最高準則（God's Word）：

我們相信《聖經》舊新約 66 卷皆為神所默示、無誤無謬，是真理的完備啟示。《聖經》是神的話語，是教會一切事工的最高權威和準則，也是信徒信仰生活的最高標準。宣教士若偏離《聖經》、依靠自己的聰明或迎合世俗潮流從事宣教，必然迷失方向，植堂的教會也將失去生命力。因此，宣教差會必須堅守《聖經》權威。無論信徒生命成長還是教會建

9 「宣教使命」，CDM，<https://cdmission.com/mission-statement>，2025 年 2 月 28 日訪問。

造，都要緊緊抓住神的大能話語，因為唯有神的話能改變人心，叫枯骨復生——這是我們宣教事奉的根基與力量。

### **人類的罪與神的救恩 ( People's Salvation ) :**

人類始祖亞當悖逆神，罪就進入了世界，人人都犯了罪，死在罪惡過犯之中，無法自救，只配承受神公義的審判和忿怒。但神有豐盛的憐憫，祂在基督里為我們預備了救恩。凡以信心接受耶穌基督為主和救主的人，罪得赦免，得與神和好，成為新造的人。這奇妙恩典臨到我們身上，就激發我們回應——宣教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每一個蒙恩得救之人的使命呼召。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必然願意順服大使命，向世人見證：基督之外，沒有盼望；信靠基督，得享永生！這是我們宣教的資訊，也是我們生命的呼召——遠離罪，敬畏神，追求聖潔，並熱心傳揚基督的救恩，把人從黑暗帶入光明！

### **十架福音與教會使命 ( Service of Mission ) :**

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是我們信仰與福音真理的中心。正如使徒保羅立志：「……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哥林多前書》2:2）。福音的資訊不是花言巧語討人喜悅，也不是迎合世界的妥協，而是十字架上彰顯的大能。

這福音的主角是耶穌基督！我們相信祂是永生神的獨生子，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祂順服父的旨意，借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里亞所生，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間。祂被釘十字架，成為挽回祭，為我們的罪死了，又在第三天復活，戰勝死亡，升天坐在父神右邊。將來，祂要再來，審判活人死人，信祂的進入永生，不信的進入永刑。耶穌基督是神與人之間唯一的中保，是神賜下的獨一尊名。



真正的門徒當舍己跟從主耶穌基督，為主作見證，廣傳福音並建立基督的教會。教會是主用寶血買贖、以基督為元首的身體。教會以使萬民作主門徒為使命（《馬太福音》28:18-20），正如宣教學者紐必金（Lesslie Newbigin）所言：教會的使命就是宣教，宣教的使命就是建立教會（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is missions; The mission of missions is the church）。也就是說，宣教差會的目標就是動員宣教的教會參與門訓宣教、植堂再生宣教的教會。<sup>10</sup>

以上信仰告白為宣教士開展宣教工作提供了根本原則，也是植堂事工健康發展的基石。華人散聚事工差會的每位宣教同工皆委身於地方教會，由教會差派，並堅定持守這一信仰立場。

## 二、宣教差會的事工模式：門訓賦能

當今華人教會在宣教方面面臨諸多挑戰：

**參與度低：**華人宣教士比例極低，每一萬名華人基督徒中不足一人從事跨文化宣教。<sup>11</sup>

**模式局限：**北美華人教會的宣教方式仍以宣教士認領、派錢、訪問式的短宣和慈善事工為主，對系統門訓、教會植堂和長期差派投入有限。

**力量分散：**現有華人宣教士大多零散地隸屬西方差會，難以形成合力；全球華人教會對於履行宣教使命的理解並不一致，「各自為政」反而成了某種常態。

**支援不足：**90% 從中國國內出來的宣教士因缺乏充分支援與保護，

---

10 Lesslie Newbigin, *The Open Secre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of Mission* (Eerdmans, 1978/1995), 20.

11 林安國：《差傳之道》，香港：華人福音普傳會，2011年。

在兩年內就退出工場。

**管道缺乏：**有數以萬計蒙召的「準宣教士」找不到合適的途徑進入宣教工場。

面對上述挑戰，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國際性的華人宣教平台，集中資源、統籌規劃，使華人教會能夠更系統地預備、培育並差派宣教士，以回應時代的呼召。華人散聚事工差會（CDM）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發起的嘗試。

2020年5月，我結合過去近20年的宣教學習實踐和對非洲散居華人跨文化的田野調研，完成了以「Mission Beyond: The Diaspora Chinese in Africa」為題的哲學博士論文<sup>12</sup>，後被翻譯出版成書《超越的使命：華人散聚宣教》<sup>13</sup>。並據此提出了「華人散聚宣教模式（Chinese Diaspora Mission Model）」（見圖一）。此模式旨在動員全球華人教會，通過短宣和長宣隊伍進入工場，同時在非洲職場中興起散居華人宣教士，為本土教會提供支持，推動長期可持續的福音拓展。該模式已於2022年在開普敦洛桑散居事工論壇上探討，並發表於非洲散聚宣教刊物《散居非洲人與在非洲的散居民》（*Africans in Diaspora and Diasporas in Africa*）<sup>14</sup>。

在宣教差會範式的構建中，有三個關鍵點是需要首先考慮的，即廣度、深度與可持續性。所謂廣度（Breadth），即需要動員更多的人參與，拓展宣教的層面；所謂深度（Depth），即需要更紮實的根基，包括神學訓練和系統運作體系；所謂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即需要建立宣教樣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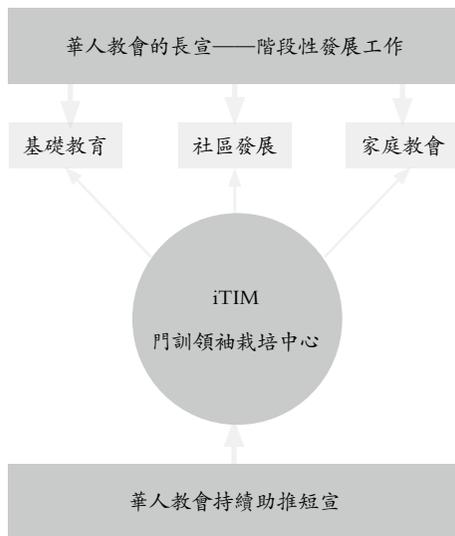
12 Wenhui Gong, "Missions Beyond: The Diaspora Chinese in Africa" (PhD diss., Biola University, March 2020).

13 龔文輝：《超越的使命：華人散聚宣教》，美國：基督使者協會與華人散聚事工，2022年。

14 Wenhui Gong, "Chinese Diaspora Missions in Africa," in *Africans in Diaspora and Diasporas in Africa*, B. Galadima and S. George ed. (Langham Global Library, 2024).



設立評估體系，確保宣教工作能被有效複製，得以承接並延續。<sup>15</sup> 為此，我們重點地開展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图一：華人散聚宣教模式

### 系統性的 iTIM 門訓<sup>16</sup>

這是我們散聚宣教範式中最為重要的賦能舉措。iTIM 門訓的重要目標就是要培養本土教會領袖，這也是宣教能否紮根的關鍵。我們建立 iTIM 小組門訓領袖栽培中心（iTIM Discipleship Center），專注於《聖經》教導與神學培訓。不同於傳統神學院，iTIM 採用在職訓練模式，從教會牧者和領袖入手，紮根《聖經》，建立系統門訓。

#### 1. 核心理念：採用 3H 門訓模式——聖經神學知識（Head）、靈命更

15 龔文輝：《超越的使命：華人散聚宣教》。

16 iTIM 提摩太系統門訓與宣教課程，<https://itim-online.org/>，2025 年 2 月 28 日訪問。

新 (Heart)、事工實踐 (Hands)，確保信仰、生命與服事三者平衡成長。

2. **培訓方式：**通過小組學習，由接受過 iTIM 門訓並被認證的短宣團隊成員擔任培訓師，對當地聖經學校校長和地區牧者進行為期五天的集中培訓，內容涵蓋為何 (Why)、何謂 (What) 及如何 (How) 實施 iTIM，並現場示範 iTIM 小組門訓。
3. **評估認證：**受訓者在完成集中培訓與為期六個月的實習后，予以評估獲得認證，成為本地宣教同工，使用 iTIM 門訓工具來培訓當地的信徒與領袖。我們的在線系統對他們的事工進行督責，確保門訓有效開展。

該模式不僅幫助當地牧者在當地社區教會正確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後書》2:15），更確保他們能夠在門訓體系中交托能忠心教導別的人（2:2），從而推動本土化教會的成長與復興。

### **賦能工場：社區教會、社區教育與經濟發展**

宣教不僅關乎教會的建立，更關乎社區的轉化與更新。為此，我們從教會、教育和經濟三方面進行賦能，確保宣教不停留在宗教層面，更能深入影響社區文化。

1. **社區教會：**通過 iTIM 認證的非洲牧者將帶領本土化教會植堂，而華人宣教士與他們同工，共同建立本土化教會。
2. **社區教育：**華人教會不只停留在金錢援助，還要投入教育事業，以興辦學校消除文盲，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幫助當地人獲得就業機會。此外，在非洲當地的社區學校課程中加入漢語與中華文化，為未來的中非文化交流及當地人在中資企業就業搭建橋樑。
3. **社區發展：**鼓勵非洲華人基督徒企業家成為職場宣教士，與非洲 iTIM 認證的本地教會領袖合作，創辦合資企業，讓當地信徒獲得工



作機會並共用企業盈利。五至七年後，華人宣教士逐步退出，使企業完全移交本地宣教同工，確保社區發展可持續化。

### 短宣與長宣結合：搭建全球華人宣教平台

華人教會的宣教行動不應僅停留於短期參與，而應有系統地整合短宣與長宣，建立起持續、穩定、具策略性的宣教動能。

1. **持續短宣平台：**在既有的門訓與本地合作架構之上，通過系統化的計劃，組織短宣隊定期進入宣教工場，與當地教會密切配搭，參與階段性培訓、事工協助與屬靈陪伴。這樣，短宣不再是零散、一次性的活動，而成為連貫的支援系統，促進宣教目標的持續推進，並說明差會維持工場生命力。
2. **長宣資源平台：**協助華人教會差派長期宣教士，包括在散居群體中興起的職場宣教士，與當地受訓領袖協同服事，共同在教育、社區發展和本土化教會植堂等層面建立長遠工場，使基督的福音深入文化處境，成為靈命塑造與社會更新的整合見證。

若主許可，當這一宣教模式在非洲成熟穩定后，我們計劃將其推廣至拉丁美洲、歐洲、中東及亞洲等地，形成從非洲向全球擴展的華人門徒訓練與宣教運動。

2025年4月，在加拿大華福（CCOWE）舉辦的「華人散聚網路策略會議」中，主題為「華人散聚與全球福音契機」<sup>17</sup>。我在會上分享這一宣教模式的理念與實踐時，「大我使命動員協會」彭書睿長老在點評中特別指出：此模式的關鍵，不在於制度的統一或細節的整齊劃一，而在於「如何在多元中建立聖靈的連結與合作」。這一評價也印證了我們所建構的

<sup>17</sup> 加拿大華福網，<https://ccowe.ca/cdnc>，2025年2月28日訪問。

「散聚宣教差會範式」，正是一種開放性、聯合性、差派性的宣教平台，旨在服務全球華人教會，共同完成主所託付的大使命。

### 三、宣教差會的瓶頸突破：財務問責

2024年9月，中國教會首次參與在韓國首爾舉辦的第四屆洛桑大會，標誌著華人教會正式融入全球宣教對話。在這一背景下，華人散聚事工差會領袖深刻認識到：財務不透明和治理能力薄弱已成為制約華人教會參與普世宣教的核心瓶頸。主要表現在：

**信任危機：**對「信心」的誤解與「吃苦」的屬靈潔癖導致不做預算，加之傳統教會財務管理鬆散，容易滋生收支不透明、資金濫用等問題，損害奉獻者的信任。

**法律風險：**跨文化宣教涉及多國財稅法規，如果缺乏合規體系，可能引發法律糾紛，甚至迫使宣教事工中斷。

**可持續隱患：**宣教士常面臨資金斷流風險，影響其身心健康與生命安全，也使宣教事工難以長期穩定開展。

聖經原則早已強調財務透明與問責：「我們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這樣。」（《哥林多後書》8:21）因此，財務問責不僅是管理要求，更是對神所託付使命的忠誠回應。

2024年11月，華人散聚事工差會（CDM）正式向福音派財務問責委員會（ECFA）提出申請，並於2025年4月獲得財務問責認證<sup>18</sup>。我們承諾以ECFA所提出的「七項負責任管理標準（Seven Standards of Re-

---

18 CDM 成為 ECFA 認證成員，ECFA，<https://www.ecfa.org/MemberProfile.aspx?ID=74133>，2025年5月15日訪問。



sponsible Stewardship™) ]<sup>19</sup> 為依據，建立涵蓋宣教士、教會夥伴與差會本身的全鏈條財務治理體系，推進三重治理框架的落實。

## 宣教士財務規範：以屬靈紀律為根基

### 1. 籌款與資金管理

**100% 預算達標原則：**宣教士必須在出工前憑信心籌足年度預算，確保生活與事工經費完全自給，杜絕「邊籌款邊開工」的高風險模式。

**資金歸屬規範化：**所有奉獻資金必須進入差會統一帳戶管理，宣教士不得設立個人帳戶或私下收款，以防止挪用與財務灰區。

**零負債原則：**禁止宣教士借款執行事工，以避免「現金流斷裂」所引發的安全危機或事工中斷。

### 2. 財務透明與監督

**雙重報告制度：**宣教士每月可同時收到資金使用報告與奉獻進展報告，確保對自身財務狀況擁有完整知情權。

**預算動態審批機制：**宣教士年度預算與執行報告須經工場主任審核，關鍵數據可應捐贈者要求公開查閱，提升外部透明度與信任。

## 教會夥伴協同：從分散支援到責任共擔

1. **預備與差派：**戰略性門訓與聯合差派鼓勵有宣教異象的教會，與夥伴差會建立長期戰略合作關係，有意識地在信徒中栽培具備恩賜、品格與呼召的弟兄姊妹，作為未來宣教士的預備人選。透過差會的

---

19 福音派財務問責委員會 (ECFA) 七項標準：信仰告白、董事會治理、合規審計、善款使用、薪酬合理、誠信募捐、真相披露。“ECFA’s Integrity Standards,” ECFA, <https://www.ecfa.org/Standards.aspx>, accessed February 28, 2025.



評估、門訓實習與跨文化訓練，差派出成熟、忠心的宣教工人，為教會進入萬邦服事。

2. 「匯能」模式：責任共用機制採用「匯能差派」機制，由四至六間教會聯合承擔一位宣教士的經費，每間認獻比例在 10% 至 30% 之間，有效減輕個人籌款壓力，強化教會的參與感。
3. 三方共擔結構：建立穩定的差派關係差會負責宣教士資格評估與事工監督，各差派教會透過財政支援、代禱與關懷深化對禾場的屬靈責任，共同構建「教會—宣教士—差會」的宣教三角架構，促進合作穩定性。
4. 團隊榜樣：帶職宣教與奉獻見證鼓勵宣教士在適宜的工場中透過職業收入補貼個人生活，並以實際奉獻作為屬靈榜樣，帶動團隊合一服事、增強奉獻者信心。

## 差會治理機制：標準化與靈活性的平衡

### 1. 無管理費承諾

CDM 差會堅持「同工皆宣教士」的核心理念，所有差會同工均以宣教士身份事奉。因此，差會不從任何宣教士所籌得的奉獻中提取管理費用，確保 100% 的捐款專款專用，直接用於該宣教士的基本生活支援與實際宣教事工。差會自身的行政與運營經費，則另由機構獨立籌措，不與宣教奉獻交叉使用，以維護財務清潔與信任基礎。

### 2. 財務合規與本地適配

全面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GAAP）進行賬務處理，同時嚴格遵守宣教地國家的財稅與金融法律，包括跨境申報與外匯規範。



### 3. 簡化流程、提升效率

宣教士生活費用定期劃撥至其母國帳戶；事工經費按工場標準據實報銷。簡化報賬流程，提高行政效率，減輕一線同工負擔。

### 4. 風險防控與基本保障

所有長期宣教士需強制納入醫療保險與退休金計劃，並設立緊急撤退基金，以應對戰爭、瘟疫等突發事件的安全與健康風險，同時為宣教士退休生活提供最低保障。

宣教差會的財務問責體系不僅是管理工具，我們期望藉由定期審計和公開報告，塑造誠信文化，培養同工「在神面前作忠心管家」的意識（參《哥林多前書》4:1-2），提高資源使用效能，強化全球夥伴的信任，向神盡忠。華人散聚事工（CDM）已邁出了實踐的第一步，並將持續深化以下工作：

**數位化財務平台：**開發集奉獻追蹤與財務管理於一體的在線平台，提高財務管理的及時性和透明度。

**本土化合規培訓：**針對主要宣教工場（如東南亞、非洲）的具體法規，定製財務和稅務合規培訓課程與操作指引，提升各地團隊的專業治理能力。

**教會賦能行動：**為合作教會提供「聘牧」支援，由差會督導的宣教士擔任教會牧師和小組門訓領袖，說明建立健康的宣教型教會。

## 四、結論：宣教差會的建造與運作的展望

最後，我們願以華人聚散事工差會的核心價值作為總結。這些價值

觀不僅指引我們的宣教方向，更是我們對神的委身與回應<sup>20</sup>。

**上帝主權**——宣教是神的工作，屬於神，主權歸神。我們不建立人的工程與勢力範圍，不依賴人的供應（不募款、不借貸），不倚靠人的權勢，而是凡事禱告，尋求主的引導。

**團隊合作**——在信仰宣言的基礎上，不分宗派、國籍合作；跨越文化，求同存異；按照恩賜，彼此搭配；為神國度，成全本地教會。

**本土群體**——通過華人發起，建立本土化的福音群體，使本土教會能夠獨立自主，並具備再生能力。

**工場主導**——後方教會支援前方工場，工場擁有決策權，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即刻回應調整，確保宣教工作的有效性與長遠發展。

**簡單透明**——精簡架構，優化流程，提高溝通效率；坦誠開放，勇於問責，避免任何財務和組織管理上的漏洞，不給仇敵留破口。

**健康服事**——以神所賜的恩賜忠心服事，建立堅實的門訓體系，培養生命強健的工人——「生命勝於恩賜，工人勝於工作」。

我們深信，建立華人散聚宣教差會，不僅是華人教會邁向普世宣教的必經之路，更是對當代宣教格局轉型的積極回應，是重塑差會範式的實際行動。在今日普世教會積極學習「從單一中心走向多元合作」的時代，我們期盼華人教會不再固守「各自為政」的模式，也不再首先問「誰主導」，而是謙卑地問：「我如何參與？」<sup>21</sup>

我們殷切祈求，神親自興起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藉著華人散聚宣教差會的動員與服事，使散居之地成為宣教工場，同時成為差派基地，讓基督的福音傳遍萬邦，直到主的榮耀充滿全地！我們相信神自

20 「宣教使命」，CDM，<https://cdmission.com/mission-statement>，2025年2月28日訪問。

21 「大我使命動員協會」彭書睿長老 WhatsApp 簡訊發來回應，2025年4月23日。



己的應許：「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以弗所書》3:20-21）

## 參考文獻

中文（按作者姓氏拼音排序）：

陳方：《任差何往：差傳事工策略手冊》，香港：海外基督使團，2006年。

龔文輝：《超越的使命：華人散聚宣教》，美國：基督使者協會與華人散聚事工，2022年。

來德理：《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雷立波等譯，香港：道風書社，2009年。

林安國：《差傳之道》，香港：華人福音普傳會，2011年。

溫德、Ralph D. 和 Steven C. Hawthorne 編：《宣教心視野第二冊：歷史視野》，台灣新北市：橄欖出版社，2015年。

《散聚宣教學》，《大使命》雙月刊，第70期，2007年10月，<https://www.enochwan.com/chinese/full/articles/16.pdf>，2025年2月28日訪問。

iTIM 提摩太系統門訓與宣教課程，<https://itim-online.org/>，2025年2月28日訪問。

加拿大華福網，<https://cccowe.ca/cdnc>，2025年2月28日訪問。

華人散居事工網，<https://cdmission.com/mission-statement>，2025年2月28日訪問。

舉目網，<https://behold.oc.org/?p=33208>，2025年2月28日訪問。

英文（按作者姓氏字母排序）：

Gong, Wenhui. *Missions Beyond: The Diaspora Chinese in Africa*. Doctoral dissertation, Biola University, 2020.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



ing.

———. “Chinese Diaspora Missions in Africa.” In *Africans in Diaspora and Diasporas in Africa*, edited by B. Galadima and S. George. Langham Global Library, 2024.

Newbiggin, Lesslie. *The Open Secre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of Mission*.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5. Originally published 1978.

Tennent, Timothy C. *Invitation to World Missions: A Trinitarian Missi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rand Rapids, MI: Kregel, 2010.

ECFA. “Integrity Standards.” Accessed February 28, 2025. <https://www.ecfa.org/Standards.aspx>.

iTIM. “Course ID: 94.” Accessed February 28, 2025. <https://itim-online.org/course/view.php?id=94>.

———. “Home Page.” Accessed February 28, 2025. <https://itim-online.org/>.

Lausanne Movement. “Home Page.” Accessed February 28, 2025. <https://www.lausanne.org/>.

“William Carey.” Southern Baptist Historical Library & Archives. Accessed February 28, 2025. <https://sbhla.org/biographies/william-carey/>.



## 第十四章

# Diaspora Mission: A Challenge to the Immigrant Churches

## 散聚宣教：移民教會的挑戰

John Wang 王欽慈

### Introduction

During my tenure as pastor of the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Flushing, I was tasked with organizing a short-term mission trip to engage with the Quichua people, indigenous inhabitants of the Andes Mountains in Ecuador. To ensure adequate preparation, I sought the counsel of Quichua members within our Spanish-speaking congregation, inquiring about Quichua church groups in New York City. This inquiry led to my introduction to a small congregation located in the Bronx. When I visited, the congregation graciously adjusted their worship language from Quichua to Spanish, thereby facilitating my participation in the service.

Subsequently, I attended a Christian musical festival held in New Jersey, which featured over twenty Quichua congregations from the Northeast, spanning from Washington, D. C. to Boston. The event was marked by a distinctive musical style and a visible passion for worship, reflecting the community's profound religious dedication. Notably, apart from a Latino missionary, my wife and I were the only non-Quichua participants at the gathering. This prompted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potential implications of such vibrant yet insular communities for the broader landscape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Specifically, I questioned how this church movement could influence and engage with the wider context of the American Christian movement.

This reflection aligns with some of the findings published by the Emmanuel Gospel Center in Boston in their work, *New England's Book of Acts*<sup>1</sup>. The publication documents a phenomenon referred to as the “Quiet Revival”, characterized by the rapid proliferation of ethnic churches amid the decline of white evangelical congregations in New England. The research highlights a significant yet often overlooked dimension of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while many lament the diminishing presence of traditional white churches, a parallel gospel movement has been unfolding within diaspora communities. Nevertheless, critical questions remain regard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churches can transcend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barriers to engage with the broader American, non-Christian population.

## **Immigrant Churches**

Acts 11:19-21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early Christian church and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among immigrant and diaspora communities. In response to persecution, many disciples fled Jerusalem and dispersed across various regions of Asia Minor. During their migration, they continued to proclaim the gospel to the individuals they encountered. Upon settling in new locations, these disciples established congregations to sustain their faith practices,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immigrant churches. Such churches have served as significant instruments through which God has preserved the continuity of faith across generations and facilitated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to non-Christian populations.

### ***Spiritual Functions of Immigrant Churches***

Contemporary immigrant churches serve several critical spiritual func-

---

1 Emmanuel Gospel Center, *New England's Book of Acts* (Boston: Emmanuel Gospel Center, 2007).



tions. Primarily, they function as centers for evangelism and discipleship, introducing recent arrivals and long-term immigrants to the gospel. This is particularly vital for individuals who had limited or no exposure to Christianity in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In many regions, governmental restrictions or cultural resistance prevent the spread of Christian teachings, leaving many individuals without any meaningful contact with the Christian faith. However, upon relocating to a new social context, often free from such restrictions, immigrants are presented with opportunities to encounter the gospel for the first time.

Additionally, immigrant churches provide spaces for worship, prayer, and communal fellowship, foster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spiritual nourishment among their members. For many immigrants, the disconnection from familial and communal support during their migration journey renders these spaces indispensable. Furthermore, immigrant churches often offer programs in discipleship and ministry training, equipping members with practical ministry skills and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leaders. Such hands-on opportunities are seldom available within local, non-immigrant churches.

### ***Social Functions of Immigrant Churches***

Beyond their spiritual roles, immigrant churches fulfill crucial social functions within immigrant communities. As Pyong Gap Min's study of Korean immigrant chur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llustrates, these congregations address four primary social needs<sup>2</sup>: fostering fellowship among immigrants, preserving cultural traditions, providing social services to church members and the broader immigrant community, and conferring social status and roles to immigrant adults. While these functions contribute to cultural preservation, they can also create an inward-looking ministry attitude, potentially isolating immigrant

---

2 Pyong Gap Min, "The Structure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Korean Immigrant Chur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Winter, 1992, 1370-1394.

churches from the host society.

### ***Cultural Preservation Versus Assimilation***

Immigrant churches universally grapple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assimilation<sup>3</sup>. The pressure to adopt the customs, language, and practices of the host society is often significant, as it facilitates integration and acceptance. Younger genera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born in the host country, are typically more inclined toward assimilation, seeking inclusion within the broader societal framework.

Howeve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remains a central concern for many immigrant churches, as it fosters a sense of identity and continuity with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This commitment to cultural preservation is often expressed through the retention of native languages in worship, the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festival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distinct religious practices. For instance, Chinese churches frequently organize events to celebrate the Chinese New Year, while Latino churches integrate traditional celebrations such as Quinceañera into their religious activities. These practices imbue cultural traditions with spiritual significance, ensuring their transmission to subsequent generations. The prevalence of Chinese schools sponsored by many Chinese churches in North America exemplifies such efforts to preserve language, culture, and values.

In combining both spiritual and social functions, immigrant churches occupy a unique and multifaceted role within the diaspora community, providing a holistic framework for both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faith-based engagement.

---

3 Helen Rose Ebaugh and Janey Saltzman Chafetz, *Religion and the New Immigrants: Continuities and Adaptations in Immigrant Congregations*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2000), 120-133.



## Diaspora Missiolog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recognition among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of missions regarding the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global migration. According to the Seoul Consultation<sup>4</sup>, diaspora missiology serves a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God's redemptive mission among individuals residing outside their places of origin. Enoch Wan identifies four distinct approaches to diaspora missiology<sup>5</sup>: mission to the diaspora, mission through the diaspora, 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 and mission with the diaspora.

The concept of **mission to the diaspora** involves viewing diaspora communities as the primary focus of missionary outreach led by national churches. This approach highlights th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evangelism afforded by the contemporary era of global migration. **Mission through the diaspora**, by contrast, represents the natural outreach efforts of immigrant churches, which primarily aim to minister to individuals within their own ethnic groups. **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 emphasizes the intentional efforts of diaspora communities to engage with and evangelize individuals from other ethnic and cultural groups. Finally, **mission with the diaspora**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ve efforts between mission agencies and diaspora communities. Despite the challenges inherent in each of these approach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hird strategy: 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

### *Mission Through the Diaspora*

The primary missionary initiative undertaken by many Christian immi-

---

4 The Seoul Declaration on Diaspora Missiology, Lausanne Movement, <https://lausanne.org/statement/the-seoul-declaration-on-diaspora-missiology>, accessed March 8, 2025.

5 Enoch Wan ed., *Diaspora Missions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ortland, OR: Western Seminary Press, 2019), 29.

grant communities is to evangelize other immigrants of the same ethnic group. Donald A. McGavran's 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 posits that individuals are more likely to embrace Christianity without crossing racial, linguistic, or class barriers<sup>6</sup>. Immigrant churches exemplify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principle, as they often focus on ministering to their immediate ethnic communities. For instance, the 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re of World Evangelization (CCCOWE) highlights the dual challenge of Chinese ethnic evangelization and global cross-cultural outreach<sup>7</sup>. However, scholars such as Su argued for prioritizing the Chinese ministry over broader missionary endeavors<sup>8</sup>.

Similar patterns are observed among other immigrant groups. According to Warner, the evangelical movements within Korean immigrant communities in America have yielded significant conversions within their own ethnic group<sup>9</sup>. Likewise, Latino-to-Latino evangelism, primarily driven by Pentecostal churches, ha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the Hispanic Christian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sup>10</sup>. However, Díaz-Stevens warns of the phenomenon of “revolving door Christianity”, characterized by frequent denominational switching, which complicates the narrative of Protestant growth

---

6 Donald A. McGavran, *Understanding Church Growth*. Rev. ed. by C. Peter Wagner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0), 163-178.

7 Chinese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CCCOWE), *CCCOWE Declaration* adopted in Hong Kong in 1976, <https://cccowe.org/aboutus>, accessed on March 8, 2025.

8 Edwin Su, “In This Historical Moment,” in *Mainland Chinese in America...An emerging kinship*, Edwin Su ed., (Paradise, PA: Ambassador for Christ, 1991), 3-7.

9 R. Stephen Warner, “The Korean Immigrant Church as Case and Model,” in *Korean Americas and Their Religions: Pilgrims and Missionarie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Ho-Youn Kwon, Kwang Chung Kim, and R. Stephen Warner ed.,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8-30.

10 Juan F. Martinez, *Walk with the People: Latino Mini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2008), 35.



among Latinos<sup>11</sup>. Meanwhile, African immigrant churches have demonstrated a dual focus: evangelizing African immigrants and providing support to help them navigate the challenges of resettlement. As Akinade notes<sup>12</sup>, the holistic approach embraced by these churches—addressing the spiritual, physical, and emotional needs of immigrants—facilitates their integration into American society.

### ***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

Immigrant churches also recognize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engage in ministry directed toward local, non-immigrant populations. Samuel Tang identifies the dual mission of Chinese American churches<sup>13</sup>: to serve both the local Chinese and the broader non-Chinese communities. Among African Christian immigrants, there is a pronounced emphasis on “reverse mission,” wherein intercultural engagement and outreach beyond African immigrant constituencies are considered primary objectives<sup>14</sup>. Bongmba further asserts that African immigrant Christians view themselves as integral participants in salvation history, carrying a message with universal relevance<sup>15</sup>.

---

11 Ana María Diaz-Stevens, “Colonization Versus Immigration in the Integ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Hispan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ligion and Immigration: Christian, Jewish, and Muslim Exper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Yvonne Yazbeck Haddad, Jane I. Smith, and John L. Esposito ed.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2003), 68-69.

12 Akintunde Akinade, “Non-Western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ern World: African Immigrant Churches in the Diaspora,” in *African Immigrant Religions in America*, Jacob K. Olupona and Regina Gemignani ed. (New York: NYU Press, 2007), 93.

13 Samuel Ta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North America – Church Fellowship Bible Study Group* (《華人信徒在北美——教會，團契，查經班》) – in Chinese (Paradise, PA: Ambassador for Christ, 1984), 7.

14 Jehu Hanciles, *Beyond Christendom: Globalization, African Mi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8), 325.

15 Elias Bongmba, “Portable Faith: The Global Mission of African Initiated Churches,” in *African Immigrant Religions in America*, Jacob K. Olupona and Regina Gemignani ed. (New York: NYU Press, 2007), 107.

Latino congregations have similarly begun to develop intentionally multicultural ministries. Juan F. Martinez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Hispanic churches transcending their immediate communities by fostering ministry that engages diverse groups, including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ies within the Hispanic community. Martinez also advocat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cultural congregations that incorporate younger, second-generation members, thereby en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se efforts<sup>16</sup>. Despite such aspirations, sociologist Robert Wuthnow expresses skepticism about the efficacy of diaspora missions, noting that many “reverse mission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immigrant pastors ministering primarily within their own communities<sup>17</sup>.

## Different Missions for Different Churches

An analysis of missionary outreach programs among Chinese, Latino, and African immigrant churches in New York City reveals distinct patterns in their strategies<sup>18</sup>. Chinese churches predominantly focus on overseas missions, with limited engagement in cross-cultural ministry to local non-Chinese populations. Even their overseas efforts are largely directed toward Chinese communities worldwide. Latino churches, by contrast, prioritize local outreach but remain largely focused on Latino populations. This reflects the typical framework of “mission through the diaspora”. In comparison, African immigrant churches emphasize outreach to the broader American population, often drawing on Pentecostal theology prevalent in Africa. While there have been instances of success, particularly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such efforts remain relatively rare.

---

16 Juan F. Martinez, *Walk with the People: Latino Mini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109.

17 Robert Wuthnow, *Boundless Faith: The Global Outreach of American Churches* (Berkeley: UC Press, 2009), 56.

18 Chin T. Wang, *Immigrant Churches and Their Miss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ission Practices among the Chinese, Hispanic, and African Immigrant Churches in New York City* (TIU Dissertation, 2013).



## **Intentionality as the Key**

Immigrants often do not perceive themselves as missionaries, as their primary focus is on navigating the challenges of cultural adjustment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the host country. The immigrant church frequently becomes a refuge—a home away from home—providing a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Consequently, many immigrant churches adopt an inward focus, emphasizing ministry within their own ethnic communities rather than broader outreach. This isolation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outward orientation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missionary work.

The ongoing influx of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further complicates the transition toward 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 Chinese churches in North America, for example, have historically concentrated on serving successive waves of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pre-World War II migrants to more recent arrivals. These efforts often involve creating culturally contextualized worship environments that prioritize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raditions, leaving limited resources and interest for cross-cultural outreach.

For 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 to flourish, deliberate intentionality is essential. Such missions require strategic plann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 willingness to extend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ethnic communities. Without intentional efforts,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diaspora missions may remain unfulfilled.

## **Mobilizing Church Members**

In diaspora missions, it is essential to recognize that church members, rather than career missionaries, often serve as the principal agents of evangelism. Traditionally, missionary-sending agencies have identified specific locations or people groups in need of gospel outreach, subsequently dispatching missionaries to initiate ministries focused on evangelism, discipleship, and

church planting. This traditional approach has characterized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diaspora missions demand a paradigm shift, as the individuals in need of the gospel are frequently residents within the same communities as church members. These members, through their daily interactions in workplaces, schools, markets, and neighborhoods, become the primary agents of gospel engagement.

The role of the church, therefore, extends to equipping and encouraging its members for such missionary endeavors. This task is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for immigrant churches, which often prioritize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This inward focus can result in minimal attention to, or even discouragement of, cross-cultural outreach to local communities.

## **The Role of Pastors and Seminaries**

Empirical evidence underscores the pivotal role of pastoral leadership in mobilizing congregations for missionary engagement. Congregations are most effectively activated for missions when pastors endorse and internalize a vision for the church's participation in the Great Commission. However, many pastors serving immigrant congregations are recruited from members' countries of origin. These pastors often face challenges including limited familiarity with the cultural dynamics of the host society and lack of proficiency in the local language. Such constraints diminish their capacity to promote missionary outreach beyond their immediate immigrant communities.

Furthermore,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many seminaries often lacks a robust focus on diaspora missions. Standard Master of Divinity (MDiv) programs typically include only introductory courses on global missions, primarily emphasizing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overseas missionary work. Consequently, both seminary curricula and pastors' continuing education may not be sufficient to address the complexities an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diaspora missions.



## Balancing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Cross-Cultural Outreach

The fulfilment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cannot rely exclusively on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career missionaries. Since the era of William Carey, missionary-sending agencies have excelled in developing cross-cultural competencies among missionaries, enabling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Bible translation, contextualization, and indigenous church planting initiatives. However, contemporary advancements i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global phenomenon of migration have created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Christian communities to engage directly with non-believers in their neighborhoods. In this context, church members ne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issionary outreach, extending their ministry beyond cultural boundaries.

Despite these opportunities, immigrant churches often exhibit a natural tendency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potentially limiting their engagement with local communities other than theirs. The challenge lies in maintaining the essential cultural functions of immigrant congregations while fostering a more inclusive, multicultural approach. There are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functional models, and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Flushing is one of them.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Flushing was established in 1856 as a predominantly white church. However, it underwent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beginning in the mid-20th Century<sup>19</sup>. Around 1965, the church-initiated outreach programs targeting the growing Latino and Chinese populations in its neighborhood. These efforts included offering space for the Chinese ministry and establishing Spanish-language Sunday school classes. In 1980,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 new senior pastor, the church adopted a multiethnic, multilingual, and multi-congregational model, reflected in its revised constitution. While the

---

19 Manuel Ortiz, *One New People: Models for Developing a Multiethnic Church* (Downers Grove, IL: IVP 1996), 78-84.

Chinese and Spanish congregations continued to address the spiritual needs of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the English ministry evolved into a multiethnic congregation. This structural model exemplifies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the cultural expressions of Chinese and Latino congrega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ultiethnic English congregation. It accommodates cultural heritag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unified church mission. Perhaps a multiethnic English ministry among the immigrant churches can serve as a possible model to promote 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

## **Immigrant Churches and Multicultural Congregations**

Can the focus on 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 ultimately transform immigrant churches into multicultural, multiethnic communities? Maybe!

Immigration patterns are inherently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 legislation, economic trends, and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dynamics, which remain in a state of constant flux. However,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asporic Christian communities and the non-Christi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ingly occur at the church member's level. Diaspora missions and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multiethnic English ministry in immigrant churches provide a possible framework for engaging in God's redemptive mission within this context.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seminaries, immigrant churches, their leadership, and individual church members will rise to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is era of global migration.



## 第十五章

# **An Obstacle or An Enabler: Parental Role in the Fulfilment of the Calling of North American-Born Chinese Missionaries**

Enoch Wong 王健安

### **Introduction**

As someone God had just called as a full-time missionary, David was simultaneously excited and confused. He knew what was lying in front of him was something challenging and scary, at least that was what he had read in literat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could not help but think of the excitement of living for the Lord without any worry about his provision. Yet the first step he thought he ought to take was to tell his parents about the decision he had made. But the process of being called to the field to be a missionary can be a lengthy and winding process for some, and at times, stuck for years for others. This paper examin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s that 10 of the 40 North American-born Chinese missionaries had to go through their parents. Indeed, for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pathway to mission is through seeking approval and support from their parents. The result is somewhat expected: some get it, others don't. But underneath the veneer of their support or the lack of it, there are stories that the participants are telling that are worthy of our detailed examination.

Growing up in immigrant families, our participants are essentially growing up bicultural: contending with their parents' immigrant heritage of their old home on the one hand and leading a life of their own in the new broader mainstream culture on the other. At times, these two cultures do not align with



one another. A case in point, after Cecilia was not getting the approval from her pastor father that she needed to go to the Philippines as a missionary, she was dejected and shared her experience in her fellowship group. Their reactions were varied. But one response stood out from a non-Chinese friend: “Why do you need approval from your parents? You just need to go without having to seek their consent.” Such ar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that our participants have to contend with. On top of that, participants wanted to seek their parents’ approval or validation for a major life decision they were about to make. All life long, their major decisions had been made by their parents and/or jointly with them, and when it came to going to a full-time ministry, such as to missions, they wanted to seek the nod from their parents. Finally, for others, it is simply a show of respect to the elders. By seeking their approval, they show their parents that they care for them, and they respect their opinion, even though some came back as negative.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a selected group of 10 out of 40 participants via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will take a deeper dive into how these participants’ parents responded to the disclosure of their children’s desire to go into the mission field, and how many of our participants struggled through it.

## Parents as an Obstacle

When asked “Wha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obstacle (to your answer the call),” Jessica<sup>1</sup> responded without hesitation: “My parents’ approval.” Jessica’s response is an example of parents who were not ready to give out their approval. But their reasons may vary from one to another. For Jessica, her parents simply could not understand or agree with their daughter, for they were non-Christians. Their resistance to faith was evident when Jessica was growing up: objection to her baptism, for example. And years later, her husband was

---

1 All names have been substituted with a pseudonym.



to be blamed for when they wanted to go to China as missionaries, as he was very mission-minded. But pressed further as to why she continued to proceed to work on obtaining approval from her parents, especially her mother, Jessica gave an answer that is very typical of an immigrant child of Asia descent: she wanted to honour her parents. Yet throughout her missionary endeavour, she did not receive her parents' consent to go. But they went to China when their child was one year old. Throughout her experience in China, her parents went to visit them every year, and their attitude changed somewhat. "While they may not approve," Jessica contented, "they are okay with it because our kids also have called China home." But the approval never came.

Peter, on the other hand, did not share the same background as Jessica, as his mother and his grandmother went to church. However, growing up in his household, he did not become a believer until he was about to get into college, and that decision of conversion did not please his parents since his father was not attending church. In fact, he described the experience to be "the worst point right before I left for college" as he recalled "the more I got involved in missions ... the less positive it became". When it was time for Peter to share his intent to go into the mission field, their reaction was "negative...they tried to talk me out of it." Their effort persisted when Peter and his wife had a life stage change, such as when they got married or when they had a child: "Now, you are not going anymore, right?" But this would aggravate Peter even more as those life stage changes did not alter anything but rather deepened their resolve to go. However, over time, though his parents still disapproved of them living in the mission field, they had grown to become more supportive. But Peter bemoaned that they never expressed "positivity, they just express less negativity". And after they had children, they asked, "When are you coming back? Are you coming back this year? Are you coming back next year?" All these inquiries added to the frustration Peter had about the lack of approval by their parents.

The journey for Paul is similar but even more intense. Growing up in a

Taiwanese family, his parents were “normal Christians”. That said, his father would give rather generously to the church they attended. But when the subject of missions came up in his household, Paul was told: “Don’t do that.” Being raised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Paul’s mother was “very controlling”, as she “wants to plan everything” for his life. So, when Paul was planning to become a missionary, he was looking for a sign, something that he could count on as a sure telltale that God was indeed calling him to go. And that sure sign came when he was laid off, so he was heading off to Taiwan as a missionary with OMF. This brought tremendous stress to his mother as she did not approve of his going, as “basically (for) American-born Chinese, most parents ... would not want their kids to be missionaries”. So, the family expectation of not letting him go for Paul was the “number one (barrier)”. As he explained further, upon receipt of the news of his decision to go, Paul’s mother stopped eating and did not sleep and went into depression. For Paul, her mother was “fully disappointed my mother.” To describe the disappointment in further detail, Paul offered:

The first thing is you’re not a doctor anymore. The second thing is, you didn’t marry an ABC doctor. The third thing is you’re not even living in America, and you’re going into a mission. The fourth thing is now it’s complete. Now you’re totally dependent on other people. In every major life decision, it seems like I’ve disappointed her.

This happened until Paul came to a point of realization that at some point, he needed to lead a life of his own. And that began to change the dynamics. No longer was he focused on her desire but on his own, as busy with his own kids. His mother could no longer resort to depression as “a control over people.” And this actually released Paul from the trammel of being bonded to his mother’s emotions. He said, “If you are going to be depressed, I don’t think I have to



be depressed or worried about you,” and it helped alleviate that situation so he could move on. He could finally say to her:

Telling my parents, my mom, for sure. That was, far and away, the hardest because it’s not just telling my mom, it’s also all the things that come that are unearthed when you say this is what you’re going to do. Because you’re basically disappointing her, you’re also saying, hey, man, you can’t control me in that way anymore. You’re saying the gospe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you, all these kind of things.

It was only in declaring such a victory over his own emotion was he finally free from his mother’s disappointment.

Mary is another participant in this camp. Growing up in a non-Christian family, going to church with her parent was looked upon as merely a social gathering with her friends. But her downtime was expected to be spent helping out at her parents’ shop.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more time she spent at church, the less time she was able to help out at the store. She remembered her grandmother scolding her: “You spend so much time at church, you should be helping out with our parents as they work so hard in raising you.” Thus, religion in the family must not take priority over impacting the family routine. Mary’s journey into mission started with a short-term engagement of 6 weeks. But as she informed her parents, she was astonished by their reply: “You are not allowed to go.” With that response, Mary was aghast, as she was thinking of merely informing her parents, rather than getting their permission. This conversation became a starting point of quite a lengthy journey of getting her parents’ approval to go to the short-term mission field. She felt embarrassed at the time of telling her friends. Since that point, she started “dialoguing with my parents and talking about their fears and concerns.” Once that took place, her parents changed their minds. They finally gave her the blessing: “It is not our first choice for you, but we will allow you to go.” As it turned out, 6 weeks

of short-term engagement changed into a two-year engagement, which in turn morphed into a long-term engagement. Her parents were both really unhappy, and culturally, they were also very worried. As time went on, Mary became a full-time missionary, and her parents continued not to understand fully what it represented at first, and therefore felt very scared about her move. She explained her parents' reactions at that time in detail:

“You are too radical about your faith. There's no one else at your church who's doing this. Why are you the only one that is doing this as a job and giving up a steady career and all these things?” He was just really fearful and concerned that I was being radicalized into this cult. Because it was really extrem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 totally understand where he's coming from, but at the time, it was very, very hard for me to receive my parents' approval...(which) every child longs for.

Though there were tumultuous times with her parents, they gradually became more supportive. As Mary looked back on her journey, she recalled that there was a “change in my parents, from where they might start in their perspective of what it looked like for their daughter to be in ministry. To now, they don't even question our support-raising anymore.”

Joseph went through a similar experience, though not as traumatic as Mary's. Growing up in a non-Christian family, Joseph's father was “emotionally uninvolved and sometimes physically absent”, as he would not be involved in “what I am thinking and what I am doing”. Joseph attributed this to Asian culture in which a father figure is stern and honorable, and yet not involved emotionally with their children or family. For that reason, when Joseph became a Christian, he did not talk with them about the conversion experience. It was many years later when Joseph decided to enter into vocational ministry did he shared the news with them. Their reaction was expected: “They were opposed



to it.” His father did not talk to him for two days. However, his father’s heart changed. He informed Joseph that he would support him through seminary education. That said, his disapproval remained. For him, his concept of pastor work was being a beggar: “You preach and tell people to give you money.” This was contrary to what Joseph was brought up, which was to have a better life. His parents put him through college, got a degree, and a good job, and then “I am just throwing it away to go be a beggar”. Looking back, Joseph expressed a degree of appreciation for what went through during the time when he chose to have a dialogue with his parents, rather than completely cutting them out and saying, “I’m doing this unilaterally. I’m my own person.” That would have harmed a relationship, which was something that Joseph valued, as he thought that “was good to do. I do see that as a way to honour the parents.” This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Joseph since, as an Asian, he was brought up to have a better life. To see Joseph give this up was hard for the parents. But in the end, Joseph chose to honour his parents while remaining faithful and firm on his calling to vocational ministry.

## **Parents as Enabler**

Contrary to Jessica, who claimed that her most significant obstacle to her mission was to obtain her parents’ approval, Benny got his without even having to discuss his calling in detail. In fact, so welcome was his sense of calling, his father began suggesting adding “M. D.” to his suffix: “Missionary Dad.” Benny’s parents were indeed the “most supportive people in the world (of him to become a missionar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s it was the “happiest moment of their life” when Benny told them that he wanted to “go into full-time ministry”. This was indeed a promise that came true as they “had been praying for (him to enter into ministry) specifically” ever since Benny was born. Growing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Benny recalled his parents telling him that they

had been praying for him, and at the young age of 4, he himself prayed to become a Christian. However, that conviction did not come until later in his life. And when it came to engaging in missions, Benny's path was not that straight and direct with his parents. Though his parents were very supportive, Benny's father did not want him to go to university for the reason of the maturing process as well as learning a craft to well equip himself, should Benny not be allowed to get into restricted countries as a missionary. And when he later approached them about going to a specific mission field, Benny's parents did not agree. This posture was interpreted by Benny as resistance to the Lord's calling, when in actual reality, they were trying to be cautious about where he needed to go. In the end, it was through dialogues where both sides came together and expressed their point of view that ultimately sent Benny to the mission field. As he recalled the level of support he got from his parents, he expressed the following with fondness:

I think my family did everything that they could have. I don't think I would have asked for anything different because I think they went above and beyond. I think my family, my parents, talking about them, broke a lot of cultural norms in the Chinese church, in their support for us.

Nadia's journey is similar to Benny's when she grew up listening to first-hand stories from missionaries, as her parents would host them when they came to their church. She had come to admire them and started her interest in missions early age. Such an example of hospitality to a missionary showed that how important it was to embrace mission as part of the core culture of her church. But her sense of engaging in a mission came early when she was a young child. Nadia's mother was asked by the Lord if "she was willing to give (her) up to missions in the future." So, when the actual news came when Nadia shared that with her parents, her mother said: "Yeah, I know," and it was like a



“long time coming and so, it doesn’t surprise her, (and) she is happy and excited” for her. Nadia’s father reacted differently: being cautious and prone to worry. But in the end, he was “supportive because (Nadia) was obeying the Lord.” All in all, that does not come as a surprise to Nadia as she saw in her parents not pursu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inking,” in which parents would push “more directly” the merit of hard work. Her parents, on the other hand, would encourage her to work hard, “but not so strictly,” whereas her friends’ parents were very strict by placing the expectation of getting schoolwork done first, while Nadia’s parents encouraged her to develop independently. In the end, serving the Lord was equally important, as Nadia’s parents showed by example of serving the Lord in many ways, and she praised them: “(theirs) is definitely that they love the Lord,” and she saw them “live their faith out.” It was no wonder that when it came to Nadia’s mission engagement, she said unequivocally: “My parents were very supportive, very supportive.”

Elizabeth’s journey i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Benny and Nadia in that her parents’ support came gradually, from being not very supportive to finally very supportive. And that progression mirrors the growth process of her study, graduation, and working, even though her parents had a very good understanding of what missions entailed and even had their own short-term mission experiences. Growing up in such an environment, both her father and mother were heavily involved in many facets of the ministry. Elizabeth first went on a short-term mission trip when she was 14, “witnessing poverty ... seeing the effect of addictions on the lives of children, (and) a lot of alcohol abuse.” As she was called into the mission engagement, she recalled how that progress of support took place:

They responded differently three times. The first time was when I was still a university student, it was a hard no, which was hard as a young woman, but they kind of were concerned that I was jumping

the gun, I think. And they also wanted me to have at least some sort of education degree to be able to do what I wanted afterwards. The second time I spoke to them, they were more supportive. They were a little hesitant, like, “Let’s pray about this. Do you have an idea of what you want to do?” (So) I said, “No.” ... The last time I talked with them, they were very supportive. I guess that was my answer, too, because I really wanted and needed my parents’ support. I believe God also worked in their heart. And they said, “Okay, we’re behind you. We support you.”

Unlike other parents whose lack of support for their children might have come from a misunderstanding of what missions were all about, Elizabeth’s parents’ reluctance came from a place where they understood it far too well, and they just wanted Elizabeth to have that understanding as well, rather than just having lofty ideals. As Elizabeth recounted their concerns:

Ministry is tough. The enemy is strong in this field. There are politics. There’s a conflict between Christian leaders. And everything kind of seems magnified when things go wrong. And so I feel like my parents just wanted to be sure that I understood that. They didn’t want me to feel ... (to) go into it and get heartbroken ... or be naive in the sense of entering into it.

As Elizabeth looked back on the progressive support her parents provided her, sh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was “the major influence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ed” of affirmation.

Janet’s journey was yet a different one, as her father was in ministry and her mother was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church in support of her father. Growing up in such an environment, Janet was high on missions, visiting the fields and meeting up with local pastors and missionaries. All in all, her parents, es-



pecially her father, served a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supporting missions and missionaries, being “completely unafraid to share the gospel message to everyone.” In short, “their faith in Jesus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thing in their lives, and how much value they placed in it,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risk it all for the sake of someone else coming to have the same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For this reason, their examples spurred Janet forward and encouraged her to engage in missions locally and across the globe. As she looked back on her parental influence, she had honestly said that her “biggest influence was my dad. It was his love for people, his love for traveling, his love for culture, his love for supporting missionaries, and his support for local church leaders.” Simply put, her father was supportive of her engagement in missions. As for her mother, her influence was somewhat varied as she was fearful about her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went through “her own stages of grief over (her) move into the mission field.” Such sentiment made Janet feel “a little bit resentful that that she was taking it so harshly and that it almost felt like she wasn’t supportive of how God was leading me.”

Finally, we have Eunice, whose parents were open-minded but thought of mission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Growing up, Eunice’s father had always been supportive, responding to Eunice in terms of her decision to become a missionary at her young age: “Okay, sure, do whatever you want.” Her mother, however, had “a hard time letting go.” So upset was she that she did not see Eunice off at the airport when she went on her first mission trip, because “it was hard for her.” However, she gradually changed her mind, especially when she married her Filipino husband and went as a couple, as it “gave my parents a lot more peace.” Looking back on this part of her journey to the mission, Eunice reasoned that “it is always hard for parents to let go of their kids.” Through it all, she was grateful that the family had always been close when Eunice was growing up, as she would always tell everything to her parent. She attributed this to two very important reasons. First, her parents had created an environ-

ment in which she felt safe to express her feelings and family, and through it all, “if all else fails, your family will be there for you.” This atmosphere was rather different as Eunice knew of many “Asian families who are not close.” Second, the support of Eunice’s family came more so from her father, when he would, every night, “pray that my sister and I would just follow God’s will and to just serve him in whatever capacity.” So, when the decision came for Eunice to obey and engage in the mission, it was just a fulfilment of that prayer. In this regard, Eunice felt her parents “are a lot more Canadianized than a lot of other parents who are in that generation.” In looking back, she was comfortable in attributing her going without a lot of struggles to the support from her parents, as they so “graciously allow us to leave without having any hassle ... they don’t say anything about it. (Rather) ‘We bless you, go and do what you need to do.’ For that reason, she could “go away easier and do what God has called us to do, and we don’t have that struggle and tension because of it”.

## Conclusion

As we have seen, for the 10 participants we studied, parents play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ir journey of being called to the mission field. Many have seen them as a major obstacle in moving forward in the field, while others have seen them as providing excellent support for their journey forward. For the parents who presented themselves as challenges to the missionaries, many of them were non-Christians, and many of them felt more secure when their children were close by, especially when they aged, something that Asian culture would value. On the other hand, for the parents who were enablers, many were either ministers or devoted lay leaders in their church who saw their children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Christ and obeyed his will to be the salt and light of the world. For others in this cohort, the missionaries’ fathers’ support tends to be more forthcoming, whereas their mothers’ support was guarded and gradual.



Part of their mothers' concerns stemmed from the fear of security and not being able to see their children as frequently as they wanted. But eventually, they saw how mature the children had grown to be, and they yielded and blessed them to go.

All in all, in preparing the missionaries for their journey from the call to the field, the church must be willing to expand their support not only to the missionaries themselves, but to their parents so that the missionaries can get the best and wholesome support they could get in answering the call to the mission field.





## 第三部：迴響與反思

PART III. REFLECTIONS





## 第十六章

# What the Chinese Diaspora Is Talking About? Key Reflections from the 2025 Toronto Consultation<sup>1</sup>

Andrea Lee 李晏戎

### Introduction

In April 2025, more than a hundred pastors, theologians, and ministry practition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gathered in Toronto, Canada, for the first-ever Chinese Diaspora Network Consultation (CDNC 2025). Organized by CCCOWE Canada and co-sponsored by the Lausanne Movement and the Global Diaspora Network, the conference was fast-paced and content-rich. It covered everything from theological frameworks to regional practices and personal testimonies, all converged on the theme: “Chinese Diaspora and Glocal Evangelism: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ttendees were invited to reimagine the role of diaspora churches in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global missions.

This gathering, in many ways, was both a beginning and a mirror. It brought to the surface not only key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but also quieter questions: who gets to show up? Whose stories are heard? And who still waits for a place at the table? These questions quietly shaped my experience of the consultation and framed the reflections that followed.

---

<sup>1</sup> The original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ChinaSource website in May 2025 and is used with permission. Andrea Lee, “What the Chinese Diaspora Is Talking About,” ChinaSource, May 16, 2025, <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blog-entries/what-the-chinese-diaspora-is-talking-about/>.

## **Framing the Vision: Theological Anchors and Stories That Moved Us**

Several keynote sessions laid a solid th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ference. Dr. Patrick Fung spoke on “Scattering and Gathering” in Scripture, reminding us that displacement is never random, it is often God’s chosen method for advancing his mission throughout history, while Dr. Enoch Wan outlined four paradigms of diaspora missiology—mission to the diaspora, through the diaspora, by the diaspora, and beyond the diaspora, urging churches to reflect on their diasporic identity.

Rev. David Doong’s meditation on Jeremiah 29 stood out. He reminded us that exile is not an accident but an opportunity. Rather than longing for what was, we are called to seek the peace of where we are. This theme of active presence, of being missional in exile, anchored many of the discussions.

Evening testimonies, especially from pastors in Mongolia and Peru, illustrated how the gospel has taken root in unexpected places. Their stor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iaspora mission today transcends cultural lines. It is increasingly multiethnic, embodied, and global.

## **Strategy and Practice in the Diaspora: Across Generations, Cultures, and Media**

Dr. Luke Zheng examined structural challenges in European Chinese churches, including the shortage of pastors and generational gaps. In response, Rev. Tsu-Kung Chuang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multilingual theological training that can engage younger believers.

Other scholars addressed local and generational dynamics. Dr. Enoch Wong discussed how Chinese North American youth experience tension between calling and parental expectations. Dr. John Wang critiqued “inward-focused churches,” urging immigrant congregations to engage the actual needs of their local cities. Dr. Jeanne Wu reflected on her mission work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called the Chinese church to broader, cross-ethnic engagement beyond familiar cultural boundaries.

Dr. James Lai proposed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for diverse diaspora groups and contexts, emphasizing that pastoral care must be adaptive. Jackie Hwang, in respons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cross generations. Rev. Wenhui Gong examined the organization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of sending structures, reminding us that diaspora involves not only mobility, but also a sense of rootedness and spiritual community for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n th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front, Sean Cheng presented a historical and missiological reflection on Chinese-language publishing and i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e offered ChinaSource as a model of bilingual, collaborative ministry that bridges Chinese and English contexts. He noted that media partnerships should not be merely logistical or formal, but should embody kingdom-minded cooperation that honors diversity and invites mutual learning.

### **Who Was Missing, and Why It Matters**

This gathering was more than a conference; it was a mirror. While the content was rich and the strategies thoughtful, I found myself asking quiet but persistent questions: Who gets to speak on behalf of the diaspora? Whose stories are missing? And where are the second- and third-generation voices?

It was hard to ignore the age, gender, and cultural imbalances in the room. Most participants were first-generation leaders, and the event was primarily conducted in Chinese, leaving limited space for monolingual English speakers and culturally second-generation leaders to fully engage. Perhaps that's why many speakers touched on the anxiety of "passing the baton." Yet, in side conversations with younger participants, I heard a different story of vibrant ministry happening quietly in campus fellowships, international churches, and digital

spaces. Their expressions of faith, shaped by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rhythms, simply don't fit into traditional frameworks.

One sister who serves in a local college campus ministry told me, "Young people are actually experiencing revival. It just looks different." Then she paused and added,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is rather obvious reality seems to go unnoticed."

### **Present in Spirit: Returnees and the "In-Between" Generation**

While this gathering brought together voices from five continents, the presence of mainland Chinese church leaders was notably subdued. I also learned that two invited participants from China were unable to attend due to visa complications. Their absence was quietly felt, a reminder that for some, physical mo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remain constrained by external circumstances. In diaspora missions, silence doesn't always signal disengagement; sometimes, it reflects unseen barriers.

After the conference, I spoke with several younger diaspora leaders who, in many ways, should have been present but were not on the organizers' radar. These are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Christian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West, later called to serve in China or Southeast Asia, and now returning "home" with their families. They're trilingual, cross-culturally experienced, and missionally grounded, yet they tell me, "Local churches don't quite know what to do with people like us."

One sister shared honestly, "I became a Christian and was baptized here, but now that I'm back, I fit nowhere."

A young cultural researcher reflected, "The Cantonese service is full of grey heads, the Mandarin service is lively but mostly for new immigrants, and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feels nothing like the one I grew up in... At this point, I'm attending an international church because it meets my children's needs."



These are not critiques, but honest glimpses into the disorientation of an ‘in-between generation’ who often find themselves speechless, rootless, and unseen.

### **Postures of Listening and Humble Learning**

What encouraged me were the voices marked by humility. Some leaders acknowledged that older generations may hinder rather than help. Others challenged the church to stop dismissing the next generation as “too sensitive” and start listening.

### **The Next Step: Not Speaking For, but Walking With**

The final panel brought the gathering to a poignant close. Speakers reaffirmed a central conviction running through the entire gathering: that the Chinese diaspora is not a historical accident, but a strategic move in God’s kingdom. Dr. Patrick Fung referenced Acts 11 to illustrate how today’s missions context mirrors the early church, marked not by formal structures, but by ordinary believers living faithfully in scattered places.

The call was clear: diaspora missions should not be pitted against traditional models but seen as complementary. As Rev. David Doong put it, “Diversity is the best strategy.” Innovation doesn’t have to be uniform, as multiple approaches can thrive together. Several speakers emphasized the formative role of first-generation believers: they must not merely encourage the next generation, but embody cross-cultural mission themselves. Others challenged the church to root a missional imagination in children, rather than wait until youth group.

There were also practical calls to action. One pastor proposed an “MD

vision” (Mission-Driven Vision)<sup>1</sup>—gathered by mission, sent by mission—for churches to become cities on a hill, care for the marginalized below, and integrate discipleship with outreach. From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to opening space for community ministry in a takeaway shop, real mission begins locally. Speakers urged Chinese churches to learn from non-Chinese congregations and pursue local, multiethnic ministry, including work among Muslims, Afghans, and Iranians.

More than a strategic recap, the panel served as an alignment moment across generations, cultures, and ministry contexts. One refrain captured it all: “Don’t just run a project. Live out your calling.” Rev. Henry Lu also reminded us, “Tell the stories. Learn to listen humbly.” His words stayed with me.

### **Conclusion: Beyond Succession, Toward Intergenerational Sending**

Today’s Chinese church is no longer following a single, linear story of “passing the torch.” It is a polyphonic movement, where cultures complement one another, languages intermingle, and generations mutually send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f we truly believe that diaspora is God’s mission strategy for this era, then no generation should be missing, no language should be diminished, and no one’s sense of belonging should be sacrificed.

May we be scattered for the Lord, and gathered in his name. May we learn to listen, build one another up, and walk together toward the unfinished harvest field.

---

1 MD Vision refers to a “Mission-Driven Vision,” as shared by one of the pastors during the final panel. It emphasizes that the church is both gathered by mission and sent by mission. This vision includes becoming cities on a hill, caring for the marginalized below, and integrating discipleship with outreach.



## 第十七章

### 一個海外華人青年工人的視角： 參與「華人散聚策進會議」的觀察與思考<sup>2</sup>

Jessie Yang

#### 引言

2025年4月，我有幸代表機構參與由華福中心主辦的「華人散聚策進會議」。會議於多倫多舉辦，我的主管鼓勵我參與其中。在個人層面，這不僅是一次深具啟發性的學習機會，也讓我有機會更全面地了解當前全球華人教會的分佈現象、服事動態及其在宣教進程中的角色。

作為華人基督徒的一員，我長期關注「華人散居現象」在全球福音拓展中的獨特意義。此次會議恰好以此為題，不僅回應了我在服事中面對的實際問題，也為我提供了一個觀察宏觀趨勢與教會策略的平台。會議主題涵蓋全球華人教會的散聚與差傳現況，探討了跨文化宣教的挑戰與契機。我尤其期待能從中聽到來自不同地區的牧者和機構代表，分享他們在牧養與宣教中所得的經驗、策略與異象。

#### 作為一名年輕女性同工

會議初始階段所呈現的講員陣容，讓我對性別代表性的問題有所感觸。宣傳資料中多為中年男性教牧同工，女性講員的缺乏引發了我對教

---

<sup>2</sup> The original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ChinaSource website in English in June 2025 and is used with permission. Jessie Yang, “Called to Stay, Equipped to Go,” ChinaSource, June 6, 2025, <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chinese-church-voices/called-to-stay-equipped-to-go/>.

會結構與公共平台中女性能見度不足的反思。我目睹了許多女性在基層教會與宣教機構中承擔了大量實際工作——管教學生、帶領敬拜、組織活動——但在全體會議或策略討論中卻很少聽到她們的聲音。大會中為數不多的女性講員分享，反而凸顯了這一現實的緊迫性，也讓我更加珍惜這些珍貴的見證。

作為一名從事全職事工的年輕女性，我既感到一種限制，也感到一種邀請。提醒我還有多少事情需要改變——我們鼓勵和裝備更多的姐妹來發言、領導和塑造教會的公共聲音是多麼重要。

儘管如此，此次會議在內容上給予我極大的鼓勵與啟發。來自全球各地的牧者、宣教士與機構同工分享了他們在不同文化與語言處境中服事的實踐經驗，涵蓋跨文化差傳、未得之民的牧養挑戰、第二代華人信徒的信仰傳承等議題，皆令我深受震撼。這些內容不僅拓寬了我對全球華人教會發展格局的認識，也促使我思考，如何在本地與全球之間找到更具整合性的差傳實踐路徑。

## 彌合代溝

在我自身的服事經歷中，長期關注並投入於青少年與第二代華人信徒的門徒訓練與屬靈陪伴。我所在的機構主要服事對象為多倫多的青少年群體，其中多數為華人第二代或亞裔背景的人。我們服事的團隊成員多為校園團契成長起來的信徒，在大學或社會階段接受裝備後，選擇回應呼召，投身全職服事。目前，團隊的平均年齡在 30 歲以下，展現出新一代華人信徒對差傳使命的高度投入與屬靈成熟。

然而，這也進一步突顯了當前普遍存在的斷層現象：許多第二代年輕信徒正在悄悄地遠離教會，文化張力、語言障礙與信仰傳承機制的缺



失常使年輕人感到與傳統的中國教會脫節。部分轉向英文教會，部分則中斷了教會生活，引發上一代信徒對文化與信仰傳承的深切焦慮。

與此相對的，是我們在實際服事中所看到的希望：許多年輕的基督徒正在主動回應呼召，投入團契、宣教、牧養等事工中。他們不僅對普世宣教具備敏銳的意識，也願意以文化橋樑的身份參與本地與跨文化的差傳工作。而且擁有雙文化經歷的年輕基督徒——尤其是那些在北美長大的基督徒會比從國內出來的年輕人更容易適應並且願意回應本地和海外宣教。如果得到良好的栽培，他們可以在中國教會內外引領新一輪的福音更新。

## 重新思考現今世界中的使命

會議中一位講員的分享特別觸動我——他指出，「差傳」在原文中並非僅指「從此地被差往彼處」，而是從那裡到這裡，那裡到那裡，是跨越地理與文化界限的整體使命。因此，我們的差傳實踐應當包含從本地出發的文化觸達與族群福音工作。尤其在當前全球化與移民浪潮交織的時代背景中，散居各地的華人基督徒，已然成為福音向地極推進的重要橋樑。

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是，如何重新定義華人教會在全球宣教格局中的角色。散居雖帶來文化適應與認同危機，但亦構成了差傳的新契機。全球華人群體的流動性、多語性與跨文化經驗，使其天然具備宣教的跨界潛力。只要我們以謙卑、學習、連結的姿態，跨越代際與文化的界限，就能在本地建立具宣教異象的社群，從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開始，向身邊的社交群體，跨文化的、從關懷做起，成為普世宣教的重要推動力。

## 回應世界的需要

最後，此次會議再次提醒我，神所看重的不是服事的規模或資源的多寡，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從祂的視角出發，回應世界的需要。無論是遠方的實地差傳，還是忠心參與身邊的本地跨文化福音行動，都是大使命不可或缺的一環。

對我來說，這意味著繼續與在加拿大的年輕亞洲學生同行。我們的團契正在組建下一學年的同工團隊。我祈禱他們在承擔新的責任時，能在智慧、屬靈成熟和合一上成長。

這次會議也提醒我，無論我們身在何處，是在遙遠的宣教禾場，還是在多倫多的大學校園，我們都是神對世界宣教的一部分。願神幫助我們這些器皿，持續被更新、被差遣，願祂繼續使用全球忠心的華人教會，在主的合一中彼此成全、彼此差派，共同承擔福音傳向地極的使命。



## 第十八章

# 從散聚身份到跨文化使命： 2025 華人散聚網絡策進會議的反思與回應

李以諾

### 前言

我們活在每天都有十萬次航班劃過天空的時代，移動是一種常態。移民、留學、避難、婚姻、工作——幾乎每個人都在生命的某個階段，經歷過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的歷程。這不僅是全球化的表象，更是神主權下的歷史現象。正如《使徒行傳》17章26至27節所言：「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

參與「2025 華人散聚網絡策進會議」最大的收穫，就是開始看見自己的「散聚」身份，並重新思考這個身份所帶來的宣教呼召與挑戰。

### 重新認識「散聚」：不只是現象，更是身份

「散聚」是一種身份認同與神學理解。在加拿大這樣多元文化的社會中，華人教會本質上就是由散居者組成的群體。我們來自香港、馬來西亞、中國、台灣、新加坡，擁有不同的語言背景、文化習慣和社會經歷；我們的下一代則在本地出生成長，成為多語言、多文化的一群。

即使我們身處這樣的現實，「族群」的定義也不再僅以文化或語言劃分。不同的職業、學經歷、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都可能在人與人之間造成巨大的鴻溝，使彼此難以深入交談。唯一能將這些不同背景聯繫

起來的紐帶，正是「散聚」這個共同經驗。

從個人層面來說，「散聚」視角讓我們能夠從每一次生命的移動中辨認出神的工作，為神在彼此生命中的動工獻上感恩；從服事層面來看，「散聚」視角突然打開了教會視野，讓我們看見廣闊的禾場不在遙遠的原鄉，也不在需要遠渡重洋的海外，而在方圓十里之內。

## 突破「原鄉中心」的宣教想像

這樣的認識帶來一個令人不快的挑戰：為什麼我們的事工只關注同文化或近文化？「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當然都是我們的宣教場域，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即使「撒瑪利亞人」或「地極人」就住在我們教會隔壁，我們的重點往往仍是「同文化」和「近文化」群體。

既然華人教會——特別是像加拿大這樣由散居者組成的教會——本質上早已在實踐某種形式的「散聚事工」，那麼「散聚宣教」是否只是一個新的名詞？我們在這裡聚會、傳福音、建立教會，這不就是一種散聚教會的事工嗎？

「散聚宣教」這個概念不是更換標籤，而是神學與宣教視角的根本突破。我們的確已經在進行某種程度的「散聚宣教」，但往往仍受限於自己的文化與語言框架。除了大多數情況下只服事同文化群體外，即使我們談論跨文化宣教，仍以「原鄉」視角為思考，把宣教想像成從A國差派到B國，容易忽略「出門就能看見萬族萬民」的現實。我們住在一個萬民匯聚的城市，但我們的教會是否有根據這個時代的特性制定出相應的宣教策略？



## 文化交織中的福音見證

會議中，有一位牧師的分享讓我印象深刻。這位秘魯籍華人牧師與他的日本妻子在台灣學習中文。某次遇到春節，主責牧師要回家過年，請他代為主持當週的禮拜。由於牧師無法用華語講道，只好用西班牙語講道，再請日本妻子翻譯成英語，最後由一位加拿大宣教士將英語翻譯成華語。一場講道，三種語言，跨越六層文化。

這場禮拜看似混亂，卻正好展現「散聚宣教」的精神：在不同族群、語言與文化的交錯中，福音依然能被傳遞、被理解、被經歷。若華人只服事華人、日本人只服事日本人、加拿大人只服事加拿大人，我們就沒有機會看見神國豐富多元的面貌。

## 從策略到眼光的轉變

「散聚宣教」不僅是一種策略，更是一種全新的眼光。多倫多、溫哥華、蒙特利爾這些城市早已成為族群大熔爐，十里之內就會遇見中東難民、南亞移民、東歐家庭、韓日工程師。「萬族萬民」不再只是一個異象，而是每天與我們擦肩而過的真實風景。

華人教會並非沒有參與宣教，許多教會都有差傳委員會、短宣隊、支援宣教士等事工。然而「散聚宣教」的視角讓我們明白：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努力，而是方向上的根本轉變。

這樣的轉變充滿挑戰。跨越文化邊界從來都不容易，正如我們當初選擇跨越原生地一樣困難。但這也正是信仰的本質：在挑戰中看見神的呼召，在困難中經歷神的恩典。

對於教會未來的發展，我有兩個期待：

首先，如果我們這一代無法完全突破文化藩籬，那能否為我們的下一代保留跨越原鄉、擁抱散聚的空間？讓他們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自然地學會跨文化服侍，成為真正的「散聚宣教士」？

其次，如果遠渡重洋的宣教模式無法完全複製，那能否與其他散居群體搭建一個共同服侍的平台？讓不同背景的教會和信徒能夠在本地就參與到跨文化的事工中，共同見證福音的大能。

## 從認識身份到實踐使命

散聚不只是背景資料，更是身份與呼召。我們是「在外之民」，也是「被差之民」。若華人教會能認清這一點，我們就不會僅僅關注「自己的群體」，而會成為神在多元城市中的橋樑，跨越語言、文化、意識形態的鴻溝，將福音體現於日常的相遇之中。

正如會議中每一位講員，以自身的經歷與領受描繪出這異象的寬廣與實踐的可能性。我們的回應，或許正要從這個簡單卻深刻的問題開始：我們是否願意重新看見我們的身份？是否願意從「散居者」的視角重新審視我們的宣教使命？

在這個移動的時代，神呼召我們不僅要看見自己的「散聚」身份，更要擁抱這身份所帶來的跨文化使命。這是挑戰，也是機遇；這是呼召，也是恩典。



## 附錄：大堂信息中文摘要

AI 翻譯摘要：彭書睿      錄音：李以諾





## 散聚宣教學的基本認識及對華人教會的宣教意義

### Diaspora Missiology: Basic Understanding & Missional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Churches

溫以諾（Enoch Wan）教授是當代華人宣教學界的重要學者，被譽為「散聚宣教學之父」（Father of Diaspora Missiology）。他出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後赴美國取得富勒神學院道學碩士（MDiv）、哲學博士（PhD）等學位。他在美國波特蘭神學院（Western Seminary）擔任宣教與跨文化研究系主任長達 27 年，專長於散聚研究、跨文化領導與福音差傳教育。他同時是《散聚宣教學期刊》（*Journal of Diaspora Missiology*）的創辦編輯，出版超過 20 本專著及百篇論文。

在本次講座中，溫教授以「散聚宣教學」（Diaspora Missiology）為主題，深入探討「散聚現象」在《聖經》、宣教、全球化下的意義與挑戰。他從個人生命故事出發：他的家族因戰亂、經濟因素、契約勞工而被迫流散到東南亞、澳洲、美國等地，有人甚至客死異鄉。他說：「我不是因為做學者才研究散聚，而是因為我就是散居人。」這句話凸顯他的研究不只是學術理論，更是生命經驗的見證。

#### 一、散聚的聖經神學基礎

溫教授強調，「散聚」（diaspora）不僅是當代人口流動的社會現象，更有深厚的聖經根源。他引用創世記、出埃及記、尼希米記、耶利米書等經文，說明從亞伯拉罕蒙召離開本地本族，到以色列人被擄至巴比倫，

再到新約時期門徒因逼迫而四散，神一直透過「散聚」來成就祂的救贖計畫。他特別指出：「Everything is shaped by displacement」（一切都因流離而塑造），遷徙不是偶然，而是神計畫中的一部分。

他引用《創世記》50章20節約瑟對兄弟們說的話「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作為散聚宣教的神學座標。即使出於苦難、迫害、失敗，神仍能轉化為福音的機會。

## 二、散聚宣教學的定義與實踐

溫教授定義「散聚宣教學」為：「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and through diaspora communities」，即在散居群體中進行、透過散居群體完成的宣教。他指出，這不同於傳統以地域、國族為單位的宣教模式，而是一種「流動性、跨地域、多文化、多語言」的宣教，超越國界與種族。他整理出四種主要實踐模式。

**向散居族群宣教：**在移民社區中直接傳福音（如向北美、歐洲的華人、穆斯林移民傳福音）。

**藉由散居者宣教：**散居信徒回母國或其他地方作跨文化宣教士（如伊朗難民歸主後向伊朗人宣教）。

**超越散居族群的宣教：**走出本族人散居群體，在其他族群建立信仰群體，例如海員郵輪上的「海上教會」、工人宿舍中的小組。

**協同散居群體一齊實踐大使命：**散居教會成為不同文化之間的橋梁、連結全球宣教網絡的中心、影響全球宣教。

他分享一個故事：一位菲律賓基督徒因工作長期漂泊在郵輪上，最終與同事在郵輪成立「海上教會」（seafarers' church at sea），每週聚會、守聖餐，成為全球第一個正式的「海上教會」。溫教授說：「教會不必



有固定的牆壁，教會就是人在的地方。」

### 三、散聚宣教的挑戰與機遇

溫教授指出散聚宣教面臨多重挑戰。

**語言與文化隔閡：**散聚教會多用母語，第二、第三代因語言文化差異難以融入。

**牧者孤立：**少有跨堂會、跨語系的牧者支持系統。

**宣教視角狹隘：**許多教會僅把散居群體視為牧養對象，而非宣教夥伴。

然而，他也強調：「當人離開家鄉，他的心是開放的；移民處境是福音的黃金時刻。」全球有逾3億散居群體，包括華人、印度人、非洲人、穆斯林，都是福音禾場。他提醒：「The Great Commission is no longer across the ocean; it's across the street.（宣教不只是跨洋，而是跨街道。）」許多移民、國際學生、外籍勞工、難民已在我們城市中，福音使命就在日常生活中發生。

### 四、從事工到關係導向的宣教

溫教授批判當前教會傾向「program-based ministry」（事工本位），忽略「relationship-based ministry」（關係本位）。他用「雞湯」比喻：「有雞味但沒有雞肉的湯，是否真正滿足？」提醒教會若缺乏關係，即使有許多活動也失去生命力。他挑戰教會學習「以關係為基礎」的牧養與宣教，把「being」放在「doing」之前。

他提出「環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強調「全球視野、本地實踐」。如同麥當勞、肯德基在中國賣粥、米線，福音也需 contextualization（處境化），以當地人「吃得下、消化得了」的方式呈現。

## 五、未來展望與呼召

溫教授以挑戰性的呼籲作結：「我們若不動起來，神會用別人；但祂願意先用我們。」他提醒教會：「Diaspora is not a problem; it's an opportunity from God.」他鼓勵教會不只停留在內部聚會，也要「走出教會，走入社區，走進移民生命」。他引用一句話：「Mission today is not 'come and see', but 'go and be'。」宣教不是請人來看，而是我們成為見證、進入他們中間。



## 全球散聚策動概覽

### An Overview of the Global Diaspora Initiative

T. V. Thomas 是全球著名的宣教學者與多族裔宣教推動者，來自印度背景，是全球第二大散居群體（僅次於華人）的一員。他目前擔任 Lausanne Movement（洛桑運動）加拿大分會的領袖，也是 Global Diaspora Network（全球散聚網絡）的推手之一。此次演講中，他分享了個人移民經歷、散聚神學觀、宣教運動的歷史，以及散聚宣教的未來挑戰與機遇。

#### 一、個人背景與移民故事

Thomas 博士回顧自己自 1974 年移居北美以來，超過 50 年的全職事奉歲月。他說：「Fifty years of full-time vocational ministry of preaching, teaching, networking and mobilizing for global mission.」這 50 年間，他走遍美國 50 州、加拿大各省，並到訪四大洲各國，推動全球宣教與多族裔網絡建構。

他出生於馬來西亞馬六甲，一座因多國殖民與多元文化著稱的港口城市。他的父親並非契約勞工，而是以經濟移民身份從印度南方移居新加坡，再轉往馬六甲，在一家英資公司擔任會計。這段家族歷史，使他深刻體認到：「Migration is both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shaped by economics, politics, and colonization.」他形容馬六甲是「一座融合中國、印度、阿拉伯、歐洲文化與宗教的城市」，小時候便在多語、混血、跨文化的環境中成長，為後來的多族裔服事埋下伏筆。

## 二、《聖經》中的散聚神學

Thomas 博士指出 diaspora（散聚）並不僅是現代現象，而是有深厚聖經根基。他引用《使徒行傳》17 章 26 至 27 節：「He made from one man every nation of mankind to live on all the face of the earth... that they should seek God.」說明神主權安排人群遷徙，目的是為了讓人尋求神。他強調：「God is a God on the move, and He uses migration to accomplish His purposes.」

他指出，《舊約》中的亞伯拉罕、約瑟、以色列人因戰爭、流放、貿易而流離失所；《新約》中的耶穌幼年成為難民逃往埃及，初代教會因逼迫而四散。他總結：「Migration is a recurring theme in the Bible, and diaspora people are integral to God's redemptive plan.」神使用人口流動來拓展祂的國度。

## 三、印度散居群體的歷史

Thomas 博士深入解析印度散居群體的歷史。他指出，印度是僅次於華人的全球第二大散居群體，遍布超過 200 國。他說：「After slavery was abolished in Britain in 1833, the British Empire introduced the indentured labour system to meet labour shortages in colonies.」英國在奴隸制廢除後，引進契約勞工制度，招募印度人到加勒比海、非洲、東南亞工作。他強調：「Indians today are among the highest income earners among recent immigrants in Western countries.」這些散居群體成為今日政界、學術界、商界的重要力量。



## 四、洛桑運動與散聚宣教學的發展

Thomas 博士分享他如何推動散聚宣教學成為全球宣教運動的焦點。他回憶早在 1980 年代，就多次致函洛桑運動的領袖，呼籲將移民與散聚現象作為宣教重點。他說：「I communicated repeatedly to them to include migration and diaspora as a focus of congress... but at that time, it was not addressed at all.」

直到 2004 年洛桑開普敦大會（Cape Town Congress），他與同工出版 *Scattered to Gather* 一書，首次將「散居民」與「散聚宣教」引入全球領袖的議程。他說：「This was when the terms diaspora and diaspora missions were introduced to these world leaders in missions.」他形容這是宣教史上的轉捩點，正式承認散聚現象在大使命中的角色。

他描述如何從 1990 年代的北美多族裔網絡，發展到 2004 年的全球散聚網絡（Global Diaspora Network），再到 2009 年馬尼拉的全球散聚論壇（Global Diaspora Forum），以及 2015 年馬尼拉論壇，聚集來自 80 國、330 多位宣教領袖。他說：「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s multi-directional: people are everywhere going everywhere, and we need to go where people go.」

## 五、散聚宣教的挑戰與策略

Thomas 博士提出散聚宣教的四個特徵：

1.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s truly global.” 沒有國家能置身事外。
2.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s a daily reality.” 每天都在發生移民流動。
3.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s multi-directional.” 移民流向不再只是南到

北、東到西，而是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4.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s transformative.” 移民改變了社會、宗教、政治與文化，「It is an uncontrollable change agent in society.」

他強調散居群體不只是福音的接受者，更是福音的傳遞者：「Diaspora people are no longer just recipients of mission but are participants and agents of mission.」教會需要建立多語、多文化、多族裔的網絡，培養散居群體領袖，裝備散居信徒向母國與住在國傳福音。

## 六、未來展望與呼召

Thomas 博士分享全球散聚網絡的未來方向：

- 舉辦更多地區性散聚論壇與策進會議。
- 在神學院推動散聚宣教學課程，目前已在 Western Seminary,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等校開課。
- 出版多語版本資源（目前已有日文、韓文、西文、葡文版）。
- 推動 NextGen Initiative，培育散聚宣教新一代領袖。

他以挑戰性的話語作結：「We are now at a historic juncture... what is next for us?」鼓勵全球教會抓住「diaspora moment」，看見神藉著人口流動帶來的宣教契機。他說：「The Great Commission today is not only across the ocean but across the street.」流動人口（migration）並非問題，而是神的機會。



## 散居華人：流動的宣教使命

### Chinese Diaspora: Mission on the Move

Sam George 博士是一位印度裔學者，出生於印度安達曼群島，來自聖多馬基督徒（St. Thomas Christian）家庭。他的生命故事本身就是散居群體的見證。他在演講中分享自己從工程與軟體產業轉向研究全球散居基督徒與散聚宣教的旅程。他以充滿盼望的語氣指出：「I am hopeful, grateful, and joyful for the diaspora church」，認為今天的散居教會是神國極具潛力的力量。

George 博士強調散聚是《聖經》中的核心主題之一：「Everything is shaped by displacement」。從亞伯拉罕蒙召離開吾珥，到約瑟被賣到埃及，再到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甚至耶穌也曾作為嬰孩逃難至埃及，《聖經》中的救贖歷史充滿著「離鄉背井」的故事。他引用 Andrew Walls 的觀察：「Perhaps the most striking single feature of Christianity today... is that the church now looks more like the great multitude drawn from every tribe and nation than ever before in history.」他指出，今日的基督教面貌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啟示錄》中「萬族萬民」的異象。

他挑戰傳統宣教模式「the West to the rest」，指出當代宣教已轉變為「mission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無論是華人、印度人、非洲人，散居基督徒已遍布全球各大洲，「Every migrant is a potential missionary」。以散居華人為例，他預測：「By 2050, an additional 75 million Chinese will be living outside China」，顯示散居教會將持續擴展，成為宣教的重要平台。

他分享一段個人觀察：散居印度人提供全球軟體工程人才，散居華人則在全球製造與貿易占有重要地位。他用這個產業比喻來形容：「Indian diaspora provides the software; Chinese diaspora provides the hardware.」他鼓勵散居教會看見自己不僅是各自族群的宗教中心，更是全球宣教的資源與力量。

George 博士進一步談到散居教會的下一代挑戰。他提到自己在美國與加拿大推動「English-speaking ministers collective for Chinese diaspora churches」。他觀察到許多英語堂牧者雖然在華人教會服事，但因語言、文化與神學訓練背景不同，感到孤立。他於 2019 年促成第一次實體聚會，來自美國 13 州、加拿大、愛爾蘭的 24 位英語堂牧者齊聚。他說：「The point is not more teaching; the point is connection and fellowship.」聚會的重點不是再加一堂課，而是建立同行的團契。

即便疫情迫使聚會轉為線上，這個連結仍持續發展。2023 年，他們在德州舉辦第一次全國性公開會議，來自美國 18 州與加拿大的 131 位牧者參加。他形容這是一個「a connected generation of English-speaking ministers across Chinese diaspora churches」。他指出，這樣的連結對散居教會未來領袖的培養至關重要。

他提醒散居教會需要面對內部多樣性的挑戰，包括第一代與第二代的語言、文化差異，信仰實踐方式的不同。他引用一位牧者的話：「We are called to reach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within our own congregation before we can reach the nations.」強調若無法在教會內實踐跨文化合作，就很難在外實踐跨文化宣教。

George 博士也指出散居教會要避免「族群本位」（ethnic-centric）的陷阱。他說：「Diaspora churches are not just for their own people; they are



for all nations.」他挑戰 diaspora 教會超越族裔社區的宗教功能，轉向成為多族裔、多文化的宣教基地。他舉例某城市的華人教會租用社區中心空間，開放給不同語言的國際學生辦活動、提供免費晚餐、語言交換，讓教會成為社區的平台。他鼓勵：「Hospitality is a powerful evangelistic strategy. Invite them to your table.」

他也談到散居教會與全球教會的合作。他說散居教會不能孤立自守，而需要與當地教會、跨文化教會、差會、機構合作。他呼籲：「We need partnerships that transcend language, ethnicity, and geography.」他指出散居教會擁有雙重文化的優勢，可以成為「文化翻譯者」（cultural translators），幫助不同文化間的理解與合作。

最後，他以「God is a God on the move」總結，提醒教會領袖與信徒：「Move with God」。既然神是一位行動中的神，祂的子民也應隨祂而行，擁抱 diaspora 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他充滿信心地說：「We will see a tremendous advancement of the gospel by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and beyond, because God is behind the movement of the people.」他鼓勵每位基督徒看見散聚現象是神手中的計畫，不僅是移民現象，更是宣教使命的延伸。他以禱告結束，求神賜給散居教會勇氣、智慧、恩典，在全球流動的人群中，成為祂國度的見證人。

